

捉

鬼

以
扁

王任叔著



捉鬼篇

王任叔著

復興書局印行

自序

這里六篇東西，全是偶然收集在一起的。產生的時間，差不多隔了五個年頭。彷彿一篇是二十年十一月里寫的，若木君的煩惱，以下的三篇大約是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間寫的，其餘二篇，則是去年的東西。

因為自己不常寫文章，且時時擱筆的緣故，前後文體不很統一。也許這叫讀者看了，彷彿看到雜誌里各個作者的東西一樣，反而增加些趣味也未可知。那麼，這又是作者無意的收穫了。

東西並不好。但有一樁值得紀念的事：發表捉鬼篇的申報月刊，發表若木君底煩惱和茶社里的新生周刊。都停刊的停刊禁止的禁止了。想想這古國里各種刊物的短命，真覺得寫文章的無聊。

說這古國是個鬼國呢，那未免有點不敬。但作者總覺得活在鬼世界里，常常

白晝見鬼。有時連自己身上也感到有鬼氣通過，忽然成了匹「小鬼」。說句老實話，捉鬼篇里的周小學，倒和作者自己相像。一邊用良心主義的哲學，去詛咒大雄鬼之類一邊却一個勁兒努力爲大雄鬼之類服務。最後却還掉落在飯碗里。作者在這里，正和在文學里發表的我來自東的文字一樣，決不肯放棄自己，而光去詛咒別人。說是「慚愧」，自然「慚愧」。該引爲說是「該死」，却也萬分「該死！」是爲序。

捉鬼篇

目錄

捉鬼篇	一
自殺嘗試者	七五
若木君底煩惱	九三
霧	一三三
茶社里	一四九
彷彿	一七一

捉 鬼 篇

一 這里的一羣

夏。

是馮二爺家那條黑毛白花狗躲在一株大樟樹下拖着滿沾白沫星子的舌頭，呼
盧呼盧喘氣的盛夏。

這大樟樹，就長在一座野祠外，靠右邊，臨大路，往馮家村去那一頭。

樹葉子黑牙牙地綠得發了油。離離密密的紮住，不讓毒太陽從這里漏下一絲
一二絲兒光。散下一大塊濃濃重重的黑影，全像一座天造地設的好涼亭，彷彿在等

待那些田頭上烤着冒白烟的太陽的農人們，到來歇息一會兒。

可是，這野祠座落，雖然正在白水鄉四通八達的要路口，但在萬隴畝里，就帶了點兒偏。跑到這裡來歇息，準得耽誤半柱香的來回路。這炎炎的大暑天，田頭莠草可特別長得快；不趕早給耘光來，準叫秋里收成減一半。人們也就各抱着個火燒着的心，伏在離離密密的禾田里，腳呀手的使勁幹。誰還得空閒兒來這里坐上半柱香，抽一肚半肚老黃烟。

這麼着，這野祠就鎮日價給四周的寂靜包圍住。雖則這大樟樹的枝葉間，有時也伏上一隻二隻小知了，趁空來一陣嘎呀嘎的。可是這聲音有點兒尖，像條鐵絲兒穿過空間，沒把這四周的寂靜打破，倒反而添了份涼涼的味兒，益發感到這寂靜的濃重。——濃重里偏又襯出這野祠的蕭條、頹廢、虛空。

可是今朝這野祠全沒那麼個氣分。

第一是馮二爺家那條黑毛白花狗，肚子下屈着後腳，顫子下伸着前腳，歪伏着個癩腦袋，拖着滿沾白沫星子的紫舌胎兒，那麼個呼盧呼盧在喘氣。第二是那

野祠的大門邊——正落在那塊『江左名宗』的匾額左橫頭，直直地貼上半尺來闊的一條長長的紅紙條，寫着『天長縣第五區白水鄉鄉民選舉大會會場』十七個端正正的柳體字。這紅紙條兒就有抹殺那野祠的存在那麼個輝煌。但實際上，這野祠却全賴這輝煌的紅紙條兒，今朝才得充實地存在下去。

不信，你瞧，馮二爺家的大公子馮長明先生，這回正一身白綢褂褲，趂着雙拖鞋，搖着把蒲扇，走進大門去了。

野祠里大殿上，早已坐上十來付白褂白褲的。叫人見了十有九猜得中是那些各個村里頭斯文人。頭里那些左廊右廂全堆滿些柴葉枯骸的，這回竟也給打掃得乾乾淨淨。大殿上那些牽來綁去的蛛網絲子，灰塵穗子，居然也給收拾得不見影子。祇是橫樑上柱子邊，那一抹二抹白白的雀屎燕泥，跟神位牌前一堆二堆蝙蝠拉的黑小丸子，還依然點綴着，給撇在這些人的注意圈外。

『啊！這寡婦今朝竟也打扮得那麼個齊齊整整呀！這就叫我看也愛哪！』

馮長明先生鐵搭鐵搭的把拖鞋拖到左廊中段，就那麼個高聲叫起來。

大殿上正廳里靠簷前，一把高背木椅上，馬上滾下個像彌勒佛那麼個袒着半個胖肚子的胖傢伙。頭里，這傢伙本來是跌着的脚兒擱在椅面上，抱着膝頭，像條懶貓，蹣做一團，打瞌盹；憑空聽到馮長明那麼高聲叫，趕快醒來滾下去，兩脚來不及穿正拖鞋，後足絆住了前足跟，一滾，滾了一個大筋斗。這結結實實的胖個子，就從石階上直滾到天井里。幸虧這天井是塊泥地面，這胖傢伙滾走了熱夢，一蹣落爬起來，拍拍手里脚里泥土，把敞開的白褂子扣扣正，聳了聳闊肩膀，拖出一聲笑：

「霍霍霍！馮先生！這叫做放歡迎砲，可惜沒掛紅！可是——剛纔，你說的什麼話？」

這胖傢伙就搶上兩步，趕到左廊頭，扳住笑得馱了過去的馮長明。

大殿上已經笑得成一片海。左廳里，一張張的長條桌子邊伏着寫選舉票的年輕小夥子，這時候，全停下筆來瞧住滾下階去的胖傢伙，嘩啦嘩啦合着笑個不了。有的笑得捧肚子，有的笑得拍桌子，有的咬住筆桿子低低的笑，有的還離開座

位蹣跚到正廳里，拍着手兒前仰後合地笑彎了腰。

可是等到這胖傢伙一拉住馮長明的手，拉進大殿來，彷彿忘記了剛才翻的那個大筋斗，一邊請馮長明，坐在另一把高椅上，一邊回過頭來跟那些抄寫手——年輕小夥子說：

『笑什麼的？笑什麼？這有什麼可笑！真是年輕人高過了興，大熱天氣，笑出汗來，可不是玩意賬！』他說着，又宕了過來，翻一翻堆在第一張長條桌上的空白選舉票，『噯！噯！小兄弟們，得趕快！得趕快！這麼一大堆，今兒得趕成。事情是笑不成的。笑多了汗，我可沒錢給你們吃人參。』夫汗者乃人身之元精。」中國醫書里，有那麼句話！我記得！我記得！呵呵！這個舊道理，也許你們不相信。』

這十來個伏在長條桌上的抄寫手——年青小夥子們，剛剛收住了笑，正要理平票紙來寫，聽這胖傢伙那麼個壽頭壽腦來了一大套，馬上按着各人的——中學生或是高小學生——那些個身份，來了一陣高低不同的放肆的或帶點兒顧忌的笑

聲。彷彿一籊碎蛋殼，落在石版上，霍霍的發響得挺乾脆。——但也有點兒無聊跟枯燥。

這一回，胖傢伙也起了興，跟住他們笑。

『霍霍霍霍！好笑！真有點兒好笑！小兄弟們，是不是？』重又敞開褂子來，捧住大肚子，肚臍眼一挺一挺的。『的確有點兒好笑！是不是？唔！這天氣——這天氣！』摸了摸光光的腦壳，一腦壳的汗。『真叫人要笑得淌汗。唔！這天氣——這天氣！——這是個寡婦的天氣！』

說着，他又宕到正廳去。把左廳上有等級的笑聲拋撇在一邊。

『是的！這是寡婦的天氣！』宕到正廳，他又聽到馮長明在講寡婦什麼的，他也湊上去說了這一句。那時候，馮長明跟周大學各人佔了一把高背木椅子，正在白嚙蛆。（那個周大學，便是剛才笑得離開坐位跑到正廳中去的）。

『但咱們說的是這個寡婦！』周大學回過頭來似啐非啐的啐了他一句，同時，右手尖着中指，指指脚下那塊地面。『咱們是說，這野祠，挺像個寡婦兒，平

時，沒個人兒影子。今朝平白地給你自治委員王大老爺，淡掃娥眉薄敷粉，打扮個齊齊整整的，引來了那麼多客人，竟在她肚子上做起文章來了。」

『霍霍霍霍！原來如此！說得好！說得好！霍霍霍霍！』

這胖傢伙，這白水鄉自治委員王谷虎，全仗他那份笑勁兒，給白水鄉那些白衫白褲的斯文人，圈在一個圈兒里。他哪里好忘却這一套沒尖角的磨平的笑聲呢。

『霍霍霍霍！文章人人會做，各有巧妙不同。』他又接着說下去。『您說這野祠是個寡婦兒，今朝給咱妝扮起來，叫你們這些貴客，到她肚子里來做文章。

——咱說，咱可是說，說那寡婦兒寡了十來年，也許廿來年了，一肚子乾柴烈火性，這天氣——這天氣，全像這一套。就寡婦那麼的熬得人發急，發狠，淌汗：

：呵！好大的汗。霍霍霍霍……』

王谷虎就愛那麼個打趣。夾着笑聲，抹了一把汗。跟着，兩手提着小褂直襟子，一歛一闔的打風。胖肚子頂得高高的，像座墳，肚臍下一溜黑毛蔥子，像叢

墳頭草，跟着在左擺右搖的。

『可是，剛才我跟馮大哥說過了。』周大學彷彿瞧不起王谷虎這付軟骨跟媚態，虎下臉來說正經。『這手文章，總算你做得好。自然，我也還看在馮大哥面上，不過咱們白水鄉，白水鄉到現在還沒個有高小，這一會我是主張把錢全儲來起——組織個經濟保管會，預備將來辦高小。』

『那辦法——那辦法，我十分贊成。』馮長明畢竟是個大學生，在上海東陸大學讀了三年經濟科，自有他那一份打算。這句話，說得挺落實。彷彿上司批准小官的請求似的。『如其你們——你們都同意，我準叫爸爸慢點兒把這筆錢交出來，免得分散。』

『是的！是的！』這是胖傢伙王谷虎說話時，第二種武器。說笑話時，他不忘一陣又一陣的霍霍霍霍。說正經時，自然是來了一大串『是。』——『是的，是的。這份好打算，可還有些兒「不是。」是的，是的，咱們總得那麼個辦。不過——霍霍霍霍！你老別發急。你老在府里唸書，這一點手面是知道的。』他於

是雲雲眼，嗷嗷嘴，湊上嘴去，給攔在周大學耳朵邊。同時，拍拍周大學那肩膀，聲音却仍舊說得連馮長明都可聽到的。『你該想一想，這寡婦的天氣，熱得人儘淌汗，喘不過氣，所爲何來呢？田頭上種田的那些蠢東西，便也有二毛一天；可是這里，全多是咱請來的。平時是穿長衫的——霍霍霍霍！你老別以爲今天都是短衫短褲的，但這是因爲有個寡婦的天氣——也有是高小畢業生，秀才底子的；也有是中學畢業生，像您老，舉人底子的；身分都不淺，幹嗎可以一個子兒不見的；讓淌了三大碗汗，回家喝冷水？這，這，這在我——老實說，在我心里是過——過不去的。』

『噯——什麼？你這位大老爺，又要那麼個轉灣子。』周大學拍一拍椅背，霍然跳下地，挺像一個跳高勁兒的，顯見他在學校里是個上好的競技選手。『你可別打錯算盤子』一付尖尖的猴子臉，沒絲兒那份做人應有的禮貌。稜着一雙黑眼兒，尖着嗓子叫起來。『咱們可還有臉兒說這點——咱們可還有臉兒收那一分錢？誰給了咱們這一份權利？誰叫咱們包辦來着？咱們這麼幹——幹了去！』猴

子臉轉向那左廳上去——左廳上三兩張長條桌上全走着黑溜溜的眼珠子，彷彿全在吃驚，發呆，看稀奇。可是這當兒猴子臉，又趕忙伸着瘦手兒向那面一指，接着說：『這麼個幹了去，可不是犯了罪？做一個公民，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哪得沒這份權利？可是您——您老要在寡婦肚子上做文章，却還不讓我把這筆錢在他們身上做文章？——原來的還讓它原去，是誰們應得的，就得還給誰們。辦高小，教育事業，福國利民，你可還想反對？這倒是在師範學校里教育學書上不會讀到過的。』

『是的，是的，——』這一回王谷虎該來第三手武器了。他一面說着是，一面拍着敵人底肩膀。越看別人上了氣，越把自己氣兒壓的低，連自己那個胖臉兒，也給笑得像要溶了去。『着什麼急呢，好說！——好說！你老這時候兒——這時候兒就是攔上咱幾個嘴，咱也是領教的。不過理想總是理想，事實總還是事實——這是一是一，二是二，含糊不得的。原說這些蠢豬子，有那份權利，可是上字和下字還認不出一個顛和倒來，又叫他們怎麼來寫上那三個字——三個字：馮

春榮——是不是，『說着，轉又拍一拍馮長明的肩膀』——怎叫叫他們能寫上您家老大人馮二爺大名呢？既然不能寫，而這事又不得不辦——得辦！那是上頭的命令。命令急如火災，咱可不是拿水龍頭的？真是狗屁不如的自治委員，咱下屈一準不幹這不是人幹的事。』胖傢伙覺得這一罵，罵的挺痛快，罵不過人家，準得罵自己。罵自己，賽如罵敵人。全以為那麼個就給周大學心上放了一支冷箭。『除非咱——咱們不是十個月養的，還得幹！幹的人，全不是十個月養的，誰來幹，誰就是不是十個月養的。除非咱——噯，噯，但咱話得說回來，霍霍霍霍！咱挨不過火急令箭，咱得辦。既然馮二爺抱了份救國救民的宗旨，填上他，可不該。——該！十分該！』橫眼兒直掃，直掃到白淨的馮長明底笑嘴角兒里『承馮二爺的情，庫里多的是錢，倉里多的是穀子，分一份出來，賞賞咱們辦事的。可不該？該！十分該！——霍霍霍霍！哪，哪，哪，哪個呢——選舉法上沒規定，一張票子一份錢。錢，正是咱們代勞的——唔，——是的。是的，是的，是您老跟那些小兄弟代勞的酬謝費呀！』

這一回，王谷虎連說帶笑，跟拍肩膀，足足喘了一大陣氣，才說得通那麼個主見兒。左廳上那些抄手們，——年青小夥子，聽了這二位那麼個耳紅面赤的對辯，各有各的想頭和心思。剛纔瞧着胖傢伙滾下石階去那咬住筆幹笑的，全是些高小學生和畢業生。頭里，在他們單純的心里覺得周大學說的對，但跟着，又覺得王谷虎這一套，也不能說沒有理。雖然各人各具了分秀才底子，但秀才人情紙一張，誰願在這大暑天，熬住熱來，淌大汗，偏沒半個子兒見面的。要是辦高小，高小辦到鄉里來，那也不是玩意兒，誰的兒子，全可進秀才。那不就減低自己那分闊架子？

『這是——唔！這是師範生底主意！』座中便低低的來了這麼一句私語。

『當然咯，門路是要緊的。』——說這句話的，那就不免有點兒感慨。

但四個中學生淘里可不就那麼想的。這裡有個憂鬱詩人周小學，不用說，自然同情周大學——他底哥哥那一邊。有個王亞夫，却覺得二邊爭論都得不到要點。照理這事自然咯，是不該包辦的。但既然包辦了，這份錢，却不一定要用在那

們人身上的。這在他是個真理。發現了真理，眼圈兒里加了一層光輝。跳呀跳的，就把苗條的身子跳出座位去。一會兒，他那鵝蛋形的臉兒，光滑得可以叫蒼蠅打跌的頭髮，就晃在那們人——馮長明，周大學，王谷虎，——中間。

『我以為——』他一開口，就把腦袋晃動起來，彷彿要叫人注意他腦袋的存。同時，他那右手臂也平平地在空中摸牌似的畫圈子，他那屁股就跟腦袋合拍地轉。『我以為——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問題的結晶，不在這筆錢，問題是在咱們如何——如何呀！使中國每一個人知道自己的義務和權利。比如做一個國民的，義務是那幾樁：納稅，完糧，討老婆，生兒子。……權利是那幾樁：吃飯，拉矢，吃法警老爺的耳光，坐班房，打屁股，跟那砍腦袋！……這一套，全多要知道：……可是，這些——唔！真太熱了！哈哈！你不是說，王委員，你不是說這是個寡婦的天氣嗎？——真有點寡婦性子的，要不得！要不得——』

足足摸牌似的畫上十來個圈子，這回，才從白綢衫口袋裏掏出黃色手帕兒，輕輕地拭了拭他額上的汗，彷彿會把他嫩腦袋拭破似的。可是正在這當兒，三個

人都聞到一陣沁骨髓的清香，三個人的眼睛，不期然轉到王亞夫那條手帕兒上。馬上，各各瞧出王亞夫那匹俊俏的臉龐兒。

王谷虎下意識地伸過手去，拍拍王亞夫的肩膀。

『小兄弟，咱是年老了，四十多歲啦。——可是，一徑不會聽到您那麼個通達的話兒！這真叫做後生可畏呵！——子曰夫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然而，惟後生爲可畏耳！——』

王胖子——王谷虎全想把問題扯到別一方面去，好叫這些離開座位的少爺們，趕緊去寫那票子，索性噤呀噤的噤出調調兒來。可是他那心里還別有文章，揚了這邊，也就是抑了那面。何況他那嘴里。『小人』和『女子』，『正指罵着周大學那們人，假仁假慈悲，全帶些捏屎撒尿的女子性，屎可捏不住，尿倒撒了個滿手。別礙爺爺的正經事！』

然而王胖子——王谷虎十年的自治委員，就在一付笑工架，跟那磨平是非的好嘴子。雖然肚子裏有那份氣，口頭總還是一徑放鴿子，準叫人看不清他線路有

多長，拉到東來又扯西。

馮長明——東陸大學經濟科的未來博士，自有他主見。好久好久不會攙些兒嘴。摸着下巴，瞧着屋簷頭的天。天色是藍得要流去。間有一溜二溜的白雲，也像銀箔似的挺光輝，半空里，一陣又一陣的冒白烟，彷彿有誰在燒紙錢。樟樹陰下的小知了，歇斯的里的嘎呀嘎的叫個不住。

周大學平時頂瞧不起這王亞夫。這小白臉兒，妖聲妖腔的。在學校里，也準叫自己賣屁股。說話永遠不着邊際。要算是理想主義者呢，憑他那付臉蛋兒，倒也媚酥了他那村里所有年青小姑娘。——媚到手，又是挺講實利主義的。周大學可還有什麼不知道，高小讀書時，回鄉來，就憑他那一手，叫一個姑娘，在他那村頭磨穀的砢子間，受足了他給的快樂的災難。這時候，周大學恨恨盯了他一眼，撇着嘴巴，負着手，在階石上來來去去的躡起來。

正廳里一時放下了一大堆寂靜。就是王胖子底『耳』字尾音，也祇在樑間繞着轉。

左廳上周小學，一個憂鬱的詩人，心腔里彷彿有匹小鹿兒要撞出來，跳呀躍的，那麼個急迫；滿頭流着汗，滿身滾着熱。他有一萬句話，一千個理由要說，可是他說不出。有時候，哦了兩聲，站起來，滿想趕過正廳去插一插嘴，可是正眼兒瞧一瞧王委員老爺的大個子，彷彿是尊寺院里四金剛，鎖住你開不得嘴兒。也就吁了口長氣坐下來，一票一票寫着：『馮春榮——馮春榮！』

『這一票馮春榮是該屬哪個的？』——他想起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兒。『這一票呢？』——他又想起了櫻色背癢的莊稼漢！……

這麼的寫一票，就有一付挺面善的影子映過他腦袋。他越寫得起勁，越叫他生氣，越叫他發狂。可是他總覺得有什麼一塊大石頭，壓住他，叫他牛那個寫下去！

『不是嗎？這正是個乾柴烈火的天氣。』王亞夫抹完了額角，哼了哼鼻子，聽聽這自治委員那麼個勁兒擡舉自己，自己就趕快得把這套真理聊個完結。『但是，就到這會事兒呢，根本問題沒得個解決——那個，那個人民底政治認識，沒

得個分曉，一切問題，全不必談起！所以——我意見，辦高小全是無謂的！」

『笑話！笑話！笑話！一百個笑話！』周小學一個勁兒的從座上站起，放鞭砲似的叫。可是一叫出，自己又想不到怎麼接下去。紅了紅臉，又伏上案頭寫票子。在工作中，看出他真是個王胖子主張的積極支持者。誰又了解他那心里一份無邊無際的迂打算。這時候，全屋子里人多送過眼來瞧着他。等待他那一百個笑話後，聽還有什麼理由說。可是等待了老一會兒，他還一勁寫着票子，彷彿全沒有什麼意見要發表，前兩桌那羣高小學生，早已耳朵湊着嘴巴的，說出了一串『神經，神經！』他也聽的挺分明：但他可恨誰？恨自己？不，自己也沒得空兒恨。他還感到千百隻眼睛，投着千百條發光的箭，威逼着他似的！威逼也祇好聽它們逼威了，他總祇能左一張『馮春榮』右一張『馮春榮』……那麼的一個勁兒寫下去。

靠左手的是唐世明，一個大眼闊嘴的好傢伙。頭里，他給周小學叫得驚一驚。此刻，他涎着個闊嘴，笑看那們人的眼睛。嗷嗷嘴，擠擠眼，喜霍喜霍喝粥湯

似的笑出了聲。自個兒笑得個高興，攔起一隻腳在長板桌上，倒栽葱式的坐定，一下兩下抹腳趾。抹了又聞，聞了又抹。好一會兒，才伸伸腰站起，說聲：

『呵！累得很！累得很！』

無所謂的也躡到正廳去！

『什麼笑話呢——但永遠是個笑話！』王亞夫越來越有精神。手也平摸得更起勁。『咱們是在唱雙簧！說的是我，做的是你。但根本問題不解決，咱們也祇好這麼的唱雙簧唱下去——這可不是大笑話啦。』

『霍霍霍霍！你說的對：：』王谷虎這回正抓住他右手，愛撫似的摸着他。

周小學全把王亞夫這清清脆脆的聲音聽得一分二明。漲紅着臉，又想站起來。可是沒說出一聲話，又復坐下去了。他明白——他自己明白在犯罪，然而他却有不犯罪活不下去那麼個心境，他寫呀寫的，還是寫個不停。

靠右手的董一心，永遠祇知道苦着付臉相聽話的，這時攔下了筆。欠過身來，咬住周小學的耳朵說。

『咱們到外面去歇息兒吧！怎麼樣？』

周小學馬上像個墮落的人得了救。站起，用行動來代替回答，一閃，閃出了左廳邊門。——董一心就像個影子似的跟在後面。

這里就祇留下了四五个高小學生，停停息息的在寫。他們跟那正廳里一羣合着笑，點頭；有時還抹抹下巴，擺出付超然的態度。

正廳里這時可爭論得挺頂真。

周大學負手躡了會兒，霍然站停。

『可不是——根本問題，就在教育——教育不普及，民智便無法開通。辦高小——辦高小，就爲那一着。現在，——現在我敢大胆笑一句：居然還有個教育界中的敗類，還反對——反對我在這白水鄉里辦高小的主張，竟不知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唐世明闊嘴張得合不攏；但他知道這小猴子，可不是指罵他，他挺放心，食指和姆指捏得噼啾噼啾的發響。

王大胖子這回肚子挺得更勁。碌着眼兒看王亞夫那小夥子——這張新剝白水蛋似的嫩臉蛋兒，叫他想起了另一樁心事。

『好說的——好說的！你我還有什麼說不了的。霍霍霍霍——』又拍一拍周大學的肩膀。『不過儲藏起來總不是辦法——我以為，我以為。同時，也得分一份，給——給今天咱們那些熬着寡婦天氣過日子的！』

『這就對啦！這就對啦！』高小學生那一堆，流着那麼個聲音。

『不過儲起來，也是個辦法。』馮長明這回也開口了。『辦高小，這主見哪得錯？』一個橫眼兒，掃到那張白臉蛋兒。『什麼事兒推個淨——一句話說完，根本沒辦法，就止講眼前，可是哪個是根本？這在經濟學上，就叫做賣空買空。』於是溜眼兒往青天——青天上一片雲。『我以為——我以為話要那麼個說開來。這事兒，包辦呢，也該得咱們包辦的。那些田里人，即使認得幾個字，那里又識得個大體。國家大事，不是玩玩的。生成的奴隸，可沒法當主子。這是一。』翹起一個大拇指，往別人眼前晃了晃。『其二呢，票子本來賣不得錢。這應講公

理。誰該被選的，誰就得擁護的。今兒個，多分是爸爸的一分酬勞費。不過雖是酬勞費，咱們讀書人，誰又不應該爲地方上服務的。所以歸根究底——我以為還是別把這筆錢分散了，倒實在。」

正廳里這時候馬上壓下了一大堆寂靜。——人全覺得馮長明，一個大學生，那說的話，就是法律，誰敢說不的。可是前前後後的知了聲却還不知趣的更勁，倒把正廳里寂靜縮的挺硬挺硬！

周小學跟董一心蹇出左邊門。左邊門外是一大堆蔭地。七八株烏子樹，密密地結成頂大傘子。他們說就着樹下一塊大石頭坐下，周小學一等董一心坐定，拉着他那手兒竟嗚嗚咽咽的哭了。

『我氣悶！我氣悶！我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這世界——這是個什麼的世界呵！』跟着周小學又欹在董一心的懷里。『人們叫我犯罪，我沒絲毫抗拒，我犯罪下去。在我筆底下，瞧到了許多人底面影。那些人又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那麼可親。然而我抹殺了他們那份存在的權利，我不是強盜，然而，我終於

做了個脅從的強盜，剝奪了善良人們的衣服，財產，一切！這是我的錯誤嗎？有人想爲他們盡些力，消弭消弭自己作下底罪孽——可還有人反對。我要咬他們沒良心的腦袋——然而，我又不能。像一條狗，還是一條忠實的狗，給強盜們守着門戶。有時，反來一聲一聲，報告消息給強盜們：『周小學說着說着，頓覺得眼前世界又闊大了。在這白水鄉里，董一心就是他底一架琴，祇要面對着他，他就能彈出一大串的心聲。

『啊！可憐的孩子！』董一心自然是了解周小學這心底鳴聲，努力做出母親那麼個溫和態度用另一手，撫着周小學底蓬鬆的頭髮。低聲地說：『咱們全是些可憐的孩子呵！一切可作爲信號的消息，還不會來。咱們等候着，咱們守着，像一個懷春的姑娘，在淒涼的月下守候着她底戀人到來。時候到了，而她那戀人終於沒有來。咱們還是活下去呢？咱們還是該來些什麼。咱們全還沒有把握——什麼時候啊！咱們有個熙熙融融鼓腹而歌，沒了點兒拘束的世界呢。』

這一對年青人，就這麼地沉醉在他們悲涼的憂鬱的世界裏，然而他們也有個

解脫的時候，那就是當董一心用一種無視這世界裏一切存在，因而也把他們眼前這一份工作無視了的時候。

『可不是嗎？咱們如其沒個看空一切的勇氣，咱們可還能活過一分一秒嗎？什麼是存在？什前是犯罪？什麼是善良？什麼是罪惡？全是個零。一個零包圍了天地，一個零包圍了世界。誰能從零裏看出實在來呢！朋友！放開來吧！咱們自己又是個什麼存在呢？我跟你又有什麼聯系呢？哈哈！』

說着，這玄學家便瘋狂地拖着這憂鬱的詩人跑了起來。

馮二爺家那條黑毛白花狗，——這兼秉了玄學家和憂鬱的詩人底風度的狗，這時候，一蹶一蹶的也蹶到這塊地上來，像來找什麼小野兔兒似的。玄學家鬼怪似的尖叫一聲霍然趕着狗跑去！

『那麼！天啊！可是你叫我——叫我做一個剎那主義者嗎？在這山鄉裏，祇有我——我跟你是一份靈魂的。容得咱們做個剎那主義者嗎？』

『是啊！』董一心已經跑出這地面臨路那一頭。『剎那即是永恆！剎那的美

，即是永恆的美呀！你能否定夏夜天空裏流星的一剎那的豔美嗎？不，這便是永恆的美呀！』

憂鬱的詩人，也憂鬱的踱出這地面。

一野的禾苗，翻着綠波。廣大地展開在眼前。自然的偉大，似乎又把這一對青年沉入在一種漂渺的幻想里。他們真的忘却了一切，忘却了罪惡，哲學，詩，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太陽從對山落下去了。田頭上做工的，三三五五各各回去了。打從這條路來的，有二個農人。他們在這野祠外發呆地站住，瞧瞧那張紅條子，瞧瞧那野祠裏哄動的人，笑了笑、又各各上路回去了。

他們沒說話，他們總高興地在嘴角上掛着一痕笑。

『那麼，一次的犯罪，可不是永世淪爲罪人了嗎？』周小學不知怎麼的又從那們農人的笑痕中想起了這一句。『啊啊！我的苦痛的靈魂呵！一天地的罪惡，你給全負擔了去吧！我是個無力的人呵！』

『然而永恆也就是剎那呀！』他們說着也踐進了大門。『永恆與剎那，仍歸於虛空！——一切都是個零！』

『但錢畢竟不是虛空的。却也不等於零。』這時候，站在右廊上正跟周大學交頭接耳細說着的王大胖子，却憑空地躡進來這麼的聊了一句。跟着，他笑了笑，又跟周大學說下去：

『您老挺能幹，聰明，這一回，您怎麼也落了他圈套呢？把錢儲起來一句話。——他就想白要了咱們這五千張票，不肯掏一個子兒腰包。霍霍霍霍！您老就少些兒仔細。聽馮長明那語氣——那語氣，算盤子準打在這一着上。可還有丁點兒錯。』

說着，又拍拍周大學的肩膀。周大學也不知是給他拍肩膀拍軟了，也不知是給他媚得入迷了。默了老一會兒。過後，他才：

『那我不說話！那我不說話！——我可也不願讓馮老頭子白佔了便宜去。』這麼說了句，儘自個兒低下腦袋去。

人全回到大殿正廳里。大殿里氣分突然統一起來。誰都是笑笑，誰都是喘喘氣，誰都是說說天氣，誰都是灑呀灑的——誰都融和在王大胖子那種沒稜角的滾圓的軟和的風格里。

『怎麼的？怎麼的？』馮長明可發了急。首先探問周大學主意。馮長明跟王大胖子打過不少交道。頂怕的，就是王大胖子這一手煞尾拳：什麼事談不上路，他總拉着那個鬪主見的在一邊，哩哩哆哆說上一大套，自個兒賭祖宗百代的，担保你相信他那份誠意。果然，現在瞧哪，周大學這份神氣，多分已給他說上了迷。惱祇惱自己走錯了這一着棋。

『當然咯，在咱們呢，錢總歸要拿出的。——拿出的是咱們，我也不便多主意。——還是你們再根細的相商一會兒，給咱們一個主意，將來再談吧！』

馮長明說着，下了椅子。該收場處得收場，那句話本收在他家二代哲學辭典里的。

『囉……呵囉……』於是馮長明呼起狗來了。

馬上有隻黑毛白花狗，打從左門邊竄進來。

馮長明出去了。王胖子擠擠眼，嗷嗷嘴，打發各個抄寫手——這些年輕小夥子，全去歸了座。畢竟不愧他是十年的自治委員。他那胸頭一本哲學書，準是本應世的萬靈丹，不論碰到那個硬嘴硬舌的，祇待他祭起那法寶，準會叫你吊不起噪子來。現在那們青年小夥子，不特把他們態度，統一在那種特有的風格裏，且把他們思想感情，也全統一在他那種哲學理論里。聽哪，他做出結論來了。——他說：

『噯！噯！九九歸原，咱們還是別上當！馮二爺的算盤子，可有不打在自己一擋上。莫非是這麼來一手，給他一個不用掏腰包的議員當當。可是人呢，終究是一撇一捺，二脚直立的。這可夠簡單，一切打算，總得立住自己。有自己的存在，才有世界底存在！這自己就是挺真，挺實在！這是個世界最高的存在。——咱們不否認自己，那麼咱們得趕快的把這個趕完！趕完了才有使自己活得下去的那份東西。可是現在，你們看，還有那麼多一大堆！……』

『一大堆——』世明闊嘴做個希奇古怪的鬼臉。這頂真實在的斯文人中的丑角，在一切爭辯與是非場中，可沒個他存在。但到一場混戰後，却有他那一付工架出現，抹殺了一切血腥的氣息。『一大堆——一大堆！乖乖龍底冬，豬油炒大葱——這個，俺可吃不消——吃不消哉！』

左廳上馬上滾過一陣笑。

『工作吃不消，可是哪個呢？——』王委員這回以委員的身分說話了。他說着，用兩個指頭做個圈兒。『哪！哪！』做給別人瞧。

周小學仰起腦袋來，兩眼笨滯的落在王委員手指圈兒上，彷彿一個怕羞的姑娘，給人指中了她那一份秘密心事似地，他又不免自個兒咀咒起來了。『罪孽呵！孽罪呵！』但雖然咀咒着，却還馬上伏下頭去，一個勁兒的寫那票子：

『馮春榮——馮春榮——』

『哪個！哪個！乖乖龍底冬！』這丑角，做了王委員新式的替身，接着說下去。『大熱天氣，冰冷洋錢，索落落壁在腰包裏！全身也就——咕嚕嚕的透了份

涼氣。吃不消——也吃得消哉！』接着，他又來了一套鴨子吞黃鱔那麼個伸伸顫子姿勢。

一陣哄笑。全都仰起腦袋來！

左面是：一付扭得使人發毛的醜臉！

前面是：一個敞開短褂高突肚子的大胖子，左手圈過胸，接在右手肘，右手直豎，讓手指曲成個圈兒。

二 那里的一羣

晚上。繁星滿天。整個的馮家鄉跟萬隴畷全籠罩在灰白色的蒼空裏。

沒有風，但空間流着微涼的夜氣，叫人感到一種秋的信息。沒有喧擾聲，但靜寂的薄幕下，有低低的溪水的幽咽；有一聲二聲蒼老的遠處的狗吠聲；有穩約的流星般滑過的人語聲。

馮家村底尚書第下，這時候陸續地來了些人。

這尙書第臨着大路。大路下是條懶蛇似的躺着的小溪。那邊就是萬隴畝，彷彿是隻挺大的夜航船，停泊在湖沼里。溪這邊，有一小塊靠大路的隙地，長着株四五抱大的老榆樹。人們打着個空，得在這兒歇息，聽聽那脚下流水的琴音，聽聽那頭上小知了底鳴聲，還有，透過枝葉間，得瞧瞧那天上的星。可是這馮家村的莊稼漢，沒半個到這裏來尋風雅，發詩興；祇有幾個泥手泥脚的小孩子，到這裏來捉螞蟻，跟那流螢。他們差不離全都歇在尙書第下，磕磕牙根兒，白嚼蛆。

這尙書第彷彿終年發着獸，在追憶他幾百年前的光榮的日子。所有的前廳，後堂，全打落在火呀水的劫數里；祇賸它，這第門，還蒼老而灰白的，踏過永劫的日子，疲憊地支在半空裏。它那頂上的屋瓦，全長上滑黏的綠苔；瓦縫裏有小的寶塔似的瓦筒，一顆兩顆零零落落祭起來。它那三抱大的正柱，龜裂似的裂開，有螞蟻和黃蜂在它隙縫裏做窠。正門前一對石獅，邊門前一對石鼓，給人們全撫摩得發出透明的光來。兩條石櫬，一條綠玉色的，一條珊瑚色的，接在石獅底後面，靠着正柱。人們坐在這上，就得把那柱石作椅背，穩穩地靠住，跟這古

老的尚書第同做個無邊無際的夢。

人們頭裏來的，沒得個跟同磕牙根兒的，就在這裏沉那麼個一兩柱香，彷彿也不會感到怎麼沉寂的。這意味，咱們的長善老老，那個上五十歲了，頂懂得這馮家村的全村的歷史的自耕農，也頂會賞領的。你瞧，這時候，他就獨自過兒，坐在那條綠玉色石櫓上，兩手圈着條旱烟袋，靠着正柱，合着眼兒打瞌睡，他底下燒着支薰蚊子的艾把子。

長善老老那麼個沉了半柱香，黃虛子莫榮也走來了。他一屁股坐在正門高地闊上——那地闊是水閘那麼個活動的，足足有三尺多高——像一座佛像，面對着萬隴坂上蒼茫的空間，跟長善老老一個樣兒默默地沉住。

人們就是那麼的，一個又一個的添多了。他們無憂無慮地在日裏打發完了應做的一份工作，這一晚上的聚會，彷彿是來換一天的疲勞和快樂的。自然咯，他們底日子，並不過得快樂，他們的天地也並不是的確無憂無慮的。收糧櫃子在村裏頭設立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會猷猷地瞧住那些灰色衣服的傢伙們，蹙起眉頭來

。老天爺沒情分一連十多天劈竹似的大雨下個不停的時候，他們就會仰瞧着屋頂，發半天愁。但他們彷彿全有個善忘的心，應做的那份工作，一攤到眼前，他們就全像牛似地，開出步子，揮起手臂，堅實地做去。他們單純的心裏，祇夠安得下一個想頭，一種動作；工作上手的時候，一天的憂慮，也全給忘記了。疲勞來時，他們哼一支不成腔的歌；工作完時，他們望一望天邊的晚霞，估量回去的時刻：他們全是那麼個活下去。一到他們應該可以歇息的時候，他們就全到這尚書第下來，不論老的壯的少的，全挨坐在一起。他們在幾百年的光榮的追懷裏談起，談到不久的過去，談到貼近的眼前。他們底談話裏，大都是些狐和鬼。他們構想出一個很有道德很守一切人類禮節的狐鬼社會，通過他們那種原始的野蠻性，又把某一種狐鬼的作惡行爲，着上很濃的色彩。他們就那麼個陶醉在超脫現實的快樂裏，彷彿自己正活在狐鬼社會裏。

話頭不知是誰引起的，也不知因什麼事引起的，這回，鴨如哆哆開頭說話了。他一身破藍褂，坐在獅子腳石階上，抱住了右膝頭，右腳讓踏在第三個石階上。

。揮着他爛東瓜似的腦袋。

『實在的，挺實在！』他那聲音有點沙；因之，也就過分低了點。可是這低和沙，却增加了他說話的實在性。黃虛子莫榮就馬上停下他那洪亮而堅實的說話聲。『我親眼瞧到過。他有二丈三尺的高，在龜頭橋那屋頂上坐着，一會兒，他卸下地來，馬上縮成燈草芯子那麼小。在我眼前晃了晃，什麼也就不見了。』

『這個嗎？唔！』長善老老開頭沈吟了。『這是白衣野人，白衣野人，就有分善良的性子，不害人。』

『哪可也說不定。』坐在對面的景瑞鬍子，却也用他那一份老年人的經驗，給他一個否定。『這憑你碰見的人，威光大不大。威光大的，就是碰見黑衣野人，那也不礙事的。』

『哈哈！』黃虛子莫榮就來了一串笑。『那麼，瞧你鴨如哆哆却還是個做皇帝老子的身分。』

『真的，那我可還會騙你不成？』哆哆發了急，馬上來個補足和聲明。一個

皇帝，這是他不會做到，而且也不願想到的夢。『真的，我瞧見那白衣野人！坐在屋頂！坐在屋頂！還有，我也瞧見——瞧見過黑衣野人。那是在花長弄，他貼着牆在走。我最初，使個勁兒叫：『誰！誰！誰呀！』他可不答應！我全身發毛，想回頭跑，又怕他趕了過來；沒法兒，拾起塊瓦片，向他刷的丟過去；那東西噯的叫了一聲，不見了。』

『不見了——你哆哆可不會掉了魂？』王亞夫家那個看牛的小雄貓，就冷不防的插了這麼一句。

『……之後，我走過去。在那裏沒有別的，祇有一塊破板頭，一聞，滿鼻子死人臭——』

『啊！那是躡壁鬼，那可不是黑衣野人了！』長善老老插上嘴來說：『黑衣野人挺來的兇，全跟山魃那麼兇。——山魃，你們瞧到過嗎？是的，這可不讓你瞧見。哪麼！在那個野祠——他手指着斜對面——後一座高山裏，就很多——很多呢！』

『是的，那是躡壁鬼。』這回景瑞鬚子同意了。『但躡壁鬼頂怕是木匠的角尺，石匠的鐵錐。可不是嗎？那是幾年前，也在龜頭橋哪，那一塊龜頭岩上，站着個披頭散髮的女鬼。青雲木匠坎着尺呀跑的走過來。這該死的木匠，以爲是誰家給趕出來的媳婦兒，樂得拾個荒啦！酒也是醉得有個分兒啦！咿咿唔唔接近去。一看，却原來還拖着條三寸長的爛舌胎。青雲老司，可不怕；笑了笑，說：「別裝鬼樣了，咱有的是傢伙，可不怕。你再拖些下來看。」果然，那東西，又把舌胎兒拖長了三寸，總共六寸長。「不怕！」青雲老司還是那麼說。可是說呀說呀，他已把墨斗拿出來，拉着墨綫給它一圍。那東西，嘎的叫了聲，又把舌頭往下拖到地。青雲老司不慌不忙的在那石頭上，用墨綫畫上個圈。大模大樣回來了。第二天，往那裏找去，墨圈裏，就祇一大塊棺材板。』

『那麼——我那瞧到的木板，也就是塊棺材板了哪！』鴨如哆哆一個小心兒，全跟着景瑞鬚子那個故事的展開情景轉。『怎的——那棺材板爲什麼也怕我的石頭呢？』

『這就算你威光大——皇帝老子準叫你去幹。』莫榮虛子乾脆地給他那麼的一尖！

『什麼皇帝老子，現在沒有了。』跟莫榮虛子並坐的兆男那漢子平白地也添了一句『哆哆哥——這回是得做大總統去啦！』

『這可也拿不定。』長善老老左邊，那個癩頭龜，四十來歲年紀，插着嘴。

『現在大總統全不像會事，真命天子也許，就出在哆哆的身上呢。』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這一回，全個門第下那些磕牙根兒的，多一齊都笑了。笑得那麼輕鬆，那麼和諧，那麼有情分。終於笑呀笑的，一個個打着火來，抽旱烟。

鴨如哆哆可有點不好意思啦，發着急，想來一套辯駁，或是反刺一下，可也想不到什麼來。他就別轉頭去，望望萬隴畝。

萬隴畝隱隱約約地躺在灰白的蒼空下。臨溪那一邊，蘆草間，一閃一閃的亮

着螢火，一忽兒密聚在一起，一忽兒又點點滴滴飛散。畝田裏的青蛙的叫聲，一陣高一陣低，彷彿在讚美這螢火熄呀亮的。大路旁散着些疎疎落落的人影；大路上，有不少野孩子在奔呀跑的。那些野孩子們忽而躲入棋杆圍裏，忽而滾下老榆樹腳跟，彷彿在捉迷藏，又彷彿在捉長毛。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第門下笑勁兒還沒有停下來。白白的烟霧，跟長善老老脚下那條薰蚊子的艾烟，在幽暗裏漸漸混和起來。

鴨如哆哆好沒意思的看看近邊，望望遠邊，望了老一會兒，忽然他瞧見，在那萬隴畝左邊的官路上，有一朵火光，急速地在移動。他禁不住呀的又發了一聲叫。他那整個浸在一種神秘的幻想里的想頭，這時馬上又跟鬼呀神的結合起來：

『呵！呵！是一管神燈哪！——一管神燈！』

全門第下的人，多前前後後站了起來，往萬隴畝左邊望去。他們確實看到有

個火，拳頭那麼大，在黑暗裏急速地移動；但他們決不定這個火還是神燈，還是鬼火。

長善老老可不會站起。他那顆心，給他那份自給自足的生活，奠定在古樸的帶有牧歌情調的世界裏。他不稀奇這神燈，鬼火，五十年的生涯，他瞧得多聽得多知道得多。景瑞鬍子可就沒有那麼個安閒，他困頓，他掙扎在他五十年的韶光裏；他什麼都容易忘却，他什麼都容易動感情；現在老了，沒人要他氣力，他就想這世間能多出幾件稀奇事。

『是的，這是個神燈！這是個神燈！』他叫着。他憑他那份經驗，說出一個預言來。『這世界伯有了變動，神明發了急，要來收拾咱們了！』

黃虛子堅堅實實地在階石上站定。他低低地發着笑。他三十年來，在什麼山裏谷裏都奔跑遍了，他揀那頂堅實的岩石，開石塘，打石塊；他常常是深更半夜回家的。他可不同這田頭上磨老手脚的哆哆，也沒瞧到過白衣野人，也沒瞧到過神和鬼。

『那就在你有一付傢伙——一付好傢伙！』

每個夜晚談狐說鬼時，就因這個理由，把他堵上了嘴，沒法反對。現在呢，他搖着頭，彷彿還是不信什麼神燈鬼火的。

便是兆男這壯漢子，因為他是個木匠，也就把真理輸給了鴨如哆哆這一邊。他靠在莫榮虛子左手邊，仰着顛子望天。天上是滿片的點點白珠子。一朵花那麼的火，確在這下邊移。

『這多半是誰在趕夜路。』他突然起了個這想頭，也就說了出來。可是沒等他說完，左右前後一陣子哄笑，立刻就把他底意見掩沒了。

啞巴王三子，啞了嘴，也聾耳，跟聾子長發，早就拋在這羣人裏面，自顧自想別的：——一條長長的紅紙條。寫上端端正正十七個字。他們認得那上面有個『五』字，還有個『大』字。（可是聾子長發却比王三子更多認一個『民』字）他們還看到這貼紅條子大門裏頭有羣光光滑滑的人們，——那跟他們有不同的習慣，不同的嗜好，不同的想頭，不同的走路姿勢活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人們。然而

瞧瞧眼前這些個人那麼慌張情形，和剛在那些個人說話時那付嘴呀臉的神氣，他們似乎也各各在心裏有個理會，忘却了日裏瞧到的一切，把全付心情打落在眼前的一幕裏：

『呵！呵！鬼火！鬼火！』聾子長發竟像自己是第一個發見似的一個勁兒大聲叫起來。啞吧王三子，也指手畫脚的指着那一面：

『阿吧……阿吧……』

什麼也說不明的哩哆了老一會。全像一切真理多在他啞吧的嘴裏。

全門第下滾在聲音的鼎沸裏。於是長善老也慢慢兒站起來了。那一朵火已移到那野祠的門前。一會兒消失了，彷彿給一株大樹遮住了。猴子那麼的，那個王亞夫家看牛的小雄猫早已一鵲落爬上石獅子頭上騎住，往那邊望；這時候，他大聲叫道：

『喂喂！鬼火閃進野祠裏去了！野祠裏全是鬼火了！』

長善老老望了望，才又慢條斯里地坐下原位去。古樸的牧歌的情調，在他胸

頭燃起。

『哦！——這是個鬼火！』他低低地呻吟出來。可是這聲音，偏又那麼沉着有力。一等到他拖出第二句：『一點兒不錯，這是個鬼火』時，所有的人，全回過身來，緊緊地瞧着他；彷彿在他臉上尋找奇蹟。祇有景瑞鬚子，却不服氣。他站在獅子脚下，哼：

『是個神燈，是個神燈。天下要造反了，神明要來收拾子民來了！』他彷彿祇待自己這預言底實現。——他很希望馬上實現。

『你知道！』長善老先把景瑞鬚子一口抹殺了，跟着，他說出神燈和鬼火的不同來。『您不會瞧到嗎，那個火是踢地飛的。神燈呢，神燈就像寺院裏佛燈似的，在半空裏上呀下的盪的，這個——這個可還會是神燈嗎？』

『那麼確是個鬼火了！』全第門下人就那麼的來了一個默默的承認。

『再說——』於是長善老老又說下去，一個故事展開在他心頭；也許這故事，他年年要想上一遍，但今晚，這故事却正是他重說的時候了。『再說——這野

祠就年年要鬧上一會鬼把戲的。」

他說着把脚下艾把子拿起伏往四角裏揮了揮，彷彿要聊出那麼一大套的。

『這可又有什麼講究呢？』自然，鴨如哆哆——那活在神呀鬼的世界裏的——該有這麼一句問。

『講究——講究自然是有的。』長善老老抹着把老管，捺上旱烟袋，緩緩地說，『再說今晚正是七月廿日啦！過了七月半，餓鬼沒個人理會，怎麼會不鬧呀什麼的。』

『那餓鬼，可是你底上代。』景瑞鬍子氣就氣的長善老老打破了他那預言。活到了人生底盡頭，在他苦命根子裏，就感到能說些極其悲慘殘酷的預言，彷彿是他一份正當工作似的。他能不跟長善老老頂？他得頂！他頂了那麼一句，也就坐自己原位去。

一切人，全多站呀坐的圍在這一個老頭兒一邊。

『那個，你可別着急。這里面有講究，有伴故事——好，索性咱跟你們聊個

天！』長善老老把烟管擱上嘴，長長的抽口烟，他緩緩地說出來。他說：那野祠，已經上了幾千年。最初，咱們馮家村，就築在那野祠靠左邊。但落後，慢慢兒往這邊移來了。就祇留下十來間屋子，讓那些墮民們住上了。

『不比現在，民國治世，在家的，竟也跟墮民禳起轎來了。』長善老老提高了嗓子。『那是乾隆年代，咱們跟墮民，分明了等級。井水不犯河水的。墮民幹的是：抬轎，剃頭，婚喪時幹那吹呀唱的。可不像現在，連剃頭店，也是在家開的。哪哪哪！就因為這一個緣故，就發生了一樁太慘劇。：：』長善老老再抽了一口長烟。這時候，全第下的人，不論老的少的壯的，全給他那悠揚而有韻律的聲調鎖住了。一個透不過氣來的沉默覆下來。

長善老老重又說下去。

『少年人誰能免除那份冤債。——嗒嗒嗒，你們年青小夥子，可別在我老年人前抵賴。你們有誰，哪哪哪！瞧見個粗眉大眼的娘兒，不起那份貪心。我老瞧見你們常常在誰家娘兒們屁股後頭發昏；噯，可別瞞我啦！你們那隻老鼠似的眼

兒，可是爲誰長的？好咯，別叫你們費嘴舌，我正也是打你們這條路過來的。我可還不熟透這份心思來。……」

「哈！哈！哈！」

「呵！呵！呵！」

全門第下浮起一陣子笑。

「且別笑這個的。——這是個冤債！」長善老老這回可挺像個說教的和尚。

「那墮民里，就有那裏們年輕小夥子。他十八歲，他有一付那墮民不應該有的臉蛋兒，準叫村裏頭哪個姑娘見了哪個愛。他又會唱，他又會吹，哪是祖傳法寶，可別稀罕。偏是事情有湊巧，這裏有個老紳士，噯，噯，還讓我莫說出名子來。他那老娘死了，守了十來日的喪，水陸道場都做了，開吊時，吹打手自然也叫來，那個年青小夥子也在內。這麼着，我說過，誰叫你們年青人長上那麼顆老鼠似的眼睛，——一個那老紳士的堂姪女，便給這青年小夥子勾上啦！那女兒，家道是貧寒的。可也生得一標人才——唔，正像，正像那小說裏說的，有羞花閉月之

貌，沈魚落雁之容！憑他那付臉蛋兒，自然是個頂惹那狂蜂浪蝶的。」

『那是個二春時節。田里頭豆子是該摘了，地灘上茶芽兒是該採了。那姑娘，頭上包着條藍條花布，越顯出那臉蛋兒的一份光彩。這，你們可全知道，叫春的貓兒，那聲音可特別來的乾脆，她是個到了年紀的姑娘，你可禁得住她那兩眼兒裏淌着水？這年青小墮民，早存了那份心。祠後面那小山上，就是那姑娘家茶地，他趁這個機會，就在那野祠左邊烏子樹下空地坐着吹起洞簫來。啊！這小子可聰明，他吹的那麼的動人，那麼的慘。聲音顫呀顫的，準叫你們聽了全淌淚。何況軟不過的是女孩兒的心。二口兒就這麼的拉在一堆啦！……』

『一堆啦！』

『是呀！——這個你們可別妒忌。人總該有一份好福氣，揀個日子享受享受的；就是這麼的享受一刻半刻的，那也有他的應該。但是老天爺多分是眼兒裏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有個幹田頭的走過那路邊。瞧瞧那芳草裏有堆黑影子，聽聲音是悉呀瑟的。唔，這冤家偏碰着對頭，老紳士的長工，可發見了這一對青年男女

，正在那裏苟且。長工馬上用了一條束子，把那青年拖到村裏來。

『人就是那麼個自私的；全不想想那分事兒，誰都有點兒愛的，可偏不容別人那麼的幹。再說呢，一個墮民的兒子，一個不得跟自己站在同一地面上的孩子，竟那麼個肆無忌憚的爬了上來！』

『老紳士發了氣，老紳士兒子可更氣啦！他早就想在他堂妹妹身上打算盤，這回竟讓那小夥子佔了先。一個命令說，先來個猴子吊，抽上百來鞭，讓他受些活罪——做爸娘的，哪有不疼兒子的，就是黑豬子，也跟小豬兒，整天價唔呀唔的。自然，一鶚落撲在老紳士跟前，磕上一百個響頭求饒，讓他們收去管教。可是老紳士怎麼也不理。第二個命令下下來，打發這小夥子到龍潭裏去了。』

『老紳士的兩個長工，跟老紳士底兒子，三個人，把那小夥子硬紮紮的手呀脚的縛成一條，挺像個木棍。——可是，橫胸上，確然嵌上一條木棍；棍以上丁字形的結上條長竹桿子。』

『兩個長工，把這小夥子從高壩上拋下那龍潭頂深頂深的那塊，老紳士底兒

子拿住長竹桿子。哄隆隆，小夥子拋進潭子裏。老紳士底兒子便把長竹桿子往下捺，那小夥子便咕嚕嚕發了一聲喊，沈下去了。沈下去了，那老紳士底兒子又把竹桿子往上一提；那小夥子又給浮上來，叫一聲娘呀爸的！……」

『絲……』長善老老說到這裏，圍着的人們全發出這麼個涼涼的聲音來。長善老老往左右前後瞧一瞧，沒個人底臉不緊綳綳的賽如一條黑西瓜。

『可是你們身上別發毛！你們多應沈過一條狗。那情形你們可瞧得頂熟透。我說的，可一點也不虛張；那小夥子，就同一隻狗。但那小夥子，可又不同一隻狗。你們沉條狗，狗該有向你們反咬一口的；那小夥子可真貼服極了！他就比狗聰明，他就知道這是他應得的一份運命。他祇能叫聲爸合娘的。他沒有那份胆子，跟咱們喊出：『我要活！』……』

『哦哦哦！這是第二天一早時分，待他爸合娘知道，他已漲得像匹死青蛙，胖得不成個樣兒，浮在岩石下了。這一來做爸娘的，該有那麼個痛心！便是十來家墮民，也沒個不動了公憤。他們雖然在禮貌上得跟咱們低下頭來做人，但他們

也自己下得田上得山；他們頭裏就來了一個硬頂，不抬轎，不剃頭，不吹呀唱的。跟着，他們合族署名，往縣裏告了個狀。這衙門裏事，咱們哪知道。告狀告了半年多，狀子儘沒批下來；等那老紳士往縣裏跑了幾趟，狀子批下來了。這墮民裏的頭兒，是就給打了一百板屁股，押在班房裏。……

『那小夥子的爸和媽，叫一聲皇天，哭一聲兒，就在那年七月裏，雙雙在這野祠裏一根繩子，斷了命根。那被押的老頭子，據說也憂憂傷傷的，不上三個月便病死了。老頭子兒女們，一家五口，也跳井的跳井，上樑的上樑了。餘下的，雖然還想咽一口氣，吞一口淚，那麼個過過日子，但馮家村的族長，却給他們一個驅逐命令的：這麼着，這野祠——這野祠——：：：』

『哦！這野祠裏，原來還有那麼個故事！』黃虛子莫榮，看看長善老老收了梢，這才吁了口氣，說了那一句。他跟這門弟下所有的人一樣，全給這故事的悲涼氣分沁透了。他們全不想把這故事的罪惡者，算在那一邊。磨平了是非的心上，全祇知把他們生活，仰承那天老爺的鼻息。從這墮民一族的慘死與逃亡裏，

他們雖然也參悟了自己那分粟六的運命。但他們全沒打算用自己底手用自己底力，擺脫這運命的束縛，阻止一切不可料的黑暗的悲慘事件的襲來。他們聽完了這故事，祇各各付予這主人以悲觀的同情。他們馬上又把想頭轉落到另一方去。而他呢——這不怕鬼的石匠，跟着又來一句：『不過，——不過我可還不信那個火是鬼！』

『你不相信嗎？』長善老老接着說：他想要把這故事更增大他那份真實性，他得作一回最後的分辯。『你們青年人，又有什麼會相信呢？你們全相信了鬼，村裏頭也就沒有把那雙不老實的眼睛盯在娘們兒屁股後了！噯！』長善老老回了這一句，闔上了嘴，打量不再開口了。——這一回他該痛痛快快吸一肚子煙了！

『你們當石匠的，什麼東西會叫你們相信呢。』鴨如哆頭裏幾乎給這故事引出了眼淚，這回，自然是滿肚子不高興。全像黃虛子把他世界的秩序打翻了的。『偷墓盜憤，什麼都幹得來。天理人情，在你們心裏有還有一絲一毫兒在。』

『不在！媽媽的！全也不在！這個世界裏！誰有那份天理人情，誰！誰！誰！』

景瑞鬍子就祇苦悶得透不過氣。他五十多年的生活，就祇看見這麼個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他聽得多，看得多，也知道得多——雖然他也忘記得快，他可不稀罕這長善老老說的那一套。他在這話兒裏，沒有表明自己倒底贊成誰的主見。他祇沒命的叫：『媽媽的！這鬼！這活見鬼！這鬼世界！恨不得給我，這，這，這一拳兩腿，擰個葫蘆兒似的破碎來！』

『哪！哪！你這老糊塗！』癩頭龜哆哩哆哩的插上了嘴：『你有那麼個大胆，眼前就有羣鬼在着！你倒去捉個來，給咱們瞧瞧看！』

『你們別見鬼啦！』莫榮虛子還得正經地來一會辯解。『你們信鬼，我也信！但你們可別見鬼；鬼要是能在這活人前出現，那麼，那些個屈死鬼，怎麼不叫大紳士見見鬼，來一套鬼把戲，叫他許他們三兩部大經呢？哪，哪，這就見得——』

『這就見得死生有個命定，那老紳士是個天上放下來的魔王，該叫他來收拾這些屈死鬼的哪！』鴨如哆哆馬上又哆出個理由來，截斷了黃虛子的話頭，堵上了黃虛子的嘴。

『照那麼說來，天老爺倒是你做着的。』兆男偏還跟哆尖一句。他二十八歲年紀，還沒討個女的。但不知爬了多少家牆頭，摟過多少家娘兒們，他能跟自己命運耍手把子。雖然耍不出什麼來，但有他一份快樂。他說着，就霍然站了起來，正想躡出這門第去，透口氣；猛瞧見大路上咕咕咕響着一頂竹轎，橫槓着過去。『啊！是呀！是呀！』他趕快轉過身來：『一定不是鬼，一定不是鬼，倒是你們見了鬼哪。剛剛那個燈火，不就是這頂轎打着趕路的？』他說着，又轉過身去。

可是早就騎在獅子頂上的小雄貓，却大聲反辯道：

『那麼你瞧！你瞧！這野祠裏，爲什麼，爲什麼這時侯兒，還有幽幽的火呢？還有幽幽的火呢？：：：』

『是呀！這可還不是鬼火嗎？』長善老老這一回覺得非再下個斷語不可了。

聽的人，除了聾子長發和啞吧王三子外，全以爲長善老老的話是不錯的。聾子長發和啞吧王三子，就像是天生成的一對。天老爺叫他們別多嘴，別管是非。

他們還是塌稜稜的發着獸，看別人動手，動脚，動嘴。他們活在這世界裏，他們也活在這世界外。——這該是咱們農民多好的典型哪！

但黃虛子拍拍肚子站起來。『那麼，——那麼，咱們倒要跟這些鬼去說個理看——債有主，怨有頭，年年兒那麼鬧的，可有什麼意味兒。該叫誰給他們做個忌，誰就担當來。一來也可叫他們不挨餓，二來也可叫他們小兄弟鴨如哆哆少見些鬼。怎麼個的？我去拿錐兒，鑿兒來。你，兆男去拿墨斗角尺來，咱們一夥兒去捉鬼，怎麼樣？怎麼樣？』

長善老老搖搖頭，覺得青年人太愛管閒事了，這分神氣，就跟自己合不來。但他不再想說什麼的。景瑞鬍子一個勁兒跳起來。他還顯出他那挖長毛心子那份英雄氣概。他把自己生命越磨鍊，越像枚針子，越尖。尖尖的鋒芒，他就想揀個機會，往任何東西上刺成個窟窿，出口氣。

『好！媽媽的！來！有胆子的，跟老子來。去打碎這鬼世界！沒胆子的，讓你們在這裏挺屍！叫你們磕不到一片半片鬼渣兒！』他拉拉鬍子，撻撻袖子，拍

拍胸頭。他挺落實的站在大路頭。過後，一揮手，他叫：『來！』
長善老老搖搖頭。小雄貓一鶚落翻下石獅子的腳跟頭。

三 真的捉住了鬼

那頂趕夜路的轎子，在馮二爺家大門外停下了。

馮二爺家就在馮家村頂左邊，——一座竹山的下面。跟一村人住屋，隔有一陣子路。

那是五間一列的樓房。在竹山地灘上，還闢有三間平屋叫做萬竹別墅。馮二爺就老在那兒下棋，看三國志。——馮二爺一生頂研究得有工夫的，便是一本三國志。其次呢，自然是天演論了。

這樓房和別墅，在馮家村蛇那麼伏着的低矮小屋子淘裏，就是個頂出奇的奇蹟。它彷彿是個軍隊的指揮，既輝煌，又威嚴，高高地聳到半天，支配着那些小屋子的命運和一切。馮家村那些農民們，在萬隴做工，祇要一直起腰來就可瞧

到它那影子！這準叫你心頭發陣冷，身上發陣毛，記起了馮二爺那付善良的心。你也就這麼在工作上加份兒勁。

『可不是，爲人總得講義氣！』馮二爺居常就是那麼個說法的。『三國志就是部講義氣的書，所以我挺愛看，我也就挺講義氣！你們——你們這些沒識眉頭眼腦的，也準得跟咱講義氣。』

一村人全跟馮二爺講義氣。他前清不會進過學，但他進了十次以上的考場，馮家村就沒個人兒進考場的。那自然，而且也應該把祖上規定的五十畝學田，歸他一人的。現在呢，雖然村裏頭，也有一二個高小學生，和一個中學生王亞夫。但王亞夫不是他同族的，不必說；高小學生呢，自然得讓大學生。這份學田還得歸馮二爺家馮長明的。——這主張，馮家村人全擁護他，沒個敢不講義氣的。

其次，馮二爺做過一任白水鄉學務委員。跟前任縣知事倒也合得來。知事給他一個傳諭嘉獎。在那指令上有八個大字，『辦學出力，著有成績。』他就叫兒子馮長明照樣寫上八個碗來大的柳體字，做了塊紅底飛銀黑字的長匾，給掛在尙

書第左邊門上。上匾那一天，馮家村村民也全講了義氣，各自厚厚的送了份禮，還撥上二十畝廟衆田。

大前年來，馮長明中學畢了業，他就主張自己該告老了，進了萬竹別墅，叫兒子去跟村裏人去講義氣。可是兒子還要唸大學，他自然不便退隱，少不得還要早晚跟村裏人講講三國志的義氣。不過進了大學的兒子，智識頓時豐富了。他瞧出中國農民那份不可救藥的劣根性：懦弱，畏葸，吝鄙，無知，簡單，全沒有做現代公民的資格。他就勸爸爸不用那麼慈悲爲懷的。

『那些人最多也祇能做個水滸上人物，爸爸在可不用跟他們講三國志的義氣！』馮長明老是那麼個說法的。『人類就祇有二大類：一類是文明人，一類是野蠻人。咱們做事就得有文明人風度，主見；哪還可跟野蠻人講義氣。在這物競天擇的時代，野蠻人就該天擇了的。——這叫自然淘汰，那還有什麼慈悲的。』

馮二爺不懂這一套。這回爸爸準得向兒子請教了。

不久以後，馮二爺就這麼的在三國志上面放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論。馮二爺

沒個事兒的時候，就用筆蘸着硃紅墨，一句句給這天演論，密密的圈了起來。他不大懂得這文句，但他總還得哼呀哼的。他此後碰到些個笨頭笨腦的傢伙，他就直指着鼻子罵：『你這該自然淘汰的！你這不適生存的！你這物競中該淘汰的。』叫人聽了，眼開口白，還懂得不得一個所以。可是馮長明却在他大學裏誇說爸爸是個達爾文學說的研究者了。

這達爾文的私淑弟子，果然依照適者生存的原則，把他那付身體長得堅堅實實的，棗實的臉子上長着付羊鬍子，臉色紅潤潤的；從讀天演論那時起，就不大抽水烟，却時時來支把大英牌香烟。可是不等他香烟吸完半枝，那大半枝已給口涎全濕透了。火星子一碰到口涎，便滋滋的叫着，熄下去了。他就把這半枝香烟收在盒子裏，留待沒個客人時，放在水烟袋上去偷吸。

三個月前王胖子就跑來跟他相商這會辦選舉的事，他一時遲疑着，拿不定主意。寫信去問他大學裏讀書的兒子。兒子想想自己大學裏明年就可畢業，這一屆議員也得有二年。兩年的議員席，準可由自己代去出席的，就興興頭頭的叫他大

胆地幹一幹。

『不過什麼事總得個相互幫忙的，講講三國志的義氣。』第二次王胖子來接洽時，他就拿定了主意，這麼說：『這回票價，總得特別便宜，五千張，二百五十元。此外特別贈你五十元，這算是頂大的價錢啦。』

『那個——那個！』王胖子拍拍肚子『那個可不關咱的事。萬事總得說得出去。別的人沒閒話，咱可還會多訛你。咱們是多年老朋友，五十元，這倒可少的，祇是五千張，二百五十元，半毛錢一張票，唔……：：：這個可有點——可有點……：：：』

『哪！哪！哪！』馮二爺拉拉鬍子。『這就顯見得你不懂滴者生存的道理了。在這裏，也祇有我跟你是滴者。你這會跟我講三國志的義氣，將來我做了議員，可還會把你丟了的。那麼——那麼，相互講三國志的義氣，這就是叫咱們做個滴者的條件哪！』

『霍霍霍霍！』王胖子祇是笑，不會答應，也沒說別的。

『好，就算是你送了我的！我再送了你這個數，做車馬費：怎麼的？』馮二爺伸出二個指頭來。

『笑話！笑話！好說！好說！』『霍霍霍霍！』王胖子點頭了。

這時候，馮二爺正跟兒子馮長明商量那日裏那件事。

『那麼，這又是王胖子搗的鬼！王胖子！這該死的老東西，什麼時候，我準得給他一個眼色看。』

馮長明，這方方的臉子，白里帶青的青年，在房間裏蹣。他要再想個方法來，把那筆費抵賴過去。他蹣呀蹣的，忽然跟闖進別墅裏來的長工撞個滿懷。

『老爺！老爺！城裏有頂轎子來！說是要見老爺的！』

長工回了聲，站在一邊。

『這是誰？這是誰？』馮二爺一時着了急，想不起來。他把王胖子恨透了頂，這一回也以為是王胖子弄的什麼虛玄。

『哦！』可是兒子馮長明想起了。『這多分——多分是監選委員，今晚趕來

了。趕快叫進來！』回頭他又吩咐長工出去。

跟着一個瘦稜稜的青年，像架測量機似的聳着二個肩膀進來了。馮長明一眼瞧去，他知道：他是縣裏出納科科長胡子才！

『哦！請坐！請坐！』馮長明迎了上去。馮二爺可縮手縮脚的站在一邊。

交換了幾句客套，馮長明跟胡子才，相互地推讓坐下。胡子才可沒把馮二爺瞧在眼裏，拿出雞爪似的手，擺一擺正黑墨鏡，緩緩地說了聲：

『聽說，這回——這回白水鄉選舉，選民們將全數選舉你先生的。』

馮長明起了起身，說道：

『是的，——那是咱家父！』

『哦！可還是令尊大人嗎？——向來，向來不會拜見。』說着。透過他黑墨鏡，似乎也瞧見了個蹣縮成一堆的老頭子，在那屋子的一邊。但他以為這是什麼茶房之類。

『是！是！爸爸！這位——這位是新縣知事頂相信的科長胡子才先生。』馮

長明馬上把那老頭子介紹給這架測量機。

『哦！哦！哦！』馮二爺這才偷了口氣。怎的馮二爺今天可特別感到蹣跚，也許是自己渺茫的遠大的前途，給他一個心寒。『哦！哦！哦！這位是胡老爺。』說着，在一邊搭着半個屁股坐了。

『胡先生——胡子才先生。』兒子馬上給他改過來。

『哦！哦！——胡先生——胡先生——』馮二爺就祇感到自己才思的枯竭。『哦！——胡先生多分還不會用過晚飯吧！……這，這，……』馮二爺一說出，就有點兒悔。再自個兒說一句：『啊！這天氣——這天氣多熱！』

『是的。是的。』胡子才回說着，可沒指明回的是關於天氣呢，還是關於晚飯的。就坐正身子來跟老頭子談去。

『老先生——老先生據說這回很得鄉民愛戴，要被選為議員了呢。』胡子才緩緩地說下去。『可不知道老先生將來有什麼興革事宜，要在議會裏建議？』

『這個嗎？這個總是適者生存的。』馮二爺莫明其妙地這麼的抖上了一句：

『關於適者什麼呀？……』胡子才鄭重地縐眉。

『咳——咳——』兒子馮長明可咳起嗽來了。

『哪！哪！胡先生，胡先生用過了飯沒有？』馮二爺馬上改正來說。到今天才知道這天演論是不能成爲議案的。瞧一瞧兒子，兒子是一臉正經的綳住。他叫起用人開飯來。

『是的。』馮長明笑着接上來說：『剛才家父也跟我相商來着。如果明天選舉大會裏被選爲議員了。——』

『哦！你們明天選舉，還有個大會嗎？』

『有，有，——那該是有的。』馮二爺接上來說，羊鬍子成東地抖動。

『那也許，——也許——不，這是自治委員幹的事，不關咱們的。』馮長明巧妙的回避着說：『——要是——家父得選時，家父是首先主張改正選舉法的。

家父主張普選，不以財產，年齡，性別來限制選舉權的。我呢，可不像家父那樣想。我說依達爾文適者生存的原則，選舉這事，還要加上個教育程度的限制，雖

然有分田產，可是他寫不出張三李四的也還沒得選舉權的。這叫做識者生存。識字的人才可生存下去。可是家父一向慈悲爲懷，有點過意不去，意見還沒和我統一起來。剛才家父就說想提個識者生存案。」

『哦！原來如此！那正是個大議案了。』胡子才說着，又轉向馮二爺去。馮二爺全像個犯人，怕祇怕這胡子才一付黑墨鏡。他該把自己眼光避過來，透過了小窗，往小院子上天空望。天空滿片是星星。噯噯！這麼個好的夏夜，該到竹子下去坐坐哪！馮二爺想：馮二爺不再想烏做議員，這都是兒子搗的蛋，再說這監選委員又要跟自己說話了，馮二爺祇聽得：

『老先生在這大議案裏，可有幾許具體辦法？』胡子才又那麼在問。

『具體辦法？呵！呵！』馮二爺支吾着。什麼具體辦法，他有，他一天吃四斤酒，二大碗肉，三碗飯，十支大英牌。他的具體辦法不多，祇那麼一點點。他說：『那有——那有——不過胡老爺會到過王谷虎委員過沒有？如其沒有呢，那我去叫。我去叫。』馮二爺漸說漸老練，竟能把問題扯到別一面去了。

『具體辦法呢——』馮長明又接上說下去。『家父也跟我說過，第一是應該打倒賄選制度。——』

『哦！在你們貴縣里還有這個制度嗎？』胡子才掀一掀墨鏡。

『那是事實上如此的。』馮長明補足說。

『是呀！所以我不肯出大價錢。』馮二爺也插了插嘴。

『因之，首先得除去自治委員制。』馮長明不理爸爸這插嘴，儘管自顧自的說。『自治委員就是頂會包辦選舉的。其實，選舉是民意的試驗，誰願選誰，誰就是該被選的。爲什麼還要拿出錢來？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那麼你們明天還有選舉場嗎？』胡子才皺起眉頭來了。『我就怕——我頂怕那些農民們聚在一起，真的——真的——』

『真的，鬼聚在一起了！馮大哥！馮大哥！……』突然有一個尖脆而帶驚慌的喊聲，從門外送進來。全個房子給怔了怔。一會兒，一張新剝的白水蛋的臉，滿腦壳流汗的小夥子，闖了進來。

『啊！啊！怎麼一會事！』

馮長明瞧見王亞夫喘不過氣來的站住。

老一會兒。

『啊！馮大哥——馮二爺——不得了！不得了！選舉大會會場，給鬼包圍住了。——給鬼：：』

『哦！你們已經連夜在選舉嗎？』胡子才插了一句。馬上這小白臉蛋兒，接着說下去。這回，他可不摸手，擺頭，搖屁股了。

他說：『他們正在寫選舉票時候，他們每個人有點兒心怕。王胖子省錢，祇買了二枝洋燭，這麼個空堂堂的祠裏，真弄得你瞧不見我的。我老感到心上發毛。果然，不久來了一陣咕咕的聲響，橫過祠門前，咱們瞧不準是什麼的。可是有朵火，打在低下。待咱們差個人出來看，這火飛速的不知哪去了。說是一會兒在前一會兒在後面的。這一來，咱們沒一個不心怔怔的，連票子也給寫錯了。』

『怎的？票子——票子給寫錯了？——』馮二爺叫了起來。

『可是不久——』王亞夫又自個兒說下去。『四面大樹上來了陣大響動。全像沒腳的東西，飛上那樹梢去的。外面給黑暗包圍住，哪看得出東西。可是響聲越來越粗。叫人有多少汗毛，要豎起多少的。咱們讀過了科學書，但科學書就使唸了一百遍，這時，可也辟不了鬼。一會兒瓦屋上，似乎也有影子落下來，像拋下一件袈裟，殺呀沙的。再一會兒，一把沙子，一把小石子，全亂向咱們那邊打來。咱們這時候，可還有誰不躲到桌子下去。王胖子心頭一靈，低低的對我說，這因為，這因為咱們點起了洋燭，有了光，礙了鬼神歸殿來。趕快就把那幾支洋燭全吹熄。我趁這時節，趕快，開出右邊門，跑了來！跑了來！……』

『什麼？什麼？那有這事！那有這等事！』馮長明叫了起來，『那麼其餘的人呢？』

『他們全陷在鬼陣裏了！鬼陣裏了！』王亞夫還是把話頭一句一句抖出來似的。

『那有這事？那有這事？』馮長明還是這一句。

『但這是個荒祠呀！』馮二爺這回越發感覺到議員的渺茫了。

『不管荒祠不荒祠，爸，你陪着胡先生坐些個。我叫長工打着火把去查勘！』
『亞夫！你也跟我來。』

這時，馮長明方方的白中帶青的臉，全漲起青筋。他佩了管手槍，帶了五個人，打着火把，向野祠這邊去。

野祠外全紮住了人。老的，壯的，少的。團團圍在一起。

頭里，他們在尙書第前面大路上，排成條長蛇隊；彷彿秋收時節出稻會，打起幾個呼呼燄燄的竹火把，浩浩盪盪斜下大路，踏上堤壩，直向萬隴畝，沒個聲音兒的奔去。

打頭的是石匠黃虛子莫榮。他坎着條鉄錐兒，拿着把鑿子，抖着兩條腿子，蹦蹦蹦蹦一個勁兒往前趕路。全像要到那裏去開他的石塘去。第二個是木匠兆男。他把角尺坎在肩頭，墨斗插在褲帶子里。一手大火把。他心里嘻呀哈的發笑，嘴裏一條條笑紋，在火把光下發亮。鴨如哆哆可有點兒別扭，他挺在頂中間，心

兒里哆嗦，腦子重的像吊住了兩把石杵，一覽一拐全開不得步。小雄貓倒滿不在乎，拍拍癩頭龜的屁股，叫趕緊幾步，別老那麼老太婆似的氣喘腳軟趕不上路，自己就挨過他，一個勁兒走上前。

押尾的是景瑞鬍子。他可有那付蠻勁兒。村里哪樁全武行，沒有他分兒。他從二十歲活到這麼一大把年紀，彷彿全是吃「打場」過活的。他那老樹根那麼的四肢，筋肉僵張，全像要爆裂似的，跟手上大把子賽那蠻勁兒。不長不短的腦子，左呀右的平擺着，落落實實走路。

天空平得像水門汀結成似的。祇有幾顆閃閃爍爍的星子，疎疎落落散紮住。田野是一片茫茫的黑。蛙聲可像給他們打進行鼓兒似的，滿田野谷谷谷的晌，打得他們每一個人心頭一陣兒寒，一陣兒顫，一陣兒輕鬆，一陣兒緊張。草尖上一顆顆螢火虫，又像什麼鬼遊魂，一會兒眼前，一會兒腳邊，也叫他們時不時倒抽一口冷氣。

鴨如哆哆真有點兒悔。左不該道狐說鬼，惹下了這麼個一陣大亂子。又不知

這亂子闖到哪裡爲止，要真的提不了鬼，反給鬼捉去，那可又怪誰的卵去？景瑞鬍子一肚子他那還沒脫淨的老火氣，直往喉頭竄，呼呀呼的像隻捉鼠不着的老貓兒。

祇有莫榮跟兆男，饒他們那分定心兒，沉沉着着，滿不在意一步步兩步沒亂些路子。

他們岔上了往那野祠去的大路。

大路全是亂石子砌成的。這回它就給夜光映成魚肚子那麼個白。

『好！現在咱們得熄了火把來，也別大聲小怪地叫，讓鬼子們逃掉。』

黃虛子莫榮回過頭來說，兆男咄咄的丟掉了火把。給拋在路下田溝里。——嗤！

『咄咄』——嗤！

跟着別人也一齊打掉了火把。——全顯的一個命令，一條心，一個動作。

估量快到野祠邊，人就全都站下來。黃虛子莫榮跟兆男站上了路里手高攔上。莫榮首先開了腔，聲音可不高：

『現在，得由咱來分派：咱們要捉鬼，第一該得自個兒咬緊牙關拍拍胸，別鬼鬼祟祟兒的！叫鬼見了笑話！——』

『咳！』鴨如哆哆偏要咳一下，往四邊瞧了瞧同來的伙伴：伙伴可不多，十來個。『咳！』

景瑞鬍子直噴他一口：『這見神疑鬼的傢伙，你可別那麼哆！噱』

『第二呢，咱們得全把上衣脫下來，到那坟頭上——他指着路邊土塊——把泥沙呀石子呀，各自盡量的包個滿兜來。咱們得把這些東西當作個手榴彈合火藥用。呵呵呵！這可不是說笑話。咱們大都吃的是田地里的，穿的也是田地里的，田地里的東西，全是咱們的武器。』

小雄貓不等黃虛子說完，一個勁兒扯下了上衣，奔到土塊坟頭上，像隻穿山甲，一把把扒着沙泥跟石子，小屁股祭着夜茫茫的天。

『第三呢！』這回兆男抹抹臉子說下去。『第三我以為，咱們得分開門路打進去。上屋的打先，上樹的打第二，管門的第三。這麼個排法好不好？』

『好？』人全在心里叫。但也有溜出口，「好」的一聲，叫像失路的孤雁劃過長空的。

全顯得一個命令：一條心，一個動作。人就紛紛散亂，紛紛集合，又紛紛上路。——全像宵宿夜行的土匪，沉着，緊張，悄沒些兒聲响。

他們到了野祠外。他們爬上了祠外的樹頂，他們跳下祠兩廊的屋頂，他們守着門兒。

他們果然瞧到這正殿裏有兩管黃松松的暗到幾乎像要熄去的火燄。火光照到的圈子內，有胖的、小的、長的、矮的白影子在浮動。在他們生活的圈子裏，就沒瞧到過這白色的東西。他們終年穿着黃的黑的，他們祇記起自己的存在，自然把跟他們相反的東西，斷定了是鬼。

『是鬼呢——真是鬼呀！』打頭的黃虛子，將爬近了屋簷，低低地跟兆男說了句。兆男用手遮遮額，往里望了望：

『真的！——怕是人吧！——』

『別說什麼瞎鬼話！咱們做了就是；反正那——』黃虛子說着。他回過頭馬上又跟那左左右右伏在樹枝上的伏在屋頂的人們做個手勢，叫把早已預備了的石子和泥沙，一陣陣撒下去。

不多會兒，殿上鬼火熄滅了。黃虛子學着鬼的聲音嘎的叫了聲。挾着兆男一起跳下來。早已伏在左邊門的景瑞鬚子，一脚踹開了門，闖進去。馬上有個胖胖的軟軟的東西，衝過來了。景瑞鬚子圈過手來就給這個東西抱住，大聲叫出：『鬼呀！鬼呀！一個大鬼！』這聲音就像個鬼。這被抱住的東西，正咿唔了一聲，想叫出什麼來。瑞景鬚子馬上一手剋住那東西胖胖的鬚子，放倒地上，用着碗大的老拳頭，撲通撲通打下去。一邊，那些小雄貓，癩頭龜跟鴨如哆哆之類，也全都一個勁兒闖進門，在桌下椅下，瞎摸，瞎踢，瞎捉着鬼。那些被摸到踢到的，裏頭已經給鬼呀神的嚇得魂不附體的，這回全都一時噤住了嘴，心裏明白，嘴裏可喊不出，待硬扎着想喊出來時，却已給捶得頭破血流，眼開口白，沒些兒力氣了。——軟做了一堆！

『呵！呵！這回！這回咱們可捉了不少的鬼哪！』黃虛子大聲叫着。『兄弟們，咱們把這些個鬼全拖到門外大路上去，借着星光，瞧個仔細！看是什麼樣兒的。』

『好的！那麼咱們一齊把鬼拖出去，看誰捉着個大鬼！』他們一張嘴子似的叫着。他們全多強健起來，堅實起來，硬朗起來，連活在鬼世界裏擲運命的鴨如哆哆，這回也有點兒人氣，捉住了一個小鬼。那小鬼還咿咿唔唔學着人腔裝死。

就是這麼的他們圍住在祠門外。

可是他們誰都起了陣疑心。怎的，這些鬼，全秉有人形。全跟自己沒什麼分別。雖然這星光太微弱了，瞧不個分明。

『分別的，也祇有他們那個心。』景瑞鬍子這回憑着他五十年經驗說了。『鬼一發急，馬上會變過人形來，好叫咱們不用拳頭去搥他！鬼就是欺軟怕硬的，咱們硬起來，他們就軟做了一堆了！所以你們得記住，做人就得硬朗。準叫你打得這些個鬼也沒得做！』

正說着，有三五個火把，前前後後的向這邊飛來。第一個火把將到時，他們

才瞧出這給景瑞鬍子捉住的大雄鬼，却原來——原來是王胖子——王自治委員王谷虎。鴨如哆哆捉住的小鬼，却原來是周小學，一個良心主義的哲學家。但誰也不敢說出這句話。

小雄貓可囁的叫出了！

『喇！這些全是咱們小老板的朋友呀！』

黃虛子回過頭來，罵：

『你別見鬼！——這些個全是鬼呀！可惜咱們還沒捉到一條大鬼呀！』

○ ○ ○

等到火把趕到時，黃虛子早已撇下鐵錐和鑿子。兆男早已撇下墨斗和角尺，各各說了聲：

『叫這些個鎮住邪鬼！咱們回去吧！』

就是那麼的人們一哄而散了！

自 殺 嘗 試 者

今晚上我真有點兒生氣。但不知氣誰好。

出了一天的公堂，到此刻靠六點鐘纔回家；做律師做到這個地步，也可說對社會盡夠了義務。可是偏還有人不滿意，從新衙門出來，竟有人在我背後噉噉噉噉地說：

「這就是強盜律師方堅哪，這就是強盜律師方堅哪！」

本來呢，說這話的人，也太缺少法律常識；要知道在這公眾場所，這麼地肆無忌憚的說，是要構成公然侮辱罪的呀！但自家仔細一想，近來管的案子，確實也有點不大那個；不是綁票，就是強盜；不是強盜，就是竊賊。說我是強盜律師

呢，真也有點兒像。

那麼，我也祇好怪中國這個社會太不行了。在這都市裏，竟有這麼多的綁票、強盜、竊賊案子發生。我是個律師，律師底唯一義務，就是替犯案的人辯護。雖然明知這犯案的人，是個貨真價實的綁票、強盜、竊賊；但我在公堂上還應該竭力替他們辯護否認。我不能說：『白開水是煮開了的白水。』那麼明白的真理。我一定要爲他們造出一些灣板的理由，說：『那一天，源生當被搶，陸阿土還在日昇樓上喝茶呢。』或是：『福特先生被綁那一天，曲辯子正和他老婆一掏兒在大世界白相。』這麼一來，雖則犯案的人，未必就能開脫，但總可減輕些罪名，也算盡我師律的義務了。

然而，萬不料我竟成了出名的強盜律師！天知道！這能叫我不生氣！所以，車子一到公館，門房不立即出來開門，我就送他兩個耳光。這似乎有點軼出法律範圍以外，不夠像律師身份，但也管不得這許多了。

現在，我當然有點後悔；要是門房懂得法律，一定提起刑事訴訟；我又無可

狡辯，方堅大律師事務所這塊銅牌子，可還不給卸了下來。但門房畢章是我底門房，兩個耳光吃了後，反而像受了兩吊賞錢似的，一味低着頭說：『是！是！是！小的下回不敢了。』而我還得依然做我的律師。那怕世人叫我強盜律師！

我正在這麼想着，大門又呀的打開了。大概又有什麼綁票強盜案子來託我辦理了吧。我得整一整衣領，端端地坐到沙發上去纔行。

坐到沙發上，從茶几上煙盒裏抽來一枝香煙，給燃着火，抽了起來，裝做一付漫不在意的神氣；側着頭，看住天花板，一圈又一圈的吐着煙氣。好像天塌在我面前，我也是不管的。那麼着，來求我辦理案子的人，一定要着起急來，會出一注更大的訴訟費。這也是我做律師的賣關子地方。

果然，那個被賞過兩個耳光的門房老頭子，遞進一張名片來了。可是還不會等我說出：『請他進來』四個字，那個名片底『主人，』已經走到我辦公室了。

『對不起，我就是馬若谷。』那人一進門，便那麼高聲大意的自己介紹。

我好久好久不去理會他，啣着香煙，抽了一會，看一看名片，再打量一打量

那個人，一邊揮着門房老頭出去，一邊緩緩地站起，說：

『哦！你就是漢口華東綢莊經理馬若谷先生嗎？』我說着，指着那名片右角上刻着的銜頭，頗有點兒不相信那麼個年輕的小夥子，居然會做起漢口那麼著名的華東綢莊的經理來。

『是的。誠如名片上所刻着的，我是那個綢莊經理。』那男子說着，竟毫不客氣地不等我款坐，一屁股坐在我原坐的沙發靠近一張的沙發上了。同時，還從茶几上煙盒裏拿出一枝煙來，自己擦着洋火，點着抽了。好像怕我獨自個兒抽着煙，會感到寂寞，給我陪抽一枝似的。我立刻知道這個人，定是個偉大人物。

『但老實說，我不是那綢莊經理，而是老板——老板，知道嗎？老板就是個綢莊的財產底所有人呀！』抽了一口煙，他又那麼個接着說；左脚同時也交上右脚，搖呀搖的搖起來了。

這話真不錯。我料想這個人很懂法律，居然能說這：『白開水就是煮開了的白水』那麼合法的話。我笑了一笑，點一點頭，仍往原沙發坐下。

『不知道馬先生有何見教。』我轉過身來，側對着他，小心在意地問。碰到這樣個老板，做律師的能擺得臭豆腐架子？

『當然，無事不進二寶殿，來了貴大律師事務所，總是和貴大律師相商法律上事情的。』那男子說了這一句，很命地抽了一口煙，尖着嘴巴，吐出一條煙的龍，滾呀滾的直滾到老遠。『但是，你總還記得我，那一年，在武昌地方法院上，咱們碰過面。』咬斷了『龍尾巴』，這男子回過臉來，提醒我。

真的。這臉蛋兒有點面善。最明顯的記號，就是他那兩條眉毛中間，一個桃核似的疤。這出名的馬三眼，誰不知道他是華東綢莊的小老板。

『是的，我記起了，你是華東綢莊小老板。』這一會，我纔把他身分確定了。這種地方，也可見我做律師底慎重處。

但我立刻有點慌。雖然律師是有法律保護的。但那一年在武昌地方法院和他見面，確實是我有點那個。是我一位老朋友，他底同鄉王夷父，想搶他那同鄉會裏二代祖傳的董事長位子，先在小報上發散空氣，說他是漢口領有第一號黨證

的革命黨員。在軍閥時代，掛名黨員，便可斫頭，那是天經地義的活用法律。——法律貴乎活用，纔合法治精神哪。——他看到這消息，自然着慌了。我那朋友，在當地似乎又有點闊勢面，不到兩天，這個三隻眼，就遭逮捕了。不過他是華東綢莊小老板，這又像是『紙煙是紙捲的煙』一樣真實。財產保證他，是應該屬於軍閥一邊的；斷不會有什麼黨證之類。也就關了一夜，給他放出來了。但財產又保證他，法律是應該屬於他那一邊的。在他控訴之下，檢察官爲他提起了公訴。我那時就代理我那朋友出庭。畢竟法律還應該讓律師來活用的。這案又無期限的延擱下去，不久，我因種種關係，給北伐軍一彈，彈到了上海來了。：：

『那就行了，你還記得我。』那男子抽完了一枝煙，不把烟蒂放在煙灰缸裏；竟而揮手一丟，丟到地氈上，慢條斯理地站起來，用腳踏一下那煙蒂，順便吐了一口痰在地氈上，接着，那麼地說了一句。

『唔！嘻嘻！』我對這小老板底偉大舉動，祇好笑了。

『不過今天呢，我有一樁頂重大的事件要跟你商談。要請你不吝賜教，則

小子三生有幸矣了。』他就如一根旗桿，插在我面前，我不得不仰承鼻息似地瞧住他那居高臨下的發紅的眼，帶青的臉。我想，這小夥子，今晚一定是喝醉了。

『當然，我情願以「爲社會服務」這個大律師名義，幫忙老兄解決困難事件。請老兄毫無隱蔽的說來吧！』我說着，聲音有點怯生生地；好像自己已經沒有法律保護了。真有點後悔不該打老門房兩個耳光。

『那好極了。』他把手盤在胸前，同時，寒冷地洩出一聲惡笑。『嘻嘻……我現在想殺人，你想會不會犯法？嘻嘻……』

我打了一個寒噤！這是個什麼問題呀！但我立刻抑制自己，暗笑起來。我很想說，『要殺人，你儘管去殺吧！不要管到法律不法律；法律是祇能管到些殺人以外的事的。』但我是個律師，說話要慎重。我當然還是背出我法寶吧。

『那要看殺人情形如何。』我屈着手指：『比如因正當防衛；比如因過誤殺人；那就不怎麼那個。故意殺人呢？——那就，那就不免那個了。不過老兄爲什麼有這個想頭呢？你倒不妨說說看。請坐！請坐！』

實際上，像他那旗桿似的站我面前，阻止我眼光的自由運用，於法律上也可治之以妨害秩序罪的。但我不便請他上公堂去，索性請他坐下來算了。

他倒頗服從法律，果然坐下。但又不待我請，又抽出一枝香煙來吸了。這一會兒工夫，我自己也祇抽一枝香煙，他竟抽上了二枝，便不免有侵佔所有權底嫌疑了。

『是呀！我要說，我要說。』我一邊抽煙，一邊咧着嘴，無可奈何地說。『你知道我是華東綢莊小老板，便是現在還是。一點不錯，正如那名片上刻着的一樣明白，我還是個掛名經理。』

『唔！』這回，我老實不客氣，擺出那律師應有的態度來，閉着眼，用手指敲着茶几上玻璃面子，一邊聽他講，一邊裝作在腦子裏論量這案子應該怎麼辦的樣子。

『掛名經理便是掛名經理吧！』他說下去。『便是小老板，也還是個掛名小老板，爸爸死的時候，我還祇有十七歲。但喝酒的資格，卻已大學畢業了。你不

信嗎？過會兒，我就跟你到老萬全去喝去。

『那時候，大概就是革命勢力頂澎漲的時候吧！你知道，軍閥處置革命黨，也是頗爲可觀的。胡大帥，真像一隻老虎，鎖住全個漢口，每天非吃幾個人頭是不過癮的。可是我呢，對這件看別人吃人頭的事卻也上癮了。比想喝酒還饒。』

『每天一早起來，我就把衣服穿的整整齊齊的，跑到法場上。我那時年輕，歡喜穿西裝。現在可就不了。我到法場去，穿的西裝，一定揀那件黑呢的，領帶也是黑的，呢帽也是黑的，皮鞋和襪子也是黑的，全身是黑，祇有襯衫卻露出一點白。我覺得祇有那樣裝束，纔配到法場上去看人殺人。』

『有時，我剛趕到，便在開始殺人了。有時，我去的太早，我便在法場上徘徊，等待着。但無論怎麼，我總覺得看殺人，是件最藝術不過的玩意兒。比方說，犯人綁到了。在人山人海圍紮着中間，一個兵老爺，喝令一聲「跪到！」那犯人跪下去了。兵老爺提起了槍，對中腦後，「拍得」放了一槍，子彈無聲無閔的沒落在犯人腦子裏，犯人搖呀搖的倒了。反剪在背後的手掙了一下，接着雙腿彈

琵琶似的抖了幾抖，於是伸直了。生命呀，一溜煙似的消逝了！這是如何美麗的一首詩呀！我看了，我滿足了！這一天回來，我便當喝一罇子酒。因為血把我底酒味冲淡了。

『但，最有味的，卻不是這一種殺人法。我以為殺人最好的方法，卻是用撲刀。這撲刀，一般人叫大刀的。我一看到這大刀，就有一百二十二分的高興。大刀大都是柄上紮有紅布的；有的還把這紅布飄了下來，也有刀口那麼一條闊。紅布是紅洞洞的，刀口是白晃晃的，這一個對比就夠人尋味啦。何況劊子手，又是深得藝術三昧的。他們要斫一個人頭，真和削一片紙片那麼容易、輕便、得法。把刀背扣住手臂，眼看中犯人後腦髮根。用後刀口切了下去，用手肘一肘，再拖了過來；大概拖到刀口尖鋒時，那人頭也快落地了；於是一腳踢去，跪着的犯人倒了，那頭也拋到三丈路遠。這時，也許那犯人底血，會濺了劊子手一臉，但這正足表示劊子手底偉大。因為這跟大帥們賞你塊嘉禾章同樣有面子呀！看到這種殺法的時候，我不但要倒酒罇子！我一定要迫着店裏夥計，把全店綢緞減價一天

，聊以紀念紀念我個人的勝利：：『

『唔』我哼了一聲，立刻重重地拍一下桌子。我覺得眼前這個男子，越說越不是話了。我是讀過犯罪心理學的。老實說，像上海那麼大一個都市，要讀通犯罪心理學的律師，除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了。所以也祇有我，配做強盜律師。我看這男子語無倫次，多半是神經上有點變質，怕不久就會變成個『樹名瘋子』的。我很想中止他說話，但他還是說下去。

『不過，頂使我痛苦的，便是看不到殺人那一天。』他竟更不客氣的抽起第三枝煙來了，又把腿直搖得沙發發抖。『那我真沒有辦法。我爲要過一過癮，我傾叫店裏夥計，到市場上去買十來隻雞鴨來。我自己拿菜刀，一隻隻給它們殺了，分給夥計們去吃！夥計們非常贊成，我這一舉動，因爲他們有得吃了。道理原是一樣的，殺了這一批，另一批便多得了一份。但我呢，確實爲這殺人的藝術所感動。就說他殺雞吧，把它們兩個翅膀一把抓住，摘住雞冠，扳住喉管，在喉頭上稍稍拔去幾根毛，開始看到那下垂的兩腳，索索地顫動了。我笑着放下刀去，

血花開了。生命呀一滴二滴地流了，流盡了，我把雞頭絞在翅膀下，拋向地去；雖然它還能夠場地飛了一陣，但最後勝利，還是屬於我的。它完全屈服了。——我就是那麼地得消磨一整天工夫：：

『好的！』我站了起來。『這是你殺雞哲學。但殺雞，法律上是沒有罪名的。如其你此刻要問我殺雞的法律問題，那麼我可保證你，你大膽殺去罷！便是一天去殺一百隻，那也有你的自由。』當然，我這話不過對他幽默一下，表示討厭他，在辭他走路。

『但我現在卻想殺人呀！』可是他偏不懂幽默，並不想走。『我看了十多年，我想了十多年，我覺得法律上總有一條註明我馬某是有殺人之權的。』說着，他也站了起來。又把煙蒂頭丟在氈上，又把脚一踏，又是一口痰。這真是個無法可想的人。要是再這麼下去，明天我一定要向公堂上對他提出損害賠償了。

我沉默了一下，我想再深切諷刺他一下。

『也許你是有殺人之權的。因為你是華東大綢莊底小老板。』我說着，看一

看他，倒底有沒有給我刺痛。

『真的嗎？』他直頭是跳起來了。這個頗不文明的瘋子。竟不知道幽默。不知道他在這個幽默年分裏，在吸那一個國度裏空氣。我得抑置他獸性了。

『但還是要看情形，比方說，由於正當防衛而殺人，由於過誤殺人：：』

『但我是想這樣殺法。』他竟搶上一步，抓住我手臂。『我趁一個禮拜天，大馬路上行人頂多。我先到張孝全——啊！上海有沒有張孝全！那我可不管！我總之跑到五金店去，揀一把頂快的頂受用的保險斧頭，那種船上用的保險斧頭，連錨的鐵鏈也斬得斷的。我揀到了。我先把那五金店夥計，來開刀。一斧頭砍下去，頭便給砍到店外，我就跑了出去，把這頭當大皮球踢；一邊，我逢人便斬。一個兩個三個：：頭上，肩上，臙上，腰上：：是女子呢，我還要頂腦門劈下去：：』

『那麼，你一定要被巡捕捉牢。』我返過手來捉住了他底膀子。做一個巡捕捉人姿勢。但我的確不想把這個半瘋狂的人放了。我看一看室內有沒有刀剪之類

，要不然，他先拿我來開刀，那可吃不消。明天傳開去，又以爲我在敲綁票強盜竹槓，尋仇被殺了。這倒有點兒不值得。

『捉牢了，可又怎麼呢？』他說着，言語之間全像他那論萬的財產，會保證他勝利似的。

『捉牢了。不是先把你放進牢裏，就把你放進瘋人院去。』

『放進牢裏去嗎？那更好了。』他跳呀跳的跳着。但我決不讓他跳走。『牢裏一定有許多犯人住在一起。我手邊雖然沒有保險斧頭了，但我可看準他們在用筷子划飯到嘴裏去的時候，出其不備的用手肘肘他們一下。把筷子，肘進他們喉頭去，插住；像瓦香爐裏插上兩柱香，血代替了香火，放光了。這可多麼美觀哪！』

『那你將一定放進瘋人院裏去。』我說着，覺得這個人，真無辦法。我疑心他不是馬三眼。我硬把他拉到椅上去坐。我想乘便，按一下電鈴，真的把他送到捕房去。『因爲，你這行爲，不瘋也是瘋了。』

『但我實在沒有瘋！』他於是安靜地坐下。捧着腦袋想了想，又說。『但我討厭這世界上沒有瘋子。殺人權利，竟也註過冊，祇詐「帥」字號老店專利了。要是法律竟會允許我住在瘋人院裏，我一定永遠不出來了。這時候，我一定要請貴大律師來寫遺囑。華東大綢莊財產所有權，由我愛妻筠之承繼；但財產保管權卻交給你！你這貴大律師！』

哦呵呵！這一來，我纔放心了。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那是萬無一失的。我給你保管財產，和你太太。如其你真的因殺人進了瘋人院。那是萬無一失的。我一定照你那樣辦！』

我立刻和顏悅色地對他說。雖然我知道在這世界不景氣中，華東綢莊的生意，未必靠得住。但即使由我來清算一下罷！這一筆生意也是道地的。何況還有那個太太。那時候也許我可以不掛強盜律師的招牌了。

『那麼，我們就是這樣約定罷！』他從煙盒子裏抽出第四枝煙，站了起來，擦着洋火，吸着煙，像預備要走了。

『不過，——不過——』我伸過手去握。『如其老兄沒有殺人必要呢。那麼還是不殺人爲是。法律是不保護殺人的人的。』最後，我還那樣勸他。因爲我想到了『白開水是煮開了的白水。』法律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要不然，會有人說我是『殺人律師』呢。

『哈！哈！』他朗然一笑去。

這笑聲使我全身發冷。待我回到原來沙發上坐下，吐出一口氣，眼落到煙盒子時候，發現他留下兩張十元鈔票。

『唔！這人並不瘋，他居然知道留下一註律師商談費。』我想。

這以後，我當然是按着辦理案子的日程，每天到新衙門去出庭。有一天，我在某大報社新聞欄上，看到一段奇怪的自殺新聞。大意說是一個青年富商，在某飯店裏，竟毫無緣由的自殺了。報館記者斷定這富商，太缺少些商人氣質，大概有一筆買賣被人騙了。怕看到自家商號破產，所以先行自殺了。但我看了他那自

殺的遺書。覺得新聞記者這話，不免含血噴人，那人缺少些商人氣質，這話也許有一面真理。然而他那自殺的原因，決非爲經營失敗。他那遺書是這樣的寫着：

『我是想嘗試嘗試這自殺的風味。

『我自殺，一、不爲經濟·二、不爲戀愛·三、不爲政治苦悶·四、不爲厭世·五、不爲發瘋·從前，我是頗貪看殺人的·現在，我又頗陶醉於殺雞。

『可是前一禮拜，我發願想殺人了·但問過某大律師，知道殺人是干犯法律的·（雖然，在這世界上，是頗不少殺人的先例·）否則，便也要當作瘋子看·（但我現在不願做瘋子，因爲我明明沒有瘋·）經過幾天考慮，覺是不妨先把自已來殺一殺看·預備我將來有殺人之權時，也領解些被殺者底心境；這於我手起刀落之間，未始不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自 殺 嘗 試 者 馬 若 谷

我覺得這嘗試，是頗爲勇敢的·而那意見，也頗爲偉大·因爲我翻遍大法大全，無法爲『自殺的我』去控告『殺我的我！』但他沒有在遺書中提到我，要我

爲他保管財產和妻子，那麼他底自殺，對我總是一樁損失。

若木君底煩惱

中上，若木從學校回到家裏。

所謂家，是一屁股大的一間後樓。沒有陽光，灰暗，骯髒，破落。

妻在調理中飯。噠噠噠的炒煮聲，合着搖籃裏兒子哇哇的叫聲，已覺得一屋子鬧盈盈地撥不開了。然而，在這幽暗的爲煙霧所包圍的室底一角，此刻，還影捉捉地坐上兩個客人。

客人是表兄尙麟兩夫婦。

客人底來，多半沒有什麼目的。生活感到些苦悶，或是乏味；也就揀個空，來到若木家裏，坐上一兩個鐘頭。有時默默地癡坐着，男的抹着鬍子，女的搔着

頭，吃了一餐飯，走了，有時，那男的也跟若木說上一兩句；女的跟妻子分些忙，嗅味着孩子；怪沒勁兒的胡扯了一會走了。不知道他們生活底另一方面的人，總以爲日子對於他們是一隻笨重的緩步的駱駝。

然而若木則以爲這是他們放下重荷後的一種喘息。總以微笑，以同情去安慰他們。

七八年前，表兄尙麟，和他同在縣裏幹黨部工作。他是常務，尙麟是農工部長。這小小的古老的縣分，連手工業也不甚發達，一切的生產基礎，都還建築在農業上。所以農民運動，便成爲他們主要工作。農民協會便在這縣分底各村莊上成立起來。

也許是他們應付一種事變的經驗少了一點，但主因還是歷年的壓迫，使農民底行動，無法正軌地走去，終於在各種各樣的報復手段下，發生了漁民和農民械鬥的一幕。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

這小小的縣分，靠東一角，是近海的。海便爲這裏居民討生活的場所。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那些在海上討生活的漁民，也覺得有些什麼的組織的必要。此時給放在農民協會下喘息的紳士們，抓住了這個契機，暗中誘導他們組織起來。

自己在漁民們裏打定了基礎，於是派了個漁民，向黨部來請求。

『當然可以，成立會我自然出席。』尙麟允許了他們請求。

那一天，尙麟被推爲主席。揭開了農會旗幟，正要開口宣讀開會詞了，台下立刻有組織地喊叫起來。

『不要放屁了！不要放屁了！我們不要聽這一套老話頭。』

『我們是漁民協會，我們爲什麼要掛農會旗子？』

『打吧！打吧！』

一聲喊打，守秩序的衛兵底槍，立刻被繳去了。尙麟在衛兵空手掩護下逃了出來。

漁民們由鄉紳們指導着，整聚防盜的快槍，和周蔭人敗兵過境時收留着的幾

百枝套筒，整隊地向農民協會打來。

農民們却也以堅毅的精神，架起一座檀樹大砲，幾枝烏枝，應敵。

最後，這械鬥跟着時勢底轉落，農民們遭受了屠殺，尙麟底家給焚燬了。若木也給抓到監裏去。

兩年過滿，若木放了監。尙麟已在遠遠的某國過生活了。

這一切，若木每次碰到尙麟時，總像記不清楚的夢影似地在腦裏淡淡的映過。

現在，尙麟回了國，在船上包飯，妻在工廠做工。爲了丈夫，守上七年活寡，用自己底力，吃自己底飯，居然望到丈夫回來，守在一起；在尙麟底妻，已經有說出的不滿足了。就是丈夫從別處受氣回來，還要斥罵她，甚至鞭打她，在她也感到痛快的。一隻駱駝，生來是負重的命。她不怕這一切苦難。

奇怪的倒是丈夫近來常常歎氣。

『不是出路，這總不是一條出路。』

聽到那樣的話，她拙直的然而對於某一種夢有很堅固的執着的心，却苦悶了。

『那不是裏面叫你去幹的嗎？意思並不是賺錢，爲什麼要喊出不是出路呢。』

有時她也那麼問。然而丈夫却昂然的說：

『那裏，我是說我個人沒有出路呀，我個人。我是個留學生，人家竟這麼瞧不起我，叫我到船上包飯去。你想，我還有什麼指望嗎？……』

丈夫也許因爲工作做不得手，自己所負的使命不能做到，把一份爲公衆服務的心轉落到個人主義上來了。然而她不能理解這點。但丈夫以前是這麼訓練過她的：要求個人生活底安定，必須先謀社會安定。她不知社會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但她好像有些數目，這社會事業，大概就是丈夫幹的一套。然而現在丈夫却有些厭棄這一套了。

這使她茫然了。最後她便勸丈夫到若木家來，商量個什麼主意出來。

『我以為你已走上一條路了，哪知道你也有這一門苦痛呢。』飯後，若木聽了尚麟底嘅歎，驚駭而又哀憫地說。

『什麼也做不起來，誰都像睡着似地不動。我總覺得此路不通了。』尚麟却又從另一方面找出個理由來。

若木默着。像拋在中流沒舵的船，無所想的想着。

孩子又有什麼不如意，在妻底洗碗聲中，哇哇地哭了。

『而且——』尚麟像感到若木這種沉默的壓迫，不得不續說般的說。『一到現在，連幾個生活費也斷絕了。這還不是。——噯，我想還是早一點自己打發走路，別讓人家踢了出來啊！』

『噯！』若木禁不住笑出。『總是錢，畢竟錢是好東西！』

『那當然咯！呵！呵！呵！』尚麟跟着笑，然而不自然地笑。『一個唯物論者，是不會否定經濟底力量的。』

『咄——』若木砸起舌來了。無定的眼光，落在完了工作抱着孩子餵奶的妻

上。同時，把托住腮的左手放下，立了起來。說：

『是。我也知道這一點，但這是從社會的整個機構上說的。要說光爲自己，我們什麼都可做。你又何妨上那個地方去登記，二十圓一月，比做小學教員，整天午似地，要安閒得多了。』

若木這麼說着，一邊把身子向門外移去。

薄暗的微明，呈現在尙麟眼前。他看到悄坐在一邊的妻，也看到後窗角上一縷的天。

途上。若木却來了另一種想頭，這想頭，如同一個賊，從暗角裏竄出，竊去了若木整個的心。於是反感地對於自己剛纔跟尙麟說的話，起了種虛偽的嫌惡。

也許使他太難受了。他想。錢，自己雖然看的還淡。然而生活第一，這見解却無形中籠住了自己。何況生活在現實社會裏，無法擺脫牠底羈縛。而自己又是個這樣的窮光蛋。家裏鄉，父親已經上六十歲了，母親也彷彿年紀。一個還一天到晚在田頭耕作，山頭打柴；一個也手脚不停，整整這個，理理那個，在家調度

。在艱苦困難的生活中，打發他們天賦的忙碌的命。老婆因為年青，想給帶出來，拍賣些汗血，送到工廠去做工。可是不爭氣的老婆肚子，却爲他創生一條生命。祇得六元一月，借一間後樓住下了。一住住上一年，孩子又纏住了她，忙得不可開交。在這繁華的上海，二十五元錢一月的收入，真推磨那麼地難挨。但自己也終於挨過了。可是從緊綳綳地胳膊裏挖出僅有的養命錢，打發兒子讀書去，全望兒子回頭養他們的父親，可怎麼處呢。何況前幾天，父親還來了信。說鄉間不太平，土匪一天天多，沒錢的人，土匪雖然不會怎麼，但基幹隊田賦附加稅，却不得不繳。

『一畝田，竟要附加一元呢。』父親底信是這麼的說；『家裏十畝半田，便要付上十一元，再說年成好，穀子賤，賣不了錢。二元半一擔，一共三十擔穀子，自己少不得留下二十擔，外除兩三擔糯粳穀，預備熬缸酒，七八擔穀子，祇能換二十來元錢，連付錢糧基幹隊捐，都是急綳綳的。要是你再不帶錢來，我兩老冬衣也就沒着落了。』

這情景，真使自己太難堪了。黃仲則詩：『全家都在西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不就爲自己寫照嗎？那麼，再放開一點，爲尙麟夫婦底生活——那種以兩付大餅油條過一天的不算生活的生活想想，自己還有責備的權利？雖然動搖是可恥的；但總該讓他有歎一口氣的自由呀：

想着想着，十六路無軌電車，敲着救火車似的磴聲，急劇地橫向若木身旁駛過。這煩雜、哄鬧、亂動、都市底蒼白的現象，又展開在他眼前。一切的行人、小販、店夥、汽車夫、……莫不帶着付送葬者底臉，籠入在濛濛的灰沙與煙煤裏。

他低下頭來，加緊走着。轉了幾個灣，像隻地撥鼠似的，竄入在一幢里房裏。那就是他服務底所在地。——尙文小學。

四丈轉方的一間屋子，却背擠背地擺上五隻寫字桌。人們走這裏通過，必須側着半個屁股。那是尙文小學的教務室。

若木還不會跑上樓梯，那教務室裏哄叫聲，像要把這五隻緊緊地擠着的桌子

彈出來似地，怪響。

『公務員。噫！公務員也不是人當的。』

接着這陣哄叫，是一個異樣清脆，也是頗熟習的聲音，遞到若木耳裏。若木挺身進了教務室，看到在那校長魯沈偉底寫字桌上，坐着個穿軍服的青年。他知道，那人是校長中學時代同學，叫華天放的。

若木微微地跟室裏同事們點了點頭，也坐到自己案旁去。

同事們，有靠在自己案頭的，有翹着一足的，有斜搭半個屁股在桌角的，有反着兩手撐住壁的，各以一種表露自己個性的姿態，滿滿地填塞在這空間；而每人却又莫不噴着煙氣。

『你想——』華天放還是作爲這羣人底中心似地開放着話匣子；『一個月薪水，從沒有拿過十足。七折，七折，永遠是個七折。尤其是我們在軍界裏的。一年中，不知幾個月關得上餉。要是這樣下去，我可不能再忍耐了。』

華天放說得大聲時，香煙氣便也噴出一大陣，他不住地說，煙不住地抽。

『不用說，憑我這樣一付資格，什麼地方撈不到飯吃。一百八十元一月，在我們研究所裏，真是個最少的脚色了。別的人，僅僅到法國去溜一溜，因為有人撐腰，居然也做起兵工廠廠長，理化研究所所長起來了。我真看不上眼！一個化學博士，像我這樣的，十年法國，却祇落得個助理員。一百八十元一月：：：哼！真是鳥的：：』

若木一邊聽着，一邊會心的微笑。看看同事，却莫不炫着神奇的眼，呈着錯愕的臉。

『是呀！』小個子，黑棕臉的魯校長，緩緩地展開了微笑，同情地說：『憑老兄底能力，什麼事幹不了，現在怨屈了你，也算是你時運不濟。但依我想，凡事總靠自己，何妨弄個化學工廠呢。』

校長說着，頭往窗外望。樓下小天井裏，學生們鼎沸似的玩耍聲音送上來。室裏的談話聲，於是顯得低了。

『這可不很容易了。我沒有那麼多的錢。』博士嘸歎了。司丹康擦得使蒼蠅

打滑腳的黑頭，也搖動起來。『做人最苦惱的，就是沒有錢。魚無水不活，你能在乾地上養活條魚嗎？而且，像我們這樣的人，開起廠來，至少也要五十萬——（說着停了停）——五十萬呵！』

『五十萬！』同事老汪轟然跳起，叫。每個人也立刻來了個反響。這個非常熟習，然而是何等驚人的巨數，使他們的心，轉落到另一方面去。

『買航空獎券呀！買航空獎券呀！』

每個人不約而同地大聲叫出。接着『五十萬』三個大字，電影片似地映過每人腦裏。終於又『哈哈』地發出一屋子莫逆於心的笑聲。

像臨海的巨岩，哄然地潑過一陣巨波，這笑聲接着也停止了。他們開始正經地說到公買航空獎券的事。華天放也覺得自己必有中獎把握似地，把吃剩的烟頭丟了，從袋裏掏出一疊鈔票，叫：

『好的！我就來一份。我們一共買牠十張，我來一份！』

看華天放那種揮手得意神氣，至少，在此刻，他已忘却了建立化學工廠和大

事業。不幸這狹小的一室，却使他底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地幾次碰在桌角上。

『你祇來一份。那可不行咧！』年青的老葉，女人似地尖着嗓子說；『座中總算你還是個買主哪。你賺一百八十元，雖然冤枉了些，但我們僅能跟你打個一五折呢。——你應該多來幾分。而且你——』他底眼睛，透過眼鏡銀邊，射到華天放剛才拿鈔票出來，現在則塞在袋褲裏的左手，不再說下去了。

『一五折！』華天放又憤然了；『我是在法國住了十年了。所以不提這個，倒還罷了。一提起這個，不由我——我呀怒火中燒，——（華天放唱起京調來了。但立刻又轉爲說白。）——而況，而況——唉！我是個小職員，雖然比你們好。但七折八扣，八扣七折，總沒有他們那樣拿得到實數。但這也不必比較，祇要我們往上一看。一般什麼委員什麼長，一推牌九，便是百萬上下，一個路局裏科長，外快也就論半萬一月。一個什麼署裏會計，兒子周歲，也收到五六萬禮金。他們是每年每月在中頭獎。政府窮，窮得要跟百姓開賭，但那些要人是不窮的。革命足以起家，悔我遲回國幾年，沒有革上一次命。要不然，在上海靜安寺路

，西摩路等處，也得建幾幢高樓大廈，給你們看看啊！」

『好咯，好咯！』校長先生扯一扯博士衣袖；『三根椽子下，別發那些年騷了。現在還是閒話少說，書歸正傳，講買航空獎券公份罷。我想，我們五個人，各出一份，你老兄不少這個數，來牠五份罷。』

『五人各一份！』猷猷地儘聽着他們談話的若木，不覺心裏這麼一轉，也不安，也吃驚，擺一擺屁股，移一移坐位。不知怎麼說好了。

十幾年前，那正是北洋軍閥時代，也會用國家，用地方名義，發行過各種各樣的獎券，什麼塘工券啦，慈善獎啦：：一大套。自己對那時候政府這種舉動，會致不少的憤慨。

『這是公開的賭博呀！獎勵人民取巧投機心。說不定幾年後，誰都不肯站在地上做個切實的人了。而且這害處，是普遍地及到一般人底身上，爲了幾十萬元底希望，誰都願跟妻子打架，押賣一枝耳挖，去換條彩票的。因此，這獎券底後面，又不知有多少慘劇，真是比鴉片流毒還要深而且遠的。』

那時，他常常這麼說。接着，他又把問題開展到另一方面，下了個結論。

『實際上呢，怕爲了各項苛捐雜稅，再也不能巧立名目了。所以再來這一手，使軍閥官僚，間接或直接更得多搜括些地皮吧了。』

所以，他爲想做個不糊塗的國民，立誓不買彩票。可是不久，北洋軍閥政府，一天天在這彩票獎券的搜括中支持不下去了。終於以北伐軍爲先驅的現在新政府，代了牠的地位。當然，現在這套把戲，那意義和以前是不同的。或者恰恰相反。那理由，便是現在是航空救國年啊！

若木沈沈地這麼想着，連校長底說話聲也沒有聽到了。直等到老汪碰的拍了一下桌子，才驚醒過來。

『老若！』校長看他回過臉來，於是放低聲音說；『你同意不同意呀！你知道這是愛國呀！別的獎券，譬如香檳之類，那是賭博。這却是寓愛國於賭博之中，正如禁煙，寓禁於征。』

『嘻……』若木微微地笑；『這爲什麼呢？……』說着，父親信裏的話，又

浮上腦來。臉從矜持變作了抑鬱。

『爲麼麼嗎？』常常用跳了起來驚人的姿勢的老汪又說了；『這一點道理，你可不明白。航空券，是買飛機用的。有飛機，便可打外國人。去年，二二八，你可不給日本人飛機嚇壞了？那時候，人都把飛機叫做鐵鳥。這鐵鳥，一飛到你頭上，下個蛋，你便全毀了。你家也成灰土了。閩北，那情景，你總夠瞧。哪處房屋，還贍整的？不是這裏一大塊瓦礫場，便是那裏幾堵破牆。這全是飛機底功德，飛機底力量，我們一定要四萬萬人，一個人買一架飛機，跟日本人去拚。你也算是個報紙讀通了的人，這點道理可不懂。』

這老汪說話的神氣，倒怪像個車上船上推鎖仁丹的推銷員似的。若木禁不住又苦又酸地笑了。

『我懂。我懂。』若木低低地說；『但我以爲還是乾脆地說，我買獎券是爲了發財。什麼愛國不愛國，還在其次。有了錢才需要國家保護，這國也便須愛了。』

『不，不，發財固然是誰都想的。』是華天放的辯解；『就是我拚拚當當，到外國去留學，也不過是放注本，想發票大財。但不湊巧，別個法國留學生都是要人，而我偏落後。這筆心，是白操了。但現在呢，話要回過來說，我們買航空獎券，則多半是爲了愛國。正如剛才老魯說，即使打不着彩，出了一票錢，能因此買幾架飛機，國也可算愛過了。』

『是呀！』校長魯沈偉先生這回却也沉着臉，裝出一付正經的神氣說；『我們買航空獎券，必須看作是我們底義務，而以得獎爲我們底意外，我們用那樣一份心去買，那麼不中而自中了。——你倒底合不合股呢？』

但若木還是遲疑着。十元錢雖然不多，但在他却是一筆大開銷。前個月拚命攢節，纔算多了五元錢，預備這一月再節五元寄回家去。天氣是一天冷似一天了，靜安寺路上樹葉已經掉在地上沙沙發響，似乎不能不爲兩老人家這一冬打算一下了。校長和同事又哪裏知道他這種苦况呢。——不過——不過呀，徼倖能中了頭獎呢，不，不，即是二獎三獎罷，那麼這一切問題，不是一齊解決了嗎？

一個極大的「！」號，在若木的眼前展開。

『隨便罷。』終於輕輕地，像掉了一片落葉似的，無力地說。

『好哇！』老葉和老汪和另外一個吃舌頭的同事老胡一齊地說；『我們是最公平不過的。五十萬應該大家分。讓你一人沒份，我們能忍心嗎？而且我們都得做愛國志士了。』這又是老汪的獨白。

上課鈴打了起來。

苦木抱着顆沉重的心，——也不知是失望，也不知是期望充滿着——走上了講台。匆匆地回了個禮，回頭就向黑板上寫了個作文題目。

『鐵鳥的故事。』

教室裏給沉靜的空氣支配着。一屋子黑溜溜圓的小眼睛，像夜空裏底星星那麼地發着光。一待若木回轉身來，這羣眼光從黑板移到若木身上；同時每一個小嘴兒，小魚兒似地在歎動，等待若木的發問。

『這些個字，誰能讀呀？』

這聲音還祇發出半句，一教室都是直豎着小小的手。每一隻手爲要引起發問者底注意，全都一透一透地向上伸高。

若木像早有預定似的，指着一個成績中等的學生唸。

『鐵鳥的故事。』那學生一個字一個字地唸出。

『鐵鳥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又是齊齊地一屋子的手。若木再指一個學生講。

『鐵鳥，哪，會飛的。呼呼呼，在半天裏飛。那飛機咯。』一個十歲左右的
孩子說。

『飛機呵！飛機，是的。那呼呼……』

外國人飛機才多啦我們沒有。一隻也沒有。』

『你說亂話。我們有，多啦！』

『多啦？哼，那麼，去年，噯，前年啦，十二月裏，有人和我們打起來，怎麼沒瞧到我們底飛機出現啦……』

「你記錯啦！是陽曆一月里，這個日子也不記得，你真不要臉，不愛國：……」

「毛毛蟲，才不愛國咧……」

誰都好像對飛機有熱切的情感似的。一面竊竊地紛紛地這麼雜談着。一面却抬起頭來，把眼睛往天花板上瞧去，像要在這狹狹的屋子裏，搜尋那小蜻蜓似的飛機底影子。

「靜一點。」若木柔和地說。果然，室內空氣接着就靜了。「你們知道那鐵鳥有什麼用呢？」

手又起來了，心急的，還顯露他那小英雄本色似地，伸出一條腿，搭起半個屁股。像非發表些意見不可的，然而在若木一遲疑之間，說話聲不禁都衝口而出
了。

「好打仗呀！」

「唔，會生蛋。先生呵。」

『會生蛋，會生蛋。生一個大大的開花彈！』

『是的。』若木祇得順水推舟似地再發問。『鐵鳥會生蛋，你們歡喜不歡喜這鐵鳥呢？』

『先生，我歡喜，』坐在牆角的一個男孩，自告奮勇地立起來說。『我在上半年，還捐出了許多錢，去買這，這鐵鳥。我們要許多許多的鐵鳥去打洋人——小洋鬼子。我們要叫鐵鳥生蛋給他們吃！——（說到這裏，一屋子充滿了無邪的童騷氣的格格地笑聲，那說的人，好像更得意了）——真的，吃他們死。我姊姊，爲了這，也捐出了許多錢。爸媽給我們買糖果的，我們都用個撲滿積下來。積下來，我和姊姊比賽。我一個月積二元四角，姊姊祇積二元，比我少。我們合起來寫封信，寄給報館裏先生，叫他轉去買這個，這個，這個飛機啦：：』

『好的。你很勇敢！』若木做了個手勢，叫那個學生坐下。『不過要是人家小學生也齊起心來，買飛機來打我們，那可怎麼樣呢？』若木這麼一說，覺得自己把問題太往幽暗那方面想了。但這却是可能的事，借着像自己這一類負擔教育

責任者底口，去教導這無邪的孩子，把人類底這個愚昧，奉為最高的道德。這又是使若木感到如何心酸的呵。

全屋子都肅靜了。大家似乎不理解先生這一個問話。

『大家買，大家打。』終於一個較大的學生，從最後排突然立起掙掙地說；『我們已經給吃了虧。轟的一個蛋，把我們屋子都燒了，人都殺了，我們要還打呀！』

『是的。我也要去打。』接着發出陣附和的聲音。

『先生。我也要去打。將來成個大人了。——而且，我也捐出錢過。我捐出兩元，我爸爸捐出一百元。』

『作算你爸爸有錢，噯，工廠老板，都是壞蛋！』

『當然咯！你爸爸怕工廠給人家炸燬呀……』

『我捐兩個銅板，我媽不肯給我錢。』

『我媽不肯的。我幫哥哥向媽媽硬捐：媽媽笑笑，結我們一元錢。』

『那麼大家再來捐好不好？』

『好的，用自治會名義。』級長說了。

『不，不。』又是那個坐在後排的較大一點的學生說：『現在已經有航空獎券了，不用捐了。我家有這種券賣。』

『哦——哦！航空獎券！航空獎券。那麼我們合起來去買，好不好？……』這麼着，紛囂聲像無法停止了。若木於是輕輕地把教鞭向桌上一拍。說：

『好了！現在不許再說了。現在你們可以做文章了，隨自己意思，說一個鐵鳥的故事給我聽。』

室內頓時靜下來。泛上一屋子黑頭髮。若木自己便在教室裏，來回地踱。

沉重的心，又揭上一層憂鬱。平時，是咬着牙齦趕路的騾子，永遠是低着頭，看住自己底脚。但走到像現在一個交叉點上，却不免徘徊了。於是一切奇奇怪怪的夢，在這晦明無常的腦子裏，一個繼續一個地做下去。

此刻若木正這樣地墮入夢想裏。

自己對於享樂，却是淡的。買獎券，希望得到錢，那是當然的。但自己却不

想把這錢化在享樂上。有了那一份錢，首先必需救濟救濟那些窮朋友。他們大都是爲了對於一顆火星的憧憬，在地底下，磨難堅硬的骨頭。正如尙麟一樣。：：尙麟決不是不肯幹，或意志動搖的人，他那一份牢騷，全因爲錢困了他，其次，應該辦個學校，或者開個書店，這於那一個工作上，也有不少幫助；至少，在教育意義上，少養成些奴隸性，是必須的。否則，還是來一份革命文學獎金罷。這事業倒頗新奇，且也有意義呵！：：：

『先生！』突然一個叫聲發出，打斷苦木底想頭。『東洋矮子的矮字怎麼寫的？』

若木皺了皺眉，沈着臉，走到黑板旁，給寫上矮字，復走下講台來蹶。

把手一反剪到背後。想念就自然地攢到腦裏來。這些打算，終久是退却的。自己既然把一家安排下了，爲什麼不挺起胸子向前走呢。路是祇有這一條是正的。通過這條路，才會有一個處所，一個平等自由博愛的王國。而且，現在這條路，也不缺少人在走。跌躓雖然免不了，但可跌躓才有前進呀！在跌躓中，雖然有

不少人把血，把肉，把生命獻給了這時代的病菌，這擋路的猛虎。但我們必需爲歷史留下一點光榮，一份正義，一頁勞蹟。自己底退却，原是胸頭一種舊東西在作怪。這舊東西，便是目前主義的病菌。然而自己想上路底想頭却沒有一天忘却過呵……

想着想着。於是有些渺茫，渺茫中，他又立刻把自己這種想頭否定了。

哈哈，你這『發財然後革命』的英雄。終究不行。其實你有自己這一份懦怯的習性，你是早被時代踢出，作爲個絆腳石了。你想於這時代有所幫助嗎？你還不如在沒有斷氣前，享樂一下罷！

享樂？酒，女人於自己實在缺少緣分。書本，談狐，說鬼，吃苦茶，這倒也是一種辦法。但生成一分頗不沖淡的心，過不了那種隱士底生活。那麼還是背着這一筆錢，往法國去住上幾年罷，這個時候終是要來的，到那時候，再犧牲這個身子，怕不遲吧？……

『先生！』又有一個學生叫了。『我說我要騎着鐵鳥到外國去走走，不說跟

外國人打仗，可以嗎？」

若木默了一會，看看那個問話的孩子，臉上蒙着童騃的幻想底影，微微地心裏感到些輕髮說：『怎麼不可呢。當然可以的。』

那孩子默默地坐下去。若木底眼光，也跟他影子沉下去。一幅幅的斷片的景象，紛亂地耀在眼前。：：年老的娘，坐在兩間低矮的小屋簷下，似乎在借陽光，補破褲子。：：年老的父親，聳着肩，買去了幾担穀子，弄得些盤川，到温州監裏來看他，帶着付紫葡萄也似的眼睛，灰白的鬚上，露珠似的映着淚光。：：瘦稜稜的孩子，因為娘沒有好營養，少了些奶，儘扁着嘴哇哇地哭，嫩嫩的頰皮上，一躍一躍地抽動。：：這一切，也都像刺似的，刺痛了他的底眼。：：：

下課鈴打了。他醒過來，抱着學生陸續交來的文卷，進了教務室。同事們還以航空獎券做話題，精神飛舞地繼續在談。不過此刻他們所談的，則是把自己浴在希望的淵裏，開着空頭支票。如何買地皮，蓋房子，討小老婆，做金子生意，以及種種舉凡做人所能享受的快樂事項，都一一加以一度的擬想，直到最後，希

望好像已經實現，而自己則又是確實在享受這一切快樂了。於是每人皆時時用哈哈呵呵的笑聲來慶賀自己了。

若木到此時，反感他們這些妄想底可笑。爲躲避這些煩囂底襲擊，順手拿過一本文卷批閱。竟不料見到這樣一篇文章。

『我不歡喜這鐵鳥。』

我一聽到鐵鳥飛過，呼呼地，我怕，我相哭。

鐵鳥頂壞，頂不好。鐵鳥生蛋，燒屋，打死人。

去年，我爸爸因爲做工，住在賊北。爸爸做絲廠工。後來打仗了，爸爸沒工做，爸爸去當兵，當義勇軍。後來媽和我住在無家木橋一針小屋裏。沒有飯吃。媽媽哭爸爸。後來鐵鳥來了。一個蛋，屋燒了。媽媽帶着我，品命逃。逃來逃去是兵，逃不出，我不見媽媽了。後來碰到隔壁老木叔叔。爸爸好朋友。把我代出來。後來老爺們，和老爺們講和了，仗不打了，爸爸也不回來，媽媽也不回來了。老木叔叔說爹爹媽媽都給炸蛋炸死了。

這便是鐵鳥放的炸蛋，我不要鐵鳥，我要爸和爹媽媽呀……」

若木讀着讀着，禁不住心頭一陣酸。耳裏真像親切地聽到那孩子底叫聲：『我要爹爹和媽媽呀！……』然而爲了某一種屬於個人的希望，却莫不頂着個愛國的招牌，做那絕滅孩子們的爹媽的工作。這樣地哲學的玄想，使若木痛感到自己已向某一些人們投下了一個炸彈了。

轉眼是一年將盡的時候，父親底信，來的更緊。做父親的也不認過於責備兒子，雖然若木已經五個月不會寄錢去了。

『兒呵：買彩票這筆錢，原是明知道白費的。但你那一份心，爲我們打算的一份心，是好的。爲爹的，怎敢多要你錢，也還靠你伯母家有良心，又借我們念吊錢，總算過得了這一個年了。』

父親底信是這樣婉轉的寫着。

『但是時勢大不太平了。聽說福建和浙江又要打起仗來了，福達兵打向浙江來，一定要往我們那里過的。年老了，死了原也沒有什麼。但我們上代

，是沒有遭過這樣橫死的祖宗，自己想想，也有點不願。——把自己這樣一個清白身體去餒斃火。但事情真也有點困難，即使兵不過境。因為時勢太平，那些土匪海盜，也鬧的使人瞞不熟覺。一旦有了什麼，爲爸的想走一步，可都困難，因為——因為沒多錢呀！……』

父親底信，又是這樣淒切的報告着。

若木接到信這後，每天總要讀牠一次；讀了後，那一種自己也明白是無聊的五十萬的想頭，不期然會接續而來。

『五十萬！』那還不是一個生活的出路。歷年來受盡苦難的父母，也應該給他們一點快樂滋味嘗嘗了。上海是必須帶他們來過一些時的。種了五十年的田，看了五十年的山和海，像上海那樣的繁華景象，是沒有看到過的。尤其是自己的村莊，都絕少離開的老母，怕電燈是個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吧。

五十萬，即使是五十分之一吧！我也想，女人坐在少見太陽的後樓，一天到晚凍的發抖。孩子祇是哭，爲了冷，也爲了餓。連兩手兩脚都凍爛了。自己那套

袍子，開叉裏兒，已經半破了。皮鞋底開了兩個窟窿，走起路來，沙子從鞋底跑了進來，怪痛。難道我這一次，竟連一雙皮鞋錢，也給白丟了！……

也許生活在未可知的圈裏的人，生命更其活耀吧。日子一天天挨近，一切凡是可以作為寬慰自己的想頭，本來不善深思的若木，此時却從角角落落給搜尋了來。連把白紙偷偷地裁成兩片，一片寫個中，一片空白，搓成團，讓自己摸，這樣地作個彩頭的事也做過了。可是結果呢，摸到的，偏是那片空白紙。然而他還有寬慰自己的想頭。他總以為夢中的凶兆，每每是現實的吉兆。夢病人要死，則病人未有不癒。所摸到的白紙，又安知非自己中獎底先兆呢？這麼着，若木底希望又十分有把握了。

開獎那日早上。這狹小的教務室，又充滿一種緊張的氣氛。

校長主張自己告了假，跑到逸園去，

『代表！代表！我們的代表！』老汪跳着叫，表示贊同。『要是中頭獎，你立刻打個電話來，我們用汽車來接你啊！』

『當然是頭獎，那還消說得。』老葉拂了拂袖子，不屑似地，說『我們不得頭獎。誰得頭獎』

『而且我還做了個夢。』校長又提出證據似地說。『這真是確確實實的，頭獎是四六一三二〇，恰恰是我們那十張裏的一張。我們五人各得五萬，老華得二十五萬，這一定的。從明天起，我不再幹這鳥校長了。這碗飯吃了十五年，吃不出一點花頭來，全憑這一着了。』

『說起老華——』那個因為說話不大方便，老是吃吃地像老耗子嚙破樹似的老胡，也湊上一句說。『老華不是往泰順那兒去了嗎？』

『是的！』校長點點頭輕輕地答應着，想再繼續說他那個夢。可是給老胡這一提起，夢痕消了，便好沒興頭地往另一方面扯去。『老華的確太沒人提拔了。憑他那才學，中國有幾個人可揀。這冤枉錢，一百八十元！可是這一派到泰順去呢——』

『泰順！若木驚了一驚！這不是和自己家鄉平陽附近的泰順？』

『華天放到那兒幹什麼去的呢？』

接着又這麼問：

『他是送——送——』校長斟酌着修辭。『送那個去的——』於是低低地放下聲音。『那個煙幕彈，爆炸彈，放火彈……這就是他在那京裏研究所裏做的一套。全是飛機上用的。』

校長說着，臉上蒙上一層緊張神情。若木苦笑了一笑。

『那麼他應該得這五十萬頭獎。因為他就是努力航空的健將。』老汪像發現什麼真理似地歡悅地叫。『而我們又和他公份，那麼我們也可分沾他光了。可不是嗎？炸彈開花，即是發財象徵。送炸彈給飛機，即是發航空財的意思哇！』

『哈哈……』一屋子的笑聲，擁護這一真理。

『不要笑了，你快去！八點半了呢。』老胡却又怪心急地吃着舌，催。『十點開獎，你怕會趕不上吧！』

時間真不容易挨。誰也沒有心在教室裏上課，不時跑出來看鐘頭。

老葉上完了第二節，便跑往大馬路去打聽消息。

這大馬路，今天似乎顯得特別擠。平時在自己不留意中平平地溜過的景象，今天却分外顯得眼明。行道上來來往往的人們底脚，特別咄咄地響得勁。汽車，電車，人力車，比賽似地向外灘向靜安寺路駛去！每一個人的臉，都掛着得獎的光榮。每一種聲音都在唱頭獎的號碼。老葉底脚在大馬路上蹣跚，老葉底心飛到逸園去了。

眼前就展開了開獎的景象。手不期然從袋裏探出那寫有十個號碼的紙頭。

『三三三六七八』『三六三七七八』『四六五〇一二』……

他把這些數目背得滾熟的。儘還不住地背着。

『空——空——』電車不吉的鈴聲，打動他滿滿希望的心。他詛咒這電車。他倖倖然回到校裏，上他第四節課。

十二點鐘，在他們焦急的期待中，校長到了。

『頭獎是什麼呢？頭獎？』每個人想問這一句話，但每個人是沒有問出，用

沉沉的眼，看住緩緩地挨進教務室來的校長。

空氣是非常沉重。

『頭獎不是我們的。』坐下，校長低低地說。『我看——我看——那有弊病，開獎的人。』

每個人覺得校長這話是對的。要不然，自己的十張，怎麼沒有一張中的？於是每個人吐一口氣，把這不幸委給作弊上，也就各自心安理得了。

『然而，小獎也沒有分嗎？』老胡却還咬定自己一定會中獎的念頭，斷續地說。

『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校長搖着頭。接着吟詩那麼地說：『頭獎不是我們的！』

『頭獎不是我們的，但總會是我們的。』一個聲音。突從門外送來。接着耒耜的皮鞍聲，彈着跳舞的旋律。是華天放的說話聲。『這一次不中，還有下一次，再接再厲呀！來！』說着，一個擺動的屁股又送到寫字桌上，坐下。

『而且，我們目的爲買飛機，獎雖不中，國可愛過了。』說着，頓了一頓，先自咧開笑嘴。——『好好！諸君不必追悔。今天晚上，到東方飯店來，讓我作個東道，請你們客吧。如其你們歡喜叫局呢，那也可以。打麻雀，不用說，本錢都我來。』

於是他用那公分買券時攢過鈔票的左手，又去拍他滿滿的腰包。老葉老汪轉過臉來，眼光隨他手影高下。墮在失望裏的心，此時才雲開霧霽，隱隱地預感了些滿足。想：

『那有什麼，比如送了姑娘，十元錢，不夠開一夜房間呢。』

『老實說吧』而華天放一邊却還繼續說下去『你們老百姓不愛國，我們公務員，又那得飯吃錢用。沒有錢，我可不能過一天的，這齣，真是好差使。我又多了幾個錢了。讓我們今晚大家盡情快樂一下子吧。這叫做——叫做什麼呀？哦哦這叫做有飯太家吃。哈哈！老若，你可去不去？』

『去！去！那還消說！』老汪叫。『師母那里我去代請假哇。』

正在沉思的若木，茫然若失地回過臉來。嘴角浮着陰鬱的微笑。沒有說什麼。但從窗下遞來一個聲音。

『鄉下有人來呢！若木！若木！』他憑窗往下望，是尙麟在叫着。『請你下來啊！』

他匆匆跑下了樓。尙麟從門外引進一個老頭子，短衣，旱煙管，布鞋，布襪，一頭的白髮。

『是大生哥陪他到我船上的。』尙麟像另有什麼心事似地，有氣沒聲的說。呆呆地怔住的若木，到此才暗聲的叫出：

『爸爸，是你嗎？』

『若兒。你好。』

於是什麼話也沒有了。樓上的談話聲壓了下來。

『聽說鄉下鬧得一塌糊塗呢。真是說來話長。』尙麟再插上這一句。

『是呀！』寬了坐的若木的老父，這時，才顫動了白頭髮說了。『福建那面

老爺要打過來了，風聲一天吃緊一天呢。可是浙江方面老爺呢，也預備給他們打一打。還叫飛機去丟炸彈。鄉下人，一傳二，二傳三，三傳百，都說福建——唔，我看，那話是相信不了的。——都說福建已經炸成平地了呀！都說，城裏頭老老小小，都打死了呀。都說，有那小學生，活活潑潑的，真可憐，好沒來由的，一炸彈，把頭炸成細塊，飛到屋頂上：：肉呢，唔，唔，跟着血，貼在破牆壁上，四肢打得『五花三飛：：』真寒心！真寒心。唔——唔——』

老頭兒有點接不上氣。停一下。

『我們那兒呢。天天是飛機，天天是飛機！唉！唉！有的說，那是福建老爺來送炸彈了，有的說，那是這面老爺：：可是老百姓們一樣慌。呼呼呼：：一陣響，全想躲到地下去。逃逃逃，那一天，那一天，你媽，你媽——』

『媽怎麼了？媽怎麼了？』若木的心，成了唧筒儘上下地跳。

『沒有什麼，：：沒有：：沒有：：唉！因爲慌，她爬到石欄下去躲，損了腰，損了腰，三天工夫！唉！唉！：：』

老頭兒扁一扁嘴，說不下去了。

『媽媽——』

若木沉痛地在心裏叫。接着便緊緊咬住了牙關。

『本來呢，我也不打算來上海。』父親像討兒子原諒似地再繼續下去說。『因為拉夫子，拉的慌。壯丁沒了，輪到老的了。大生姪說，還是到這里來。我想，我是不願，不願在炮火下，炮火下面死的。若兒，你想，我有惹大，惹大年紀了。一身清清白白的，還甘心，還甘心做冤死，冤死鬼：：嗎？：：』

這時，大門呀的開了，走進一個女人和瘦長的男子。那女人便是尙麟嫂。那男子一看到尙麟，便皺着眉說：

『怎麼，你一上船，便不跟我接頭，一逕到這里來了。現在是什麼時候？』說着又揚長而去。尙麟苦笑了笑，跟若木父子點點頭。被那人牽引着似的去了。那女人，則以因驚奇而張大的眼，看着尙麟的後影，影子似地跟去。

會客室裏降下了一大靜默。

接着，老頭兒又一顫動角低低地問：

『若兒，你那彩票，你那彩票——打，打，打中了——沒有？』

『航空獎券嗎？……』

若木再也回答不下去。那壁報上，那孩子做的鐵鳥的故事底末句，在他眼前擴大了。

『我不要鐵鳥放炸彈，我要爸爸和媽媽……』

而樓上，則又壓下一陣：

『五十萬，不中……再來……愛國呀！愛國。……』

（完）

霧

是料峭的春寒天氣。

驛亭站孤俏地聳立在寒霧裏，白馬湖旁低矮的土山，淡淡的疎疎的染上了新綠，襯出了這小車站的慘淡。

車站前的鐵軌，無力的躺着。一端隱沒在橫堵住的土山下，一端向曠野延伸着，漸遠漸隱，終於和山頂屋頂一般，隱沒在寒霧裏。

早晨的風，也有從山坳吹來的。吹過鱗鱗的湖面，吹過纖弱的湖隄上的柳枝，吹到這曠野裏，作個迴盪的姿勢，把瀰漫着的霧激動了。那霧竟霏霏微微的，變作了初春細雨了。

濃雲漸漸地低籠下來。

村舍的炊煙，在白濛濛的空間，搖曳上升，待升到離屋頂三四丈高，便和濃雲相混了。

接着又從曹娥江邊那一面吹來一陣狂風，細雨也加緊了密度。沿鐵路的樹木的細枝，俯仰在狂風裏，尖厲的發出慘淒的聲音。

曠野沉沉的，像醒不過來似的。任憑這無賴的風雨的襲擊。

沒有人語，沒有狗吠，沒有鷄鳴，祇有風挾着雨，發發的響。

『嘟嘟……』

終於送來了一陣氣笛聲。

這聲音直穿透低壓着的濃雲，像在遠遠的另一個世界裏轉。

『嘟嘟！嘟嘟！……』

照例，火車上的氣笛，是要在一定的距離上吹的。而且吹的次數也有一定。

可是今天立在站上，還望不見火車，站長也還沒有把紅綠旗子拿出，而氣笛聲卻

震耳的響了。住在鐵路鄰近的村民，誰都感到有點異樣。

站長和收票員，急速的戴上制帽，走到車站月台上。往左望，火車似乎還在老遠的處所。

『嚶！嚶！嚶！……』

氣笛接二連三的叫，像迷失了方向的海船，在濃霧中求救。

站長開始泰然。

『時候還早哇！——這氣笛是警號，叫鄉下人，別往鐵軌上走啊！』站長像跟誰說着。

說着，站長又復在月台上灑了起來。

小站裏祇有四五個客人。聳着伶仃的身子，以沉默與發楞的眼，陪着站長的緩步。

『嚶！嚶！嚶！』接着又是『嚶——！』鑽天似的一叫。

誰都心裏反應的跳着。

漸漸來了些車站上的擔夫。

哄隆哄隆的車輪聲也聽到了。於是一頭黑色的毒龍，撥開了濃霧，撥開了細雨，撥開了風，以一種排山倒峽的姿勢，轟轟然急速地撲過來了。

孤峭的車站，發着抖，接待這無待邀請的來客。人們也從矮屋裏伸出頭來。看一看這，雖然是慣熟了的，現代的毒龍。

站長的哨子瞿瞿地吹着。這不很容易制伏的毒龍，竟搖着頭，擺着尾放緩它的足步了。終於又霍然停止，貼伏在寒稜稜的鐵軌上。

司機立刻從機艙跳下。跑到機車車輪上去看。

「啊！」不禁地叫出。心頭一陣緊壓，四肢軟了半截。

「怎麼了？」車站裏擔夫走了過來。

「輾死了一個人哇！」

「輾死了人！輾死了人！」

全車上立刻發出一陣驚惶的聲音。

「這車板上還攔住一條腿哪！」

旅客們也有跳下車來的。臨車站開着的幾家小店裏的人也奔集攏來。

腿是血淋淋的像一把大撲刀。

「怎麼，那裏來的一條人腿？」穿着制帽的車隊長也跳下車來，沉着臉，問那司機的。

「我……我因為霧。」司機的，開始述說了。「看不出前面，所以儘拉着汽笛。但我也看到有一個影子，好像是人，又好像是狗，橫在鐵軌上走。我拉着汽笛，這影子還不動；我再仔細一看，卻又是一堆草料。我正想那個不入流的，把草堆在鐵軌上，我放膽開了過來，也沒聽到什麼聲音，祇是車頭好像抖了一抖，我知道有些蹊蹺，所以下車來看……那裏知道，真是——真是——」

說着，像要哭了。

「那草堆你看見在那裏？」車隊長儘冷冷的問。

「就在快到站的那一條橋邊。」

『那麼，暫且往那面去看一看吧。』站長也冷冷地說上了一句。

車隊長和站長說定，車暫且遲十分鐘開。

離車站約有里路遠的橋邊，這時麇集了一堆人。年青的村民，老頭兒，老婆婆和兵士，還有隻黑白狗。

風似乎斂了翼。細雨還是濛濛的。

一堆草料，已和血肉輾成一塊。頭部粉碎，手臂的一條，輾斷在鐵軌上，另一條橫在枕木上。

人把那堆草拖過，發現這包着屍身的上衣，還不會粉爛。

是灰色的軍服。袋口還露出一個符號。

看的人誰都帶着個緊張的然而沉默的心。一時間，好像誰都在這死生的迷霧前凝住。看到了這一堆血肉，這一個屍骸，猶如看到了這個紛亂的，每天以不很平常的事體作為點綴的社會。而在這樣的社會裏，何幸自己竟還活着。然而活着，卻又不免有這樣一個了結。往前看，是個不可知的數；往後看，卻不見一個來處。

『哦！』於是祇好呼了口氣。

『這似乎是個兵士呢。』車隊長說了。

『是的。』司機抱着顆苦痛的心，輕輕地說。

『他媽的！看是那一營的。』也是一個兵士，從看客中走過來，把那袋口的符號取出。

『第×師上等兵王紹昆。』他唸着。『他媽的，這該死傢伙，是逃兵哇！』人們的眼，於是又從那堆血肉移到這說話的兵士身上去，像要從他口上，聽取關於這死者的歷史。

『他媽的。——你逃！你逃！還是逃不出死哇！』那兵士說着，又慘然的笑了。『人，死活總是命裏註定的。要不然，誰還敢來吃糧！咱老子便不怕死！不怕死，咱老子所以現在還活着呵！越是想逃命，越逃不了命。』

那兵士裝着泰然的態度，說教。但心裏卻烟似的起了一陣幻想。……轟隆轟隆的砲響，……噼啪噼啪的槍聲……呼的火箭似的射來一個彈子，……伏在壕溝

裏對準着對面敵人，眼睛不會撐正，火彈往喉管直送來。：：啊！叫出了一聲，倒了下去，槍桿子也溜下溝裏：：接着半天裏落下個爆炸彈，火紅的鐵片轟然四射：：另一個正在用手把定槍托，後腦袋跟着火紅的鐵片飛去了：：向前一仆，抱着槍桿子，倒在泥土裏了。這麼着，自己禁不住駭的要昏過去了。然而眼睛卻又逼住你清醒過來：：於是想到自己可愛的生命，想到和自己有關係的人，父母，老婆，兒，女，：：想到活着的快樂，想到故鄉一塊土地，一塊曾經用過力，長過穀子養一家的土地：：於是他揀個機會，拋了槍枝跑出來了：：那麼——那麼這傢伙，倒底還是該憐憫的呵。然而誰料到他在這裏，在車輪下，輾碎了他生活的夢，輾碎了他故鄉的夢！：：：

那兵士這麼一想，有點兒侷促，擠沒在人羣裏，生怕自己這份心，被別人瞧出似的。但他表面上，還必須裝做說教的神氣，又從人羣中發出聲音來：

「是個逃兵啊！該死！該死！死活沒有註定，咱老子也不來吃糧了。何況這年頭兒，那一年不動兵火，那塊地不流血腥，逃也逃不了的。要不然忠厚善良

的老百姓，也就不會餓砲火了。哼，老實講，咱老子吃了民國時勢二十多年糧，卻沒一年不上戰場：：『他的聲音越說越高了，可是他突然停了下來，再也想不起該說些什麼。那一次，打土匪，在深山冷坳裏，不幸反給包抄了去，做了俘虜。吃了二個月白米飯，看了些不會看過的新花樣，他媽的，總算沒有養得肥肥的給宰了當猪肉吃，放出來了。這時候，自己全那個打算：活了三十多年，糧也吃夠了，回老家去，安分地守一塊土，過日子，不再拿他媽的烏槍桿子了。然而，真的回到老家，自己沒土地，沒犁耙，沒耕牛，又打那兒做起：：何況守土田的，又都在挨餓，倒頭來還是回原路：：那麼這傢伙，那麼這傢伙：：唔，怎的心裏淡淡的，淡得要出清水了：：唔：：『咱老子，打過共產黨！他媽的！你算什麼？：：』說着，便一脚踢在狗肚裏。這麼着，那兵士像出了一口氣，好讓自己話頭有理由停下來。

『那看來——』接着車隊長跟站長說了。他半聽不聽的，聽過了那兵士的話，他覺得有理由卸責了。『那看來——那看來是個無主的屍首呀！』

一個青年農夫，不禁嘻的笑出。屍首的主，就是屍首哪。他這麼想。

站長吐了口氣，點點頭；把剛才一看到那屍體的符號，就以爲是鄰近的駐兵而驚跳着的心，漸漸放鎮定了。

被兵士踢了一脚的狗，卻並不叫喊。牠有經驗，有吃的時候，即使不免挨揍，也無須叫喊的。在野草裏，牠常常碰到些倒路死的，或棄嬰，牠把兩腳抓開破衣和蒲包，一個發香的瘦肉，或一個渾然的嫩肉，便活生生擺在眼前。這時，首先應不作聲張開口來。做了獵狗不免狂嘍，直到獵物給攫住，卻又屬於主人的了。而這餓殍，這棄嬰，雖是主人不要的，但也應該不作聲的吃。現在是一堆更新鮮的肉，更光豔的血，這滋味可不錯吧。所以牠不叫喊，還是用鼻子向前漸漸嗅過去。直到那狗的嘴巴湊近這堆血肉的時候，一個老婆婆突然叫起來了。

『狗呀！狗呀！』她叫着，她像就是那堆血肉的主人——守護者。在她腦子裏，有個奇妙的想頭：以爲那堆血，那堆肉，還有拚湊起來，湊成個活人的希望。湊成個像她兒子那麼強硬，那麼結實的人。這個年頭兒，鄉裏住不下人，

難過活，都往外面跑。自己兒子，也是那麼的跑去了。本來呢，他也想去吃口糧。這幾年，花樣可真多，白白的旗子：寫上幾個黑黑的字，常常會在村裏出現。拿那旗子的，穿件灰色衣，步子挺高挺高，說是招兵的。鄉下人，眼紅；薛仁貴，做皇帝，也還靠投軍。千年瓦片要翻身，除非這一着。誰的額角上，註定要吃一生土。將眼前事來比，有了槍，便走得通天下。酒店裏的酒，米店裏的米，可不是自己的一樣。你說一聲不，我便一拳頭：：這麼着，自然是打夥兒要去投軍了，何況鄉裏住不下：：自己兒子也是那裏面的一個，可是終因為自己『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個念頭給阻住，跑到上海找工做去了。而上海，聽說汽車電車，車：：車：：要比這裏多十幾倍，而且，還來來去去，沒一定時刻，專愛在人縫里攢。走路的一不小心，誰又料到——誰又料到——『啊！別讓那狗吃呀！別讓那狗吃呀——』老婆婆叫的竟有點傷心。

年青的農人，他有力量，有氣魄，擔當得一切的苦難與災害，世界儘管向破滅的路上轉去，他卻要擎住半個天地似的。雖然聚在一起，他卻看着看不出的遠

天。一聽老婆婆嚷，也沒打算，便一脚向那狗踢去。轉了過身，對着車隊長，像在側聽那車隊長說話。

狗被踢了，知道人們是阻止牠這一殮美食，開始『汪——汪——』的叫了。又穿過那活兵士的兩腿，搖着尾巴，走近站長那兒去。牠擡着頭瞧住站長制帽上的紅條子。

『算了，隨它去吧。』車隊長安閒的說出，預備回站去。

『好的。過一會兒，我叫清道夫，把它來清理過。』站長隨便地回說。

狗開始搖尾巴了，像在自願效命似的，給牠做個清道夫。

狗的尾巴擺得太起勁了，拍在那兵士腿上。那兵士正在把罵代哭，對這屍骸奚落了一番，心裏感到些輕鬆。此刻，聽到站長隨意發落這屍骸，卻又有點不以為然。一受狗尾的挑撥，以為這過失全在那條狗尾上，便立刻想跟這條尾巴鬩一鬩，向長着尾巴的狗腿上一踢。

『汪！汪！』

狗立刻收住令箭，把尾巴夾在兩腿裏，亂嘩。年老的農人，好半晌含着尺來長的旱煙管，想不出一個所以然，沉默着。他看了四五十年的鐵路，聽了四五十年的火車聲。這過錯，他不想再歸給造鐵路的人了。但他經過了太多的世變，民國還祇二十幾年，就是這曹娥江邊，大大小小的砲聲，他也聽過不知多少遍。可是砲聲響一遍，做人卻更艱難一倍，土布少一倍，洋布貴一倍，田頭上東西賤一倍，鄉裏壯丁少一倍，洋價高一倍，香煙多一倍：：這一點子肉，一堆血，算什麼。種田的，當兵的，老的，少的，全在拍賣性命過日子。一個人能死得那麼痛快，可還是幸運的：：他就是這樣的，用他憂苦的心，向這血肉默祭。一聽到第三次狗的狂吠，才放下旱煙管，好像狗給他吠出了一肚子的氣，回頭一看，那站長和車隊長又漸漸的走遠了。

『這：：』於是顫着聲音，他叫出。『這：：這就讓：：他那麼：：』心裏又湧起了一陣義憤，嘴卻給拌住了。

狗聽到『這——』的喚聲，以為在招呼牠了。牠本想放棄這眼前應得的權利

的。此刻又回過身來，搖着尾巴，挨向那老頭子去。恰巧那老頭子揮着的旱煙管，又無意地敲在狗底左耳上。

老婆婆以爲那老頭子動了氣憤，軟柔的心，全不肯得罪人。受了一世苦難，把自己圈在磕頭哲學裏，難道像他們那樣的人，還有得罪狗的權利嗎？轉又覺得老頭子打狗，實在太多事了。反正死的不是自己兒子，要你出什麼頭，便顫抖地伸過手去擋一擋那已經不動了的煙管。

站長和車隊長走的遠了。

『哈哈！』那活的兵士回頭對着衆人笑一笑。『你們看到這樣一個屍骸便心痛了嗎？哼；咱們可看得多咧！一打起仗來，便是成十成萬倒下來。找不到沙袋，便拿這些，疊起來當土堡，做戰壕。那時候，敵人的砲火射擊過來，全憑這些兄弟們的死屍哇！老實說，現在的時勢，就是把人肉當沙袋，築戰壕的時勢！哼！哈……』他說着也揚長的走了。

青年的農人，沒有思想，不理解這兵士誇張的哲學。死，不足以威脅他，淋

漓的血肉，在他仍看作是淋漓的血肉。也沒有想到牠以前會有個生命，也沒有想到牠以後是否還能獲得生命！可是貪饞的狗，却用着牠軟紅的舌頭，親和地舐着他的腿，好像先求他允許似的。他俯下頭來一看，摸了摸狗頭。也走了。

風作怪似的嘯，好像晴了些的霧雨，又從山頭吹來。

站長把脖子瞿瞿吹起。火車雄壯地叫了。無力的鐵軌挺直了腰背，靜待這毒龍的蹂躪。

人們多回到自己屋裏去。曠野又回復原狀。

在風聲中，在細雨下，有一條狗，開始牠的晏會。

茶社裏

「獨樂樂，不若與衆樂樂。」

國民詩人高爾夫，低低地這麼吟着，左手揮着條手杖，右手擱過條子白花紋大衣邊角，插入茜色西裝褲裏，狐步舞似地，宕到衆樂茶社門口。

黑簇簇的人影，在寫着歌女名字紅底白字的招牌下浮動。台門上紅綠電燈，把街頭黑暗趕盡，照耀如同白晝；祇有進茶社去那條狹弄，被前後人影封住，還是暗沉沉地。

「哇！」

國民詩人高爾夫驚愕地叫了一聲，排開這些浮動的門外漢，投入暗弄裏。

茶社裏，一屋子蒼白的燈光，向國民詩人高爾夫撲面迎來。詩人興發了，接着又蟋蟀一般微吟起來：

『峯迴巒轉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叫好聲和台上小嘴兒裏送過來的尖利歌聲，又把這微吟壓往詩人喉底滾。詩人矍然地神往了。

一幢方整大屋子。靠後，搭一座二丈闊三四丈長的『歌舞台榭。』台前，像豆腐格子那麼地，擺下不少張方桌。聽唱的，零零落落散聚桌旁。整整地塞滿一屋子。煙氣，茶氣，口氣，浮漾在蒼白的燈光下。

詩人似乎來得遲了一點了，揀不出一個好坐位。眼光儘往四邊溜，讓茶役千遍百遍地招呼，他總不把屁股挨到那個靠近的空位上坐。茫然聳立在這霧暈的燈光裏，看成千成百的黑頭子漾。

聽唱必須坐在第一排。那是詩人底哲學。因為，在第一排裏，既能明白地看

到那歌女芳容，又能怡心地聞到若蘭的吐氣，會引動詩人底因士披里純，好做首發揚民族之光的詩篇。然而，現在，要是坐在最後一排呢，這於詩人，不免有點——有點那個了。

『先生，就在這裏吧。』久待發落的茶役，到這時，也祇好不問可否地強制執行了。就把一杯茶，放在那個空位上。

詩人把眼睛狠狠地往那冒白氣的茶杯上一盯；也就一屁股坐下。心裏老不自觉地想：『好的。要是我因士披里純沒有，那不是我底過錯，那是你們國家底損失！你們這一屋子的混蛋，竟薄待我這樣的一個國民詩人！噫！』

於是詩人低下頭去喝茶。

『好~~~~哇！括括叫！』

突然一個怪聲，從屋子東角一桌上發出。詩人急急回過頭去，看到一個白瘦臉青年，站着，豎着左手掌，屏風似地遮住那大張着的口，拚命在叫。同時，在急管繁絃下，拉着尖喉兒，唱青衣的那個姑娘（他知道是莊翠紅），也不期然地

把盈盈的眼光，向那白瘦臉青年投去。詩人於是微展雙眉，嘴角露出一絲笑痕，下意識地，代爲那青年感到光榮與滿足；詩人底因士披里純，也一股煙似地冒上心竅。

那青年是個新近轉變過來的捧角家，和詩人曾有一面之緣。記憶叫詩人拋去那因士披里純，口銜着茶杯，去吟味他倆會面的一幕。

在都益處的酒樓上，詩人因他老友費正法，認識了那個青年。

費正法就是辯證法的諧音。費正法常常說：『我生成是個辯證法哲學家。因爲我姓費，名正法。但我既不採取純然的黑格兒唯心的辯證法，也不採取純然的麻克士唯物的辯證法。我是主張麻、黑參半的。也可唯心，也可唯物。比如，講戀愛。寫情書，叫妹妹，是唯心；接吻，就是唯物了。至於到了那個，就是黑、麻參半的辯證法的統一境界了。所以我又是個黑麻主義的哲學家。

『但辯證法，是舶來品。今年是國貨年，所以我又別號曰易。易便是變。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路路得法。中國走不通，到露國去；露國走不通，又回

到中國來。所以我又是露國留學生。……」

到此，費正法照例又高笑起來。國民詩人極其佩服他那見識，常跟在他身邊跑。

這一天，費正法請客，又把他同學黎白介紹給詩人。

黎白有的是一付好口子，一見詩人，就說：

『當然咯，我們始終是好同志哇！我們雖不會見過面，我們却早已心照了。可不是嗎？你是從反帝詩人，轉變作國民詩人。我呢，也從革命家轉變為捧角家了。』黎白咕嚕嚕地喝口酒，又接着說下去。『你不要以為我捧的是什麼角。牛角？馬角？哈哈！馬沒得角。我捧的是，是草角，那個草字頭的，但，但也不一定。總看誰上台來，誰有場面，誰有手勢；就捧誰。抱得住大腿固好。抱不住，挨口唾涎也好。老費，這可不是我們黑麻主義哲學底應用嗎？高詩人，你看怎麼樣？』

所謂高詩人的高爾夫，也默默地喝上一杯酒，點了點頭，稱是。——唔，畢

竟自己太單純了，坐在牢裏，也祇能做篇『悲痛的自白。』却不能早些應用這一套哲學。一邊這麼想着，一邊再喝上一杯酒。

一聲叫響，門簾旁閃進二位姑娘。朋友費正法，立刻迎上前去，黎白也恭恭敬敬站起。詩人有點徬徨不安了。

『這位，這位是現代國民詩人高爾夫先生。』朋友費正法把詩人介紹給那二位姑娘，接着便延請那二位姑娘入座，分坐在詩人左右。詩人底因士披里純又露面了。但有點促摸不住。他記起了阿Q的名言：『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不免想伸過手去，捧一捧大腿。

『這是唱青衣的莊翠紅，便是老黎捧的艸角。那是唱鬚生的程怡娟。唔，都是衆樂社的一等唱手哇！』朋友費正法，轉又把二位姑娘介紹給詩人。詩人伸一伸頭，抬一抬屁股，坐下。覺得：這會非把酒來澆一澆因士披里純不可了。咕嚕嚕喝了一大口，綻出一個笑湊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捧角家呀！』青年黎白還是繼續說下去。『方法全是一樣

的。全在你台下叫好叫得賣勁不賣勁？唱功高強不高強，自己聽的受用不受用，可不用管它。莊程二小姐，你們以爲是不是。比如，在你們家裏，我跟你們說：啊！你是天上的安琪兒！你是我心裏的靈魂！你是天下第一個美人！你是世界裏第一隻黃鶯兒！……我想，你們最多一笑置之吧了。但你們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叫好；那麼你定然要溜過一眼來了。而且，而且，到你府上去，你也樂意那個了。這就是說：捧，必需是當衆的；而你們給我的那個，那個恩惠，却是暗地裏了。難道那個，那個也可以當衆的嗎？」

二位姑娘，一齊兒撲嗤的笑。

於是搭訕，贊美，摸手，摸脚，央酒，勸食……呵嗤嗤……一齊都起來了。而詩人却又在酒杯邊低吟着：

『十年一覺揚州夢，

賸得青樓薄倖名。』了。

十分鐘後，那姑娘告別了。『阿是來聽戲呵！』最後便拋下這樣的一聲嫋嫋

餘音。

……

『所以此刻有這麼盈盈的一啾呵！』到此，詩人好像在茶杯底尋出這一句結論。才恍然地點了點頭，伸一伸腰，再回頭往台上看去，却已換一個歌女在唱。而叫好聲，也換一角在叫，紙箭與吹噓聲，也換一羣人在發了。

然而：——

『……說起了，……此馬……』

一個低微的和唱聲，從臨近桌旁襲來。是一身軍服整齊的武裝同志。正在用手拍着膝蓋，押拍：在紛呶聲中『度曲』。看他那付搖頭擺腦的神氣，好像在說：

『好一曲賣馬呀！好一曲賣馬呀！』

『並不好！並不好！』偏有一個大聲起來，止住了那個武裝同志底搖頭。同時，他那押拍的手，也停止下來，眼光追跡聲音而去。是在隔一桌桌旁，幾個掛圓證章的志士在發議論。詩人於是也立起隻耳朵，撥開這管絃鑼鼓雜湊聲，細心

地聽取。

『你以為，×本人打仗本領，有多麼好嗎？不，不。我說，並不好，並不好，並不好呀！』

武裝同志自笑了一笑，收回眼光，仍舊打他拍子。

『祇要看淞滬戰役好了。』那聲音還繼續着。『我國要是能上下一心，熱河是斷不會失的呀！可是事實呢，政府中人任憑怎麼努力，老百姓總給你搗蛋！』

『搗蛋，老百姓有什麼話說。講句良心話，連年來，那個，那個苛捐，雜稅，勒種大煙：：唔，老百姓委實也太可憐了。一批一括的。』

『但這還不是老百姓搗蛋嗎？熱湯無論怎麼壞，總還是個中國人。為什麼老百姓歡迎×本人進來呢。這就叫做，叫做國民無國家觀念，其國必亡。』

『而且熱湯——唔，熱湯滾出來了！熱湯滾出來了，你看，你怎麼當一個茶房，連沖熱湯也這麼不小心。』

『是！是！是！對不起！對不起！下次，下次，下次小心。』茶役的陪禮，

在龐雜聲中，低微得像餓斃的蒼蠅哼。接着挨到另一桌去。

『在我以為，熱河失守，不特是熱河老百姓——喝！老百姓！這簡直是漢奸呀！——所以我說，不特是老，——不，漢奸的罪，而且，而且也由於赤匪擾亂後方呀！（接着一個個低微的咳嗽。）因為中樞是早已確定了方針，想和倭寇一拚的。但必須先把匪勦平。所以先叫『不抵抗將軍』扼守二月，迨後，匪勦平了，便可：：便可呀這個了。：：：嚙！怎的，你別洋火頭往別人身上亂丟呀：：難道你要把我這件衣服也赤化了嗎？真是我們前方談話，你後方搗亂起來了。』

浮動的歌聲，絃聲，人聲，在這談話的中斷之間，壓了下來。

『對不住！對不住！我陪不是！』

『陪不是，：：』聲音又繼續下去。『是呀！那里知道，又那里知道，撲滅火燄，火燄反滾住了你，真是火上加了油呢。三：：：實實落落的三師！：：：』

『我以為——』一個撲實的聲音。『我以為這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緣故，到如今，弄得個個人有：不搗亂，不反政府，便不能算是英雄好漢的心理。』

人心那樣，國家那得不亂，日人焉得不侮。所以孝悌忠信，禮廉廉恥，四維八德，是不得不提倡了。」

「好……哇！好！好！好！好！」

「括……叫！好！好！好！……好哇！」

又是一陣高叫聲。頂起了浮壓在頭上的管絃聲，歌聲。

詩人聳然立起！想找個黑暗的地方啦！

「噓……噓！別醜叫！」偏來了一陣反譏聲。這聲音刺破了屋子裏浮漾着的厚重的乳白氣氛。

「碰！碰……碰！」一陣拍桌聲。又立起個瘦削青年。胸前一個圓紅證章，閃着火燃的眼。「誰叫醜？誰叫醜？老子跟你算賬！」

於是一屋子裏頭的幌動。眼光像尖利的白刃，四處亂飛。

「噓……！」

「噓……！」

『好！好！好！哇！括括叫！』

『括~~~~叫！』

『括~~~~噓~~~~叫~~~~醜~~~~』

聲音的爭霸戰！

在這爭霸戰的鬧聲中，欲斷未斷，像乞食的旅雁，在冷月中哀鳴那麼地逗着囑的，是台上怯怯的歌女底歌聲：於是詩人益覺非往小便間裏去躲一躲不可了。

叫手杖代替自己，靠桌角站住；兩手插入大衣袋裏，仍舊用狐步舞步調，一桌桌擠過去，擠到屋子後面小便處。黑暗的一室，臭氣盎然可聞。詩人覺得這『國香』，也是值得提倡的。和那台上的『國唱』台下的『國叫』；堪稱鼎足而三，都是道地的國民性表現。然而，也惟有我國民詩人，足以播揚這國族之光。

詩人從小便處抽身回來，台下的『國叫』，不知怎麼地停止了。台上空空地，還沒有站出人來。祇有鑼鼓聲。絃管聲捧住枉上掛牌裏『冷豔秋』三個字在發抖。

手杖讓了位，詩人又復坐下。

『我是個牙籤主義者呀！』聽去，詩人同桌上，又添了個同志，在說話。這說話聲，像狂風聲中一片敗葉底歎氣，那麼地幽，那麼地細。『我失戀了六次。六次都是女人丟棄我的。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現在祇有抱牙籤主義了！：：』

『嘻：：六次！』

詩人驚了一驚。決取遠交近攻之策。裝作滿不在意似地，把眼光往極遠處拋，耳朵却靜側着聽。

『我斷不能膠那麼地，去黏住任何一個女人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得了手，我便今朝跟她盡情的樂，明朝呀，明朝還是把她丟了。誰有這麼笨拙，把用過的牙籤藏在衣袋裏，預備明天再來用呢，還不是一邊剔，一邊丟嗎？我也祇好這樣地做個牙籤主義者了呵！』

『：：：唔：：』一個冷沉沉的回答，『這話可有道理了，在社會裏，男子對女子，是可這樣地取得勝利的，然而，我們這些小科員，在委員長部長面前，却

也變成根牙籤了。……」

「唔！女人，牙籤，科員，」詩人想：「那說話的：一定也是詩人之羣了，居然也知道賦比興之法。」

「好！好哇！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心一溜韃，龐雜的聲音，又來叩詩人耳朵，詩人專心一下，於是：——

「你要知道！各部說又要改組了。」

「改組！真是一年有二三次改組，倒底改個什麼樣子。」

「——改組了，新部長一來，怕又不是一大堆的一大批的，裁撤……」

「是呀！我從正月裏裁撤以來，到如今已經有三個月了，還沒有復業的希望，是不是，我真是根被丟的牙籤呀！怕再沒有人拾去再用了，不過，我想，如其不願爲牙籤，想做個真正的人，那麼這個勾當是不必再幹了，我真想投過去，投過到——」

「那太不合算了，」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滿桌子充盈了鑼聲，管弦聲，

連茶杯裏的茶，也在律動地波動，然而談話聲還是不滅。『你想正經地做個人，除非預備腦袋搬家，現在做人，以混為第一要義，這裏混不下，到西南去混，不好嗎？西南！而且——』

『西南，西南也還是八行箋，我有誰寫八行箋呢，而且，我新近碰到個朋友，他說，這個是要得勢的，無論如何，古人說，君子見機而作，及時而動！：：：』

『然而還非其時呢，我想還是走穩路，前天你不是到高司長處去過嗎？』

『高司長！』詩人驚了一驚，差幸自己的高詩人哇！

『高司長雖然是我先生，』那根被丟的牙籤還是哀婉地歎息下去，『可是，他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連半個四十圓的書記位子，也難設法，因為現在一般部會裏長官，平時總羅致些人才，放在夾袋裏的，一旦：：：』

『喝！你也在這裏！』歎息還沒聽收住，背上突然來了一拍，回過頭去，却是同鄉胡一民，××部一等科員胡一民。

「你獨自一個鬼嗎？」胡一民嘲笑似地說。

「我是被丟棄的牙籤呀！」詩人因士披裏純地答。

「那麼，到我那面去不好嗎？」說着又一把拉着他，走。

台上的鬧聲，台下的鬧聲，送着詩人的狐步舞。

斜挨過三桌，胡一民把詩人安放在左側桌旁。

「這是位新文學家國民詩人高爾夫，在××院裏做事，出有虎跳集，」胡一民把他介紹給一個頭髮禿了頂的穿軍服的中年人，接着又轉介紹說，「他是黃君彬，那個草頭黃的黃君彬！××署祕書，杭縣才子，聞名的。」

禿了頭的軍服，起一起身，拱一拱背，又復坐下。

「唔！好一個黃君彬——黃橘餅呀！」詩人也坐下，詩人想，「看他那一付扁嘴臉哪！真是一個黃橘餅！」

「近來，我們正在捧金美玉呢，」胡一民靠住詩人，提議。「你來參加嗎？過會兒金美玉就要上台了，她那一齣打鼓罵曹，不但唱功好，賽過賽過——汪什

麼呀，汪鑫培嗎？汪——唔，是汪派呀！是她那——呵，她那打鼓的姿勢。啊呀，我不是文學家小說家，真形容不出來，祇聽她，瑟瑟瑟！鼓起三通，接着便如散落一串銅鈴似地，發出陣錯落勻整的聲音，我住過法國十年來，沒聽到過這樣好聲音——唔，還有，還有，——同時，她那雙一蔥芽似的小手臂兒，顫呀顫呀的顫，而那全身的筋肉，尤其是「一對百合花中吃草的小鹿兒」呵，跳呀跳呀地跳，真叫人跳落了心頭！……」

『噯！噯！』突然黃橘餅送過一個聲音來，把胡一民津津有味的談話打斷。『第三句我想出了！第三句我想出了！』剛纔還凝然靜思，像座金身彌勒似地，此刻快活得什麼似地，儘搖起頭來。

『第三句是：應是琵琶——呀！那琵琶呀，彈的琵琶，不是吃的枇杷呀——應是琵琶作苦語，應是琵琶作苦語呀——你看，這麼一轉接，有力不有力……』

『……可是第四句呢，那第四句？』

『那第四句呢……第……呀』黃橘餅又復沉吟起來，漸漸閉上了眼。『呵！

呵！』一會兒又叫！『第四句是，第四句是：『江州司馬淚痕多——，江州呀——司馬淚痕呀——多！好不好？好不好？』一把抓住胡一民的手。

『好極了！好極了！可是我於詩學是門外漢，雖然我必需做首詩捧捧我的美玉，所以我請你代庖。』胡一民一口氣地說，接着從軍服下抽回了手，拿來一片香煙盒紙，翻了個面。『就請你寫在這上面吧，讓我們國民詩人，也給斟酌一下。』

『唔！』詩人應上一聲，想，『詩呢，是一本內行的，我是。』

黃橋餅接過紙片，寫一句，唸一句，詩人也跟一句。

『天涯淪落奈如何。』

『天涯——淪落奈如——何。』

『歌謝舞台——幾經過』

『歌謝舞台——幾經過——』

『唔！好極了！好極了！應是琵琶——作苦語，江州——司馬淚痕——多。』

『高詩人不待寫完就逕自唸了下去，重復沉吟一會，點了點頭，吐出一聲：『不過——』』

『不過——不過什麼呀！』儘看那兩個詩人擺頭的胡一民，趕快兜上一句，問，『不過什麼呀！請你斟酌一下，請你斟酌一下，明天我要把它到中央日報上去發表的呢？』

『不過，我說呀！』高詩人咽了口氣，『我說，杜甫詩裏有：『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我想，我想把這苦字掉作怨字吧！』

『好極了！好極了！這怨字改得好。』黃橘餅跳起來叫，『高翁詩法甚高，還請和作一首！如何？還請和作一首！』

『好！好！好！哇！咄！咄！咄！好哇！』

立刻又全屋子壓下了叫好聲。

胡一民回頭去，有點生氣，爲了論詩，金美玉出場的第一聲叫好，竟讓人佔先了。

『好哇！好！好！好好！！哇！』趕忙叫了上去，大着喉頭，把衆聲壓倒，同時，手中早已預備了的紙箭，也嗤的飛向台去。『我們的皇后！好——哇！我們的皇后！好哇！萬歲！萬歲！萬歲！』

『萬歲！萬歲！……』黃橋餅也立刻丟了詩，霍然起立，揮着黃袖子應和。國民詩人慢慢地舉起頭來，向金美玉望了一望：『果然有沉魚落雁之容也。』心裏不免有點油油然，但還低下頭構思，他想，無論如何總得做首詩呀！何況自己是個國民詩人，應以宣揚國族爲己任的，那麼，就以『清唱救國』爲主題吧，清唱呀——救國！救國呀——清唱呵！唔，這是新詩的格調，不行！唔……高詩人急得面孔熱辣辣地了。

然而，倏然間，詩人還來不及把詩作成，胡一民和黃橋餅都揮拳向吹出噓噓聲，叫醜的那一桌聽客撲去了。這聽客正是高詩人底轉變同志黎白，住在老遠的留露學生招待所。

『打呀！打呀！』

『打呀！打呀！』聲音差不多要把屋頂抬去了那麼地。

『把電燈熄了！打呀！打呀！』接着又來了個恐佈的警告。

『唔！暴動了！』

高詩人一想，趕忙找那手杖，可是手杖已經在黃橘餅手裏了——在霧白的空中亂舞着了！詩人情急智生，悄悄地把黃橘餅題着詩的紙片，往大衣袋一塞，裝作調解似地，東拉一把，西扯一手，悄悄地擠到台前，癡癡地看一會那金美玉播着戰鼓，『那白蔥似的手臂兒』那『一對百合草中吃奶的小鹿兒』；把紙片丟了上去，自對自說似地：

『美玉，那是我贈你的詩。』

紅了紅臉，又從人叢中，鬧聲裏擠了出來。

各襲襲的鼓聲，還在敲着，『好呀』『噓……呀』的聲音還是爭霸着，茶社主人——雖然捨下了跳舞的手杖——還是急得什麼似地求饒着，扯着，拉着，乞和着……高詩人却回了茶資，擠出了暗弄。

茶社門口，那招牌上四邊的燈光，懶洋洋地倦怠了。

懶洋洋的街頭；懶洋洋的夜，瘦怯怯的黃包車夫，拉着一車暗影，一步兩步地懶洋洋地走，然而我們國民詩人高爾夫底狐步舞，却在夜的街頭底脈膊上，急促地奏！

仿
佛

一

耳邊沸沸揚揚的時常聽到些激昂慷慨的呼喊聲，街頭牆壁上貼了不少的白字黑條子，還有些紅綠的圖畫。大山喜子這次出來，覺得世界有點變動。但這變動的內容怎麼樣，他可不知道。

彷彿也聽到別人說過，這是一種愛國運動。原因是我們中國的有些省分，好沒來由的給人家佔去了。雖然這些省分和這里上海相差得很遠遠，正和朝鮮一樣遼遠，一切的所謂亡國那樣的災難，住在上海的人們，似乎還有點渺茫。這一種愛國運動，當然是基於同胞的義懷。

然而，這不是大山喜子所能瞭解的。尤其是在今天，靠着小車，站在東有恆路角嘴上晒着太陽的他，實在也不想瞭解。

這角嘴上，一共有五六輛小車；差不多都是大山喜子的朋友。他們有的坐在小車的放貨的車盤上，手肘靠着車脊，托着一臉頹喪的腦袋，一把左腿交在右腿上，好像在沉思一樁什麼要事似的。這是大順瓠子。有的背靠着里屋的牆頭，雙手抱着膝蓋，嘴上像在硬些什麼食物的餘味，這是阿法麻皮。靠在這阿法麻皮的左旁，和大順瓠子相對的，而且同樣地坐在車座上，抽着香煙，讓烟圈像霧那麼地籠罩着自己，那是王老虎。：：在這時候，他們雖然各用各的姿勢坐着，站着。但他們一樣的都穿着黑膩而破碎的衣服，呆守着偉大的沉默。這沉默，又因為他們身上多穿着黑膩而破碎的衣服，而擴大開來了。

九月的太陽，公平地照臨在這角嘴上。同樣，也照到這角嘴上對面的一家鐵條的堆棧。此刻似乎時候還早，這堆棧還不會開門。緊閉着的大門，也和那些小車夫同樣地沉默着。像在同憶它那天習見的情景，那灰塵撲朔的工人們，背負

着上了銹的鐵條，被壓榨似的唱着耶許聲，——一種淒涼而悲壯的情景。

街上開始有了行人。且逐漸加多起來。那些人裏：有的似乎是向小菜場去的，帶着那種早晨必需有的含痰的咳嗽聲。有的似乎是從什麼地方打了麻將，或做了一種什麼神祕的夜工回來的。那惺忪的兩眼，那飄飄然的長褂，醉人一般的在踉蹌。有的是些叫賣的小販，加緊脚步挑着東西走。有的，就是一大批男男女女從工廠裏放工回來的工人。：：然而，這些一切，他們看的慣熟了，如同沒有看到一樣，一點也引不起他們注意。正和行人們沒注意他們底存在一樣。

可是今天，他們却又感到些不同了。直到此刻，怕已經有五點半光景了吧！那些閒雜人們且不必說，就是從周家嘴路，或是楊樹浦那邊而來的工廠裏的女工呢，怎麼也不見到了！

是的，這件事，是和大順瓠子，阿法麻皮有些關係的：每天早晚放工時候，他們要是在路上碰到女工，他們總推上小車去叫雇。一邊還實行他們的『吃豆腐』政策。有時真的被那放工的女工，那整天站在車旁把兩腿站得硬硬的不會行走

的小姑娘們雇上了，大順瓠子之類，便覺得全身輕快，忙把背帶向肩上一掛，兩手把着車柄快活地向前推去。這時，他又開始『吃豆腐』，向這些小姑娘們勾搭起來。

『噯噯！你這屁股擺得穩一點哪，』比如大順瓠子這樣的說：『不要儘像活馬似的轉來側去！弄得我無法把舵了！』

『這要死的瓠子！』也有些老練的，會這樣俏皮的罵。接着，又把屁股轉一轉。但大順瓠子之類根本便歡喜這樣的罵。有時還覺得這罵聲不夠潑辣。不過，頂頂難堪的，就是做了這樣的買賣回去到小密棧，用十六個銅子，借一個白鴿籠，攢裏去時，便特別會感到，這一夜，虱吮蚤咬，和被頭的酸臭。不像別的夜裏，工作倦了，一納頭便睡倒，什麼也不覺得了。

『的確的，今天我不會聽過同興紗廠的回聲呢。』王老虎吸完了烟，便也開口來這麼有心無意的說上一句。可是在他心頭里，却是『今天怎麼不見女工？』這一個想頭在衝動。

『唔！』這均衡的沉默打破後，大家都醒過來般的應了一聲，然而接着，『沉默』又像薄冰似的結合起來——結合在他們周遭。

『同興紗廠的回聲，是最拉得分明的。』王老虎又似乎有心無意地打破這沉默的薄冰說說。『它的聲音，開頭是低低的，像吹葫蘆，過後，便越來越高，像要挖去五臟六腑，真來的尖利。接着，便突然歇停了，像從高山跌下一塊石頭，跌在深坑裏。要是這樣地吹過三回，便是五點鐘；二回，五點半。今天却連一回也沒有呢。……』

其實，這一經驗，阿法麻皮，大順瓠子，大山喜子都知道，無需王老虎說明。但今天他們似乎覺得王老虎這一說明，又是必要的。因為從此，確實可以證明同興紗廠是有些什麼事變了。

鐵廠的堆棧開了門；棧房的賬房先生搓着眼出來。

『王先生，早。』他們都齊口招呼。這就是他們兜攬生意第一句酬應。

『早！』肥大的王先生，像山谷裏回音似的，在喉底滾出了一個『早』字，便

轉身向裏去了。『今天是在結二層樓水門汀了吧！昨天已經把三層樓鐵條搬夠了吧！』他似乎又對那些棧內的人說。但大山喜子們也聽到這話。

立刻他們都感到一種壓迫。他們因之知道，今天堆棧大門，所以開得這麼遲。

於是他們都想把小車推到別一處去。但又好像有一種力量壓住他們，懶懶地還兀自守着自己位置，和原來的沉默。

遠遠地，似乎又有些喊聲起來了。接着是三三五五的青年學生。沿着公平路這帶來，想來是到什麼地方去開會的，或去講演的吧。這些人擁過他們身邊，打動了他們周遭沉澱的空氣，他們從一種懶懶的壓力下擺脫出來，都不期然地伸伸腰立起，各各把腰帶緊一緊。像要把這小車推過別處去似的。

然而，這批學生過去了，喊聲也遠了。他們又復坐了下來。沉默又薄冰似的凝住。

把各人的經驗都回嚼一番，就覺得這眼前的一剎那的幻劇，並沒有什麼不平

常。這正和吃飯拉矢一樣，一年中，總有幾百次可以看到。但是比較其餘幾個人稍稍敏感一點的大山喜子，却無端地把這同興紗廠不拉回聲和學生們的喊聲兩個想頭，連結在一起了。他們直覺地感到，這學生們的喊聲就代替了同興紗廠的回聲了。

『唔！今天怕有些變動吧！』大山喜子說。

『鳥的變動！』大順瓠子此刻是坐在地上了。不信似的說：『你不會出來的前幾天，他們還不是一樣在叫賣，在喊。鳥的變動！』

大順瓠子說着，作個厭恨的臉。雖然在他，有時聽到志士們的呼籲，也會覺得我們這祖國，也許要愛一愛的。然而規定愛國這件事，為他必需的義務，他却不免搖頭，裝出一付鬼臉來了。

當然他和其他的小車夫一樣，他們沒有光滑的面部，他們的眼睛都陷沒在爛壞了的眼眶裏，他們是沒有遠大的見識的。什麼殖民地革命運動啦，什麼帝國主義侵略啦，……這些內容和意義都有點難以瞭解，而且也不想瞭解。為他們所斤

斤計較的，却是他們日常生活。比如說吧，早上三碗白粥，半斤大麥餅，要幾多錢。中上晚上一碟黃豆芽，一碗血湯，六碗白飯，要幾多錢。留下十六個銅子作客棧費，偶然也得賣一包花生米磕一磕；或者賣枝香烟抽，比如王老虎一般。：這是他們所要打算到的，所要瞭解的。但也就因為他們追求於日常生活的瞭解中。他們便把這至高無上的義務忘却了吧！

『你不要這麼說，』大山喜子聽了大順瓠子的話，便幽幽的，向這位山東瓠子規勸：『怕會有人聽到，罵你是亡國奴，賣國賊呢！』

『唔！』大順瓠子稜起眼來，向大山喜子一看，覺得這兩個頭銜來得突然，且對他有點生疎。在他是一個人，像拋錨似的拋在這大地上，想不到自己還有『國』可給他亡，可給他賣。但此刻他終於給大山喜子加封爲一個什麼亡國奴賣國賊之類了。於是大順瓠子急轉過口氣來，重複補足一句。『唔！：：可是，可是，這批學生先生們究竟是熱心的，是天天在熱心的：：』

王老虎覺得要抽第二支香烟了。他深深地感到這問題有點生硬，引不起談話

興趣。要是此刻有人講些『狗皮倒糟』的『吃豆腐』的事，他一定要把那紗廠——就是那同興紗廠的賬房先生，怎樣胡調一個江北姑娘的事說一說了。然而在這時候，王老虎提出這些問題來談，便彷彿有些不合宜，所以他索性抽起香烟來了。

『是的。』大山喜子隨着大順瓠子說。『這些牆上的黑字白紙條，這些街頭的紅紅綠綠圖畫，聽說都是他們幹的呢！他們真熱心！』

『他們真熱心！』阿法麻皮也隨和一句。在他覺得祇有這麼『隨和』，才能成爲阿法麻皮。

然而大山喜子說了這句話以後，却沉入在他過去的回想中了。這過去的回想，是使他十分傷心的。他是太把自己束縛在生活的圈內了，他沒有一種超生活以上的義懷。

說是因了水災與兵禍，大山喜子再也不能在農村住下去，便自然地流落到上海了。實際上呢，在農村裏當作個佃農的大山喜子，一切的苦難，的確也受夠了。他早已不能在農村安住下去。地主既然徵收了他十分之七的租，還要每年送幾隻租鷄啦，吃上一桌大魚大肉的租飯啦。什麼辦民團，辦學堂的公益捐呢，新花樣却也每年有。：：可是這一切，縱使大山喜子力竭筋疲的供給，還每每不能如這些鄉間大人先生們和地主們的願。至於大山喜子底地主們有什麼婚喪大事，不用說，大山喜子又必需義務的跑來供他們的差遣。即使自己田頭的稻是待耘了，麥子是待打了，一切工作急待他去做，他還是必需拋了來幫地主們。：：

『有什麼法想呢，』大山喜子在這種時候，總對老婆歎氣似的說。『去年，鷄子發了瘟病，納不出租鷄，他們就來通知要把田收回。好容易央人求懇，準定今年加送兩隻租鷄，才允許我照常種下去。現在大小姐出嫁，我必需去幫五天忙！要不然，田怕又會不是我的了：：：』

接着大山喜子又把田頭上必需做的工作，一椿椿數給他那像要瘦斃了的老婆

聽；叫她在盡可能的代他做一下子。真的不能的時候，也祇好請汝清大叔，方三哥來幫做幾工；大山喜子將來定然會償還他們工作的……。

在農村裏，大山喜子所受的這種封建剝削關係的苦痛，已經是充分了。可是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城市經濟的伸入，搖動了整個農村經濟；大山喜子自然不得不把菜油改作火油燈，粗布衣改作藍洋布；大山嫂子也不得不停下紡花織布……來上山下田，這又使大山喜子更加上一層苦痛……。

『現在，咱們可不能再在這血地住下去了，咱們得離開了——得離開了。』大山喜子一想起那地主怎樣逼迫他們貢獻因水災而子粒無收的田上的租，他的胸頭便如裂開一般的痛。大山嫂子呢，她總以女人自居，祇能以眼淚來安慰他。『可不是嗎？咱們得不到田種，咱們不能打從泥土裏討得衣食，咱們還能住在鄉下嗎？但咱們不能就這麼個餓死呀！……』

接着，大山喜子又對大山嫂子說明他的決心。雖然鄉下有許多地主，積集了許多的錢，來到城市開工廠的；但也有不少在城市做什麼之類的生意，積集了許

多的錢來到鄉下去買田的。大山喜子正和別的佃農一樣，看準了這事實的一面，總以為爲現在的世界，城市便是個錢窟，也便是窮人的活路。同樣是個人，自己想不到不至沒有賺錢來買田的希望吧。這樣，大山喜子是背後拖着一個瘦斃的老婆，和分了居的哥哥們作別，流出到上海來了。

大山喜子全料不到，這上海的生活的困難，比鄉間更來的兇。夠在鄉間一個月化的錢，在上海幾個鐘頭也給化完了。從鄉間並不會籌得多麼的錢，得讓大山喜子從從容容找個好出路，兩口子在上海同鄉家里住上不幾天，彷彿兩方都有些齟齬了。托人找事，既然沒有什麼希望；想回去呢。大山喜子，早已沒有了家。又同向什麼地方去？於是大山喜子憑着他那付韃性自己借了個草棚子住下，逕向工廠門外去碰運氣；猶如頭上插着草標求賣生命一般。

『老鄉！實在的，現在工廠可不要男子做工啦。』也有時，大山喜子拉住一個江北同鄉問，而那江北同鄉，却又這麼感傷地回答他。『現在機器越弄越巧妙；什麼工，全叫女人和孩子，也都做得了。你想，一個女人，一個孩子，老板能

出多少工錢。——工錢出的少，老板可不是賺的大了？」

『老鄉，那麼我家裏的老婆呢！……』

『就是女工吧——』那位江北同鄉立刻截住他的話。也要靠『拿摩温』推薦的：：啊！啊！工廠裏的規則，你可不知道呵！裏面有『領班』『拿摩温』有偵探，有走狗，有賬房先生：：工人呢，總是賣血賣肉過生活：：而女工呢，還要賣笑賣皮肉：：唔……』

這麼着，大山喜子賽如三歲孩子聽祖母說着山海經，發着老大的呆，而那同鄉呢，也就掉頭回去了。

但大山喜子還像測量師似的，這樣地，不知跑過了多少工廠。測量過多少工廠的地面。終於連一天一餐的生活費，都維持不下了。

『噯，大姊，我有一件事，跟你相商呢！』在一天晚上，大山喜子回到草棚子，氣匆匆的對他老婆說。大山嫂子看一看他的面色，聽一聽他說話的聲調，便不期然地心頭害怕來起了，在她覺得是必需接受一種不可預測的災難了。

『唔，你說吧。』大山嫂子兩眼正視着大山喜子低垂着的頭。

『很對不起你，你倒這麼地去試一試看，因為咱們眼前，真過不得活了！』

大山嫂子的確是全身發起抖來了。叫她做什麼呢，瘦斃了的一身，枯橫的臉，襤褸的衣服，黃草似的髮，鷄爪的手，：：：叫她可做什麼呢：：：她是巴望能讓她痛哭一頓：：

『在上海也不是咱們吃飯地哇，這，我可看得明白了。』大山喜子還繼續說下去。『然而什麼地方是咱們吃飯地呢，那祇有天知道，大姊，多應可憐了你，你要我這樣的：：：去做一下：：：』

大山喜子說着，彷彿這個情景，迫到眼前來，心里漲上了一種酸楚。——在他酸楚中，他說出了一切的辦法。大山嫂子便什麼都沒有主張的接受了。

就是這一天早晨，大山嫂子照預定計劃衣，衣兜裏兜兜了一堆糠屑走出去。

黃浦灘頭高大的洋房，在東昇的朝陽下，威武地聳立着，像在訴說他們主人的權力。馬路上來往的人們，大半是鳩形鵠面的，肩的肩積的積那種苦力。他們

爲生活所壓迫而呼出來的聲音，匯成個大浪，淹沒了黃浦江上的潮聲。好像他們是無形的，不可見的血浪，在一個大的柞壓機下，要流完般席捲而來，發出這聲音。大山嫂子最初給呆住了，接着還是從人叢中擠過去，擠到個什麼巨大的輪船並着的碼頭上，她也不管這地上的骯髒，一屁股便坐下去。她一感到她要開始她必需做的工作了，她便不覺淚如泉湧：

她顫顫的把左手伸入到衣兜裏去，抓出一把糠來，她淚眼朦朧的看一看手把中的糠，便不期然的張開了那枯井似的口，：：糠是這樣的放進到口裏咀嚼起來了：：

『太太，奶奶，先生，少爺：：』她一邊叫着，一邊咀嚼着糠屑，她是想這樣的求得人們所謂同情那一類東西，會給予她以幫助，轉而幫助她的大山喜子。

大山喜子自己呢，這幾天也儘搓着手向碼頭上跑，一方要看一看他妻子的情況究竟如何，一方還想來試一試找求工作的機會。然而這是一幅多麼傷心的情景呵！看自己的妻子是這樣的在乞人憐憫：：大山喜子巴不得向黃浦江上一跳，了

結！

總算是天老爺幫忙，在和順碼頭那兒，他竟在一天的中上，邀得清口幫的榻車老闆的青眼，被雇上做拉車的了。這樣，他一天便得有四五毛錢不等的進款。而大山嫂子過後也慣於這嚼糠的生意，每天也得到些補助。

大山喜子在鄉下，便是以大力氣出名的。所以好玩的人，總不叫他大山喜子，叫他大山獅子的。這清口幫的榻車老闆，實在也是看上了他的氣力。沒有二個月，便叫他做推榻車的老大。當然，做老大的比背着繩子拉的，力錢要大一些。這種的提拔，對於大山喜子，真可說是感激不盡的。而且自己一做了老大，向老闆說話也就便當了。他決計不把他老婆去幹那種吃糠的生意。他向老闆請求在他推的那榻車上，也分給她一條繩子。

似乎，他們的生活漸漸走進到安定的境況了。至少，他們此刻是不致餓死了。

黃浦江上的霧氣，還沒有在黃金色的太陽下消逝了去，碼頭上黑黢黢的人們

，像糞蛆似的沿着缸邊擁擠。哄哄然的人聲震耳欲聾似的鼎沸着。在那和順碼頭的一角，榻車老大大山喜子和他的夥計以及大山嫂子早已束束腰帶，在等待老闆招攬來的貨包。他的夥計們有的還買着大餅油條在吃；有的在抽香烟；一樣的黑着臉，似乎不怎麼留心那老闆的招攬。祇有大山喜子，昂然高聳在這一羣中，兩眼看住了他那穿着玄色羽綢長褂子的老闆，在人叢中竄來竄去，有時跳上船去，有時跳上碼頭來，有時竄到堆棧去：：總很少跳出他的視線以外。而大山嫂子呢，却儘手裏無意識地玩弄着繩索，兩眼釘住了大山喜子的神態，并追逐他視線之所至；她覺得大山喜子自做了榻車老大以來，益發顯示出他的英雄本色來了。無論在把着車向前推動時，無論裝貨起貨時，他的一舉一動，都非常着實而有力，整齊而有秩序。所以她一把繩子掛到肩上向前拉去，雖然六七百斤的貨物，也覺得非常輕快了。這輕快，使她感到大山喜子向前推進的力量偉大。

老闆把貨包接洽妥當後，他們就一齊上去搬運貨包。這時大山喜子就奇怪他的女將軍竟有如許神通，她竟能把他們搬運來的糖包或是花生包之類，一一妥貼

地裝在榻車上，一點也不空費位置。而且他的女將軍還發明了一種生活的副職。就是在那安放糖包或花生包的時候，她每每可從這包裹，偷漏些糖和花生之類出來。這糖和花生她回家去得煎成花生糖，或光是烘成花生米，當那榻車生意空閒或陰雨天氣停工起來的時候，她得提着小籃子向街頭去叫賣。

他們把貨裝好了，於是老大下了一聲命令，三四個拉車的各各在肩子上掛好了繩子，把兩足拔開身體向前灣倒，預備個前進的姿勢。這時大山嫂子是首先感到大山喜子在用手把住車軸；於是她便把繩子特別拉得緊些。一等車輪咕嚕的一轉動，她和他們一齊喊出一聲『亥育！』便把後足換前足，交迭地拉着去了。

大山喜子最初把着榻車在馬路上走，他覺得這榻車猶如鄉下一條不會訓練過的野牛。有時，一脫手便會和什麼黃色車啦，小車啦頂撞起來。後來，他的手腕純熟了，他覺這榻車便如一條龍，可任他盤旋自如了，雖然貨物裝滿了一車。

.....

這樣的生活，大山喜子和大山嫂子整整的過了兩年。他們總算邀天之幸，得吃一口苦飯活過去。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和榻車老闆以及貨物所有者其間締結着怎麼樣的關係。

似乎是這樣的一天，陰雲如慢似的張在天空，他在碼頭上聽到些關於碼頭輪駁的工人們的吵鬧。事情的內容怎麼樣，他可不知道，但大致是駁船工人要一致上船不做工。而駁船老大又向夥計壓制，又多方威脅引誘。

『我們生活不下去！我們要求加工錢！』他聽到人叢中有這樣的叫喊聲。他雖然常常埋在生活的夢中，但苦痛之鞭，在他清醒白醒的時候，總感到一種難耐的心境，尤其是近幾個月來，榻車老闆常有剋扣他們力錢的事。因之覺得這兩句話不是從另一世界飛來的，正是從他心中湧出來的。在他眼前擺着的事實是這樣：高大的洋房，來往的摩托卡。和那瘦黃的臉，破碎的衣服，低矮的草棚，潮濕的床褥……的對比……他同情了，同情這一叫喊。他擠了進去。

『朋友，不要這麼擠。』似乎是一個青年模樣的短衣的工人，回過頭來對他

說。『你瞧，咱們是駁船的夥計。一天到晚，積上拾下，夠多苦！而老大呢，哼！他却一點不用做事，祇和老闆接一接頭，工錢可要佔咱們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頂叫咱們苦痛的，就是這個。你瞧，在這碼頭上，小癩二那麼多，貨物失落，是時常有的。小癩二，這種可憐虫，咱們不去怪他，但公司方面，總不該把這責成，推到咱們身上。咱們一天賺不了多少錢，咱們一月中總要賠一次失貨。……咱們還怎麼活得下去！……我想，這失貨的責任，還應當咱們公司自己負去，咱們祇要問一問，為什麼偏偏現在時候這碼頭，上的小癩二，會越弄越多呢？……』

大山喜子聽了這一番背書也似的話，竟而呆住了。這不認識的駁船夥計，怎麼能知道這許多事理。而那個青年，儘是那麼揮手攢拳發牢騷，全不想到這大山喜子是個路數，彷彿他佛胸里有千萬句的話不會說完的。

『老哥！你貴姓？』大山喜子於是跟那個夥計打了個招呼，彷彿要向他請教什麼。『我是個榻桌老大呢。你說的是什麼？』

「啊！你是——呵呵呵！那麼也還是同行呀！」那青年夥計，開始是茫然吃了驚，接着豪爽地拍了一拍他的肩說：『你們是陸上的駁船，咱們是水上的榻車！呃！哈哈！咱們是同行呀！我的姓名嗎？我叫做王老三。』他又接上說了這一句。

正在他們這樣談話中，前面的吵擾更顯得厲害了。黑壓壓的工人們一齊上船來，向公司緊緊包圍位，似乎在要求些什麼。

『打倒工頭制！反對賠償失貨！要求增加工資！』這些天崩地裂似的喊聲，大山喜子也聽到了。聽到了，他又展開他自己的一幅生活的圖畫。他又想找那個剛才和他談話的青年工人來說一說，而那個青年又不知攆到什麼他方去了。

『大山喜子！有貨！有貨！』似乎老關在叫喊。這是大山喜子第一次感到老關的叫喊聲有點厭惡！他想，二三元車力錢，所謂老關，却要取取一元半以上。賸下的是他們分派：：這終久是一種什麼壓迫：：他便好沒勁兒的懶懶地蹣了過去。

『今天天氣不好，怕會下雨吧！』大山喜子開始用這種消極的意識，來反抗他的老闆的命令。『把貨堆到半路，下起雨來，那是不好惹的。』

『狗屁，你想躲懶嗎？』老闆立刻發起怒來。『我好不容易把貨物兜攬了來，你竟想阻止我的生意嗎？我立刻停了你的工，送你到捕房去。』

大山喜子特別覺得今天老闆是在向他進攻，壓迫。他也有些忍耐不住了。

『你看，天空不是陰雲密佈嗎？……』說着，兩眼似乎冒出火來。

大山喜子立刻上前把他衣服拉住。『你不要這麼顧慮，東西打濕了，又不會怪你……』她接着說。

『是啦！是啦！』其餘拉車的，也不負責任似的說。『大山喜子，來！一淘兒背貨去！』

但是大山喜子總覺得心頭多啞不快的，遲立着。實在的，他沒有把他心中的問題解決。他沒有懂得老闆爲什麼可抽二分之一的力錢，貨物所有者爲什麼祇付這少的力錢。……

這時那邊碼頭上的吵擾更厲害了。而且像潮頭似的有湧過向這邊來的趨勢。

『你一定和他們同黨！』老闆從這吵擾聲中，突然在潛意識裏興起了這樣一個觀念。也就這麼說了。『你也想搖班嗎？操你媽媽的！』老闆破口大罵着。大山喜子從這些地方，確實看到他和老闆之間，有些不很調和。他想回句『和他們同黨又怎麼樣？』然而，他又有點不敢。

現在那邊吵擾的情勢又變更了。十餘個巡捕，捉住了五六個駁船工人，正向這邊走來，後面的羣衆，潮似的湧了過來。但在半路上，又有十餘個巡捕遮斷着，手裏的槍，扳起了槍機，作一種射擊的形狀。因之，這羣衆是被阻住了。

在這五六個被捉的工人旁邊，又有幾個穿寬大的長褂的包探。他們不斷地向周圍看，像獵狗似的偵察有沒有什麼煽動的人。祇要一看到碼頭上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他就拿出手鎗，準對胸口盤問，抄把子。

王老三也是這五六個被捕工人中之一。大山喜子一看到這，突然像觸電似的發抖。他在一種自己也不很明瞭的同情中激動起來，想把那青年從包探手中搶回

來。因之他眼中冒火。彷彿要在咒罵這些無理取鬧的！……

大山喜子的眼光，被一個包探發現了。同時王老三向他看來的眼光，也給發現了。大山喜子立刻被包探捉住，鎗準對着胸口。

『不許動！』開始搜查他的身上。

『不錯。』另一個包探走上來。『這就是擾亂剛剛開始和那個夥計談話的一位——他手指着王老三——他是個煽動者！把他帶去！』

於是大山喜子更呆住了。他一面覺得這事有點可笑，奇怪得可笑。一面覺得有點光榮，自己似乎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裏，來接受未來的光明。在他心裏長出了一種新的東西，這東西，是那麼可愛，那麼神氣，全叫他奮興的！然而他一看到大山嫂子哭上前去拖住他，又給巡捕一脚跌開了的時候。他那心裏的脆弱的東西，也就倏然消滅了。

『怪不得他今天不肯拉車了呢！』老闆笑笑說。『應該應該。』其餘拉車的，却給這突如其來的事，打擊得開不得口來。祇在心里彷彿說：『咱們平白地失

了一個好伴伙啦！」

大山喜子在路上他又聽到王老二的叫喊聲，『這是必然的，現在是對陣的時候。這法律與武裝都是他們必需的戰器！』但他不懂得這話終久有多大的意義。

三

在法律與武裝的保護下，大山喜子坐上了十個月的『西牢』。透不過氣來的僅僅三尺闊五尺長的籠子，滿滿的裝上了豬糞似的三個犯人，骯髒得發綠了的洋鐵管，淺淺地放上了三四口便吃完的糙飯；兩條薄薄的毯子，挨過着白雪飛飄的嚴冬，這些一切的一切，大山喜子現在想來又成爲了嚼後的餘味，夢中的幻跡了。然而使大山喜子出來後，最感到難以訴說的，就是他那妻子在進他西牢去後三個月，便患着貧血症死了這一件事。

『還是跟咱們一道兒去拉小車吧！』他兩年來的老朋友大順瓠子，報告了他妻子死了的消息以後，便接着這麼的說：『過去的事也不必去傷心了。咱們生成

是牛的命，還得幹牛的事。』

『是的，像你推榻車，當過老大的，拉小車是不成問題的。』阿法麻皮也順着說。『讓明兒咱們給你租一輛小車來。』

在大山喜子出來這一晚上，大順瓠子們便邀他到塘山路沈大館裏去喝了幾杯酒，算作洗洗大山喜子的晦氣。酒後的大山喜子，把眼淚和鼻涕揮了幾下，也就打算把過去一切的苦惱丟到腦後去。這因為大山喜子看明白了一切的事實，他要活下去，爲了他還有一口氣，有小車拉，而且得朋友的照料，這已經是夠幸運了。至於他妻子的死，那也似乎是應該，因為從大水泊沒了田頭，到她吃糠，到她拉繩子，她時時可以死；而她沒有死，那是她的運幸。所以一到他去吃官司，她歎血死了，那也無所謂不幸了。這『生』既然是『幸而獲得』，那麼這『死』便也當然是『必然運命』了。窮人們誰都生活在死裏。大山喜子自問尚不能計算到如何生，那裏還去估計到另外一個『個體的死』。然而，大山喜子並不是真的牛，大山喜子是人，他總不能忘却他妻子的死。

今天是大山喜子拉小車生活開始後的第七天。在這七天中，因為環境的激盪，大山喜子的生活意識，彷彿常要從那個人的小客棧的卑狹的生活範圍中跳了出來。雖然他無力來做一個愛國志士，或者像一批富商們大登廣告，勸告全國同胞輸財輸力來同赴這一個國難；但他至少也應該不說一句沒辱志氣的話，——有什麼亡國的行動。

然而事實逼着他，却每每使他這一種淡漠的隱約的外來的熱忱，會沉沒在求生活的一種欲求下；而且有時因了這一種欲求的逆行的結果，會使他感到這一個國家是曾經使他吃過十個月官司，死了一個老婆的國家，便不覺得怎麼可愛。即使他應該愛，但愛的程度，似乎也應該比達官，要人，有錢人，以及學生之類，來得低廉一些。正如一般人所想『應有慷慨的話，而無亡國行動』的那種廉價的愛國觀。

太陽已經上到三四丈了。清晨的冷風，漸漸收斂了他的尾巴。人們的體溫也漸漸恢復到適可程度，這沒有鳥噪，沒有葉落的東有恆路角嘴上的沉默，彷彿永

不會打破。大山喜子一待傷心的回憶消逝後，他便急切地盼望，有人會來購買他們的勞力。他就不自主地站起，做個像要出動那麼樣的姿勢。

想在鐵廠堆棧裏擱運鐵條的希望，已經沒有。因為賬房先生已經說過，那個造屋地方已經在結水門汀，一時不需要鐵條。他們此刻祇好分散到各處去『碰額殼頭運』。

一會兒，從愛而考克路那邊，有一個人，氣勁勁的跑來，口裏喊着『小車！小車！』

他們四五個人，全都立起來了。雖然大家是好朋友，但一種生存競爭的意識在他們心中浮動。大順瓠子和大山喜子，這時把車帶向背上掛好，馬上推着車前去。

『小車！小車！』喊聲漸漸近來，人影的輪廓也漸漸分明。

『啊』大山喜子突然吃了一驚。他好像記不起來似的，爲了這一個人影吃驚了。

『小！車小車！』那個人影已然站下。『呃！』也不覺叫了出來！『原來是大山喜子，你多早晚出來齣！』

『老闖！』大山喜子還是慣熟似的叫一聲老闖，雖然他覺得他對這清口幫老闖似乎應該說些什麼。比如像在公堂裏，老闖不應該說大山喜子的平日行動，他完全不知道。和那批駁船夥計有沒有關係，他也一點不知道。老闖更不應該說：『不過今天的情形他的確不好，連我叫他裝貨，他也不願，好像參加在一起似的；』這些種種於他不利的話；然而他在十個月的沉默下，他是把復仇心磨平了。

『啊！受驚了！受驚了！』老闖又湊上一句話，『從你進去後，我不知爲你設過多少方法呢，終於沒有効力：：唔，現在，有一樁生意要你們去做。過往的事不必說了；今晚在小館子裏，咱們再來碰頭吧！』

『什麼生意？好的，好的』大順瓠子接着說，他把兩眼看住了這兩人間一種不自然的表情。『到那兒去搬東西？可是？』

『多嚙是碼頭上吧！』大山喜子低低的說。他雖然對於這老闖有些輕視，但

生意總不肯放却的。

『是的，是的，匯山碼頭。』這位大山喜子的舊主人榻車老闆，開始說明他的理由了。『那幾件貨呢，是一家糖行，昨晚就對我來說的。說明天要我派小車，到匯山碼頭去搬那糖包，一共有二百多包：我以為，我有的那二輛榻車，來回幾次是搬得下的。那知道，一到今早，那糖行裏的，又來對我說，必需於八點鐘搬到行裏。所以我非另外來雇你們小車不可了。：：：大山喜子，來，你是我的老夥計！跟我來，到那邊去吧！：：：』

那老闆還擺出一付舊主人的氣概，然而已經比較來的輕鬆了。在他侃侃如流的說明中，便一邊向其餘的小車夫招手。

匯山碼頭，還和平時一樣的浪湧着苦力們。祇是平白地增加了不少的日本巡捕。在這些矮小的巡捕中，特別顯示他們的機警的，便是他們的兩眼，和潛行似的腳步聲。

黃浦江的波浪，未必是訴着亡國的哀聲吧。在鐵蹄蹂躪下的上海，黃浦江的

波浪，已經成爲擁護砲艦來往的先鋒了。太陽如金矢般把光燄射在牠上面，牠又變作如眩如迷的喜悅，跳躍！起伏！將要席捲了這陸上的一切建築。大山喜子把小車推到碼頭上，胸懷不期然的開放了，在東有恆路的角嘴上，祇感到卑狹侷促。在此，則感到闊大浩瀚了。每一個人似乎應該有他生活的餘暇，來領受這海浪江風的淘溶。人類在與自然鬥爭的歷程中，還要是能溶合自然，才能取勝自然。然而壓沒在生活苦難下的大山喜子們，這種意識雖然也有火星似的一閃的時候，但立刻就消滅了。

大山喜子們開始又運用他們兩臂，把糖包裝到車上去。像負着死豬似的他們，一個個都發出淒涼的挽歌般的喊聲；把頭部幾乎和胸部成了直角般的背着貨。他們力的消費的計數表，就是他們額角上粒粒的汗珠。

一起的貨都裝好了。兩榻車推着打先，接着是王老虎，大順瓠子：：大山喜子却打在最後，猶如壓伍似的。

大山喜子非常自惜，十個月的西牢生活，使他力氣減却一半，說不定會跟不

上去，也就向老闆問一問那糖行的所在地。知道他的車是打向外灘推去，從新開河轉了灣，向民國路左邊轉去就是。

車輪的輾轉聲、在電車聲、汽車聲、人聲、叫賣報聲，小販聲中嗚嗚的叫着前去。起初，兩輛塌車，幾輛小車，還魚貫似的出了街口，走上了百老匯路。但接着，因電車的往來，汽車的飛駛，把他們的陣伍打得零亂了。

別人的車已經去得遠遠了。大山喜子此刻才推上了外白渡橋。他在橋頭一旁，暫時休息一下，看一看江上的黃波白浪，透一透他似乎常常因壓迫而狹小了的胸中的氣息，接着也就把計數表上的汗珠拭去。他覺得波浪的閒逸和自己的忙碌，真是個絕好的對比。同時，外灘公園裏的男女們，又似乎爲了他的忙碌，特別作了一種點綴，來烘托他的生活的整個。人是祇好這樣肯定着人生的：這宇宙正如一個人必需有些裝飾一般，在他們勤苦的生活中，也必需有那些公園中男女的閒逸來作裝飾。

稍稍回復了一下精神，他急於要趕上前去，便把車帶重復向肩上一掛，開始

推動了。雖然這推車的必需的勞力，要他竭力全精神來應付，但他在那種純熟的推車的方式之下，似乎還有餘暇來分出一些些精神去思索。他每每看到糖包，便想到他老婆的副職；他推過了什麼碼頭，他又想到他老婆吃糠的求乞的事……一切一切，使他的心思跟着車輪轉去。

轉到新開河，他便在民國路角上放下來休息。這時，他的夥伴們已經推着空車回來了。他這時又哀憐自己英雄時代的喪失。

從小東門那邊過來了一羣羣衆，手執着小白紙旗，口中喊着『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或是什麼『還我河山』之類的口號。一個個的羣衆，都表現着非常憤激的氣概。在他們的臉上和喊聲中，的的確確世界是要有些變動了。而且這變動並不少，不是像大山喜子坐十個月西牢便可了事的。這變動，不是喜馬拉亞山的傾倒，便是長江的奔放狂流。這上海呢，將會成了廢墟似的蕭條沉寂。一切的聲響，一切的行動，將全都消滅。祇有黃浦江上的波浪哀號，天空中的黑雲密佈。

……大山喜子這種糗糊的沒有輪廓的描寫，開始是自己意識的生長，接着却作爲

威嚇自己的一種預兆了。

似乎從這隊伍中分出一個人來。這個人正向着大山喜子的小車。那人蓄了一頭的愛國的頭髮，穿了一身灰色布的長褂，洋裝褲腳長長的露在這短短的長褂下，掩住了他脚下半破的黃色皮鞋的一半。左手袖上扎上一塊寫着『抗×救國團』的黑紗布，這是一個道地的學生裝束的青年。

『這是什麼東西？』他聲色俱厲的對着大山喜子，指着車上的糖包說。

『這是糖。』

『糖！』

『是。』

『是台灣來的糖？——啊！×貨！×貨！』

羣衆立刻被聲音哄動了，向大山喜子這邊奔過來。一會兒，就把大山喜子包圍在核心裏。大山喜子像跌入在熱鍋裏的螞蟻似的，手足無措地站住了。

『是那里裝來的？快說！快說！』

『裝到那里去？裝到那里去？快說！快說！』

羣衆的聲音像萬弩齊下，擊射着大山喜子的靈魂，大山喜子本來正以自己的意識威嚇着自己，這時，偏又碰到了這羣衆的脅逼，便噤若寒蟬似的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了。

『他不說，他一定是通同奸商！』

『是的！是的！』大批的應和聲。

『我們正好到公共體育場去開會，我們就把他押去！開會過後又押他去遊行，可作一般奸商的警戒！』中間有一個人便這樣提議，這就是第一個向大山喜子走來盤問的那個青年。

全都贊同了！大山喜子便也劃入在他們的隊伍裏推着車前去。大山喜子並不知道這一行動，還是屈辱，還是光榮。在他的確也想手裏拿一管小白紙旗，寫上幾個黑字，口喊着什麼之類到那街頭去遊行，到那體育場去開會，表示他還可以算作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多少能把這亡國的恥辱，分得一份兒，負擔負擔。

這對於他的確也是萬分光榮。但事實上，這亡國的恥辱，不許他有分得一份兒的可能，他好像已經成爲世界上最不足齒的一類東西了。他所要負擔的，是每天的勞力的消費。這勞力的消費似乎還一半是爲了外國人，消費在搬運外國貨上；因之自己已經間接地做了外國的牛馬了。現在，被拉來，作爲一個奸商，在這些羣衆一聲聲叫着『請看奸商！打倒奸商！』『請看亡國奴！請看賣國賊！』的口號下，覺得自己彷彿已經分得了一份亡國的恥辱了。也可算是光榮，也可算是屈辱！

『打倒亡國奴！打倒賣國賊！』

喊聲越喊越高，而在大山喜子意識清醒過來的中間，這『亡國奴，賣國賊』的名詞便也特別響亮。雖然大山喜子還可向這批羣衆辯明，祇不過是一個被雇的小車夫，實在不是個什麼奸商之類。然而他自己意識到自己在平時的確祇知種田，拉榻車，推小車，絕沒顧到什麼國家大事，也就彷彿真的是個亡國奴賣國賊了。

車輪嗚嗚地轉着。到了公共體育場開羣衆大會的時候，主席是個非常有神采的青年。他的父親便是在五卅的時候進了不少糖包而獲得厚利的一個巨商。然而光榮與屈辱，我們的大山喜子，却彷彿自己一身担受去了。